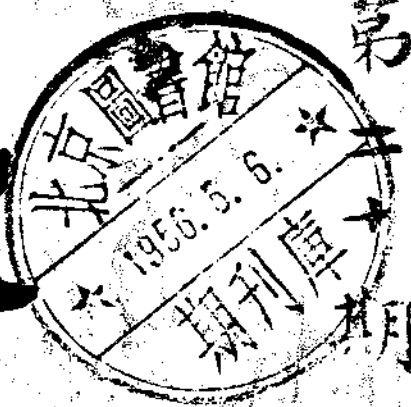


偵  
探  
世  
界



第

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美國邁騰博士原著

# 青年之立業指南

▲有志欲謀職業者不可不讀  
▲欲求進益之青年不可不讀  
▲欲變更職業者不可不讀  
▲欲得勝利之青年不可不讀

青年根本上之修養  
青年能力上之資本  
青年人品上之選擇  
青年職業上之影響  
父母職業之選擇  
職業謀得法  
任事之研究  
職業之變換問題  
商人應具之外貌  
商人應有之態度

性情與事業之關係  
決斷之能力  
訓練之價值  
認真任事之毅力  
升遷之研究  
任事之精神  
談話之研究  
健康之注意  
身心之保衛  
精力之運用

儲蓄之必要  
精良之販賣術  
獨立營業之利害  
借資營業之利害  
得人信任之研究  
信用與基本之研究  
用人與知人之研究  
待遇與職員之研究  
成功之廣告術

全書洋裝兩册定價大洋一元

以下各書概售七折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上海愛而近路  
慶祥東里  
中華新教育社發行  
分售處 上海福州路 世界書局 各省世界書局分局

## 本社出版新書一覽表

生利指南

九散膏丹自製法

百花栽培秘訣

清代閩秀詩鈔

小幻道  
人遺著  
盲談偶錄

研究致  
富奇書  
致富秘鑰

吳留都  
選批  
杜少陵詩選

諸葛亮言行錄

歷代名將寫真錄

劉伯溫  
註解  
神祕預覺術

朝野豔異軼聞

閩侯王梅  
雪傑作  
雪臆秘史

偵探  
名著  
探中探

三册一元六角

四册一元二角

四册八角

四册一元

一册四角

一册四角

一册七角

三册三角


三册三角

二册七角

二册七角


一册五角

一册三角



偵探世界  
目錄

偵探世界第二十期目錄

- 白熊……………孫了紅
- 尸旁夜話……………徐卓呆
- 青年囚人之夢……………天然
- 賊……………程小青
- 九盜斯的別針……………關北徐公
- 偵探謎答案……………編者
- 無我上人……………顧明道
- 試驗……………天壤王郎
- 
- 囚人的願望……………關北徐公
- 鸚鵡口中……………趙茗狂
- 隨機觸發……………程小青
- 謝吉士……………沈禹鐘
- 小旅館中……………王天恨
- 可疑之阿母……………陶鳳子
- 乞丐的急智……………王天恨
- 五分鐘小說■
- 

一百件無頭案.....胡寄塵

女屍.....何樸齋

妓之病.....王天恨

神怪之妓.....鴛俠

科學的偵探術(三).....程小青

別有世界

流離.....楊小仲

筆與墨之大戰爭.....中立書生

上海打醋詩.....酸秀才

一笑而已.....王天恨

老大徒傷.....阿若

毛獅子.....(二章).....程小青

三捉魯賓.....胡道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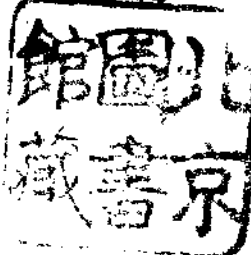
近代俠義英雄傳(兩回)不肖生

實在的奇案.....王天恨

編餘瑣話.....趙若狂

民國十三年二月望日發行

世界書局發行



639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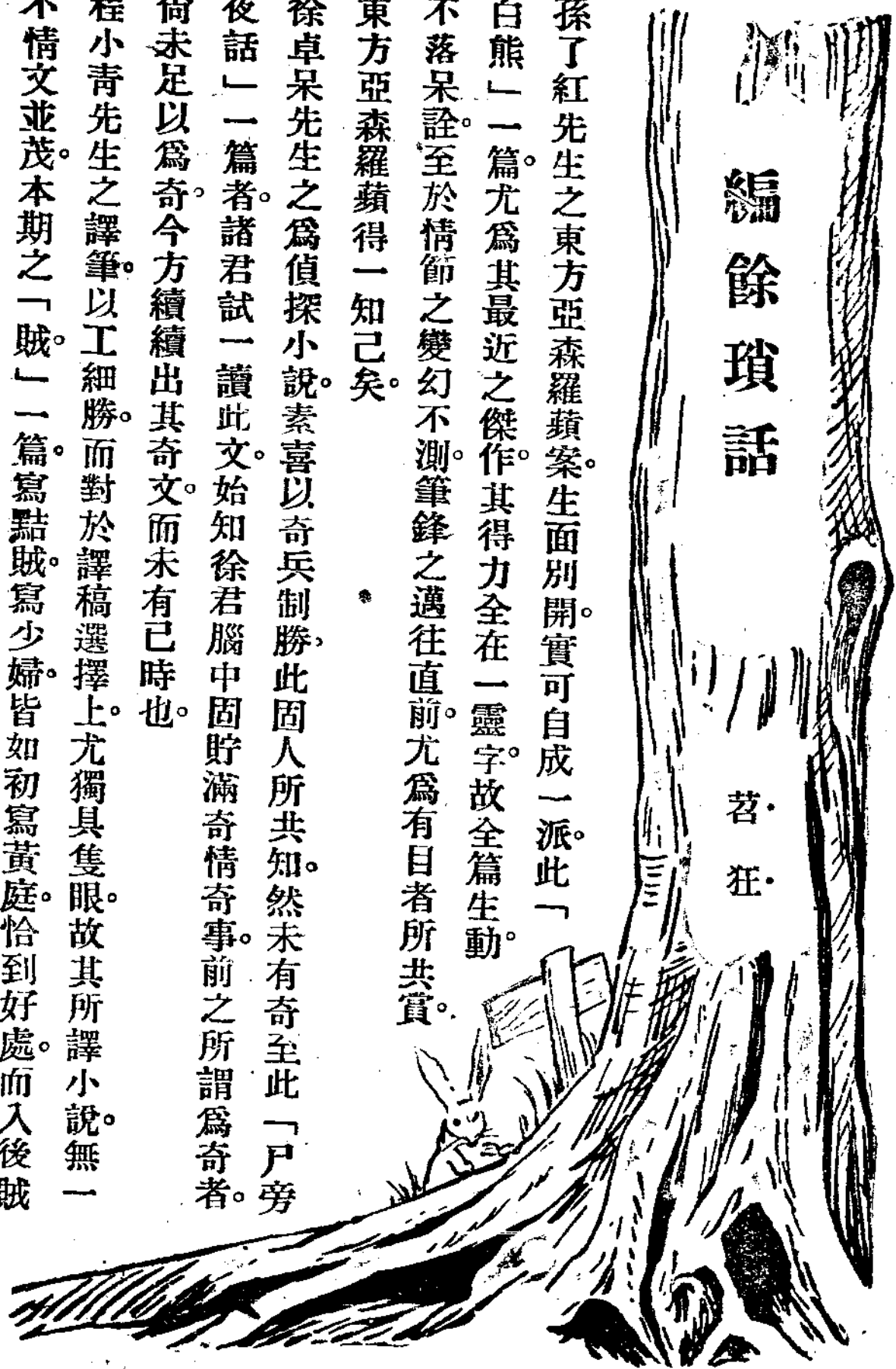
編餘瑣話

茗·狂·

孫了紅先生之東方亞森羅蘋案。生面別開。實可自成一派。此「白熊」一篇。尤爲其最近之傑作。其得力全在一靈字。故全篇生動不落呆詮。至於情節之變幻不測。筆鋒之邁往直前。尤爲有目者所共賞。東方亞森羅蘋得一知己矣。

徐卓呆先生之爲偵探小說。素喜以奇兵制勝。此固人所共知。然未有奇至此「尸旁夜話」一篇者。諸君試一讀此文。始知徐君腦中固貯滿奇情奇事。前之所謂爲奇者。尙未足以爲奇。今方續續出其奇文。而未有已時也。

程小青先生之譯筆。以工細勝。而對於譯稿選擇上。尤獨具隻眼。故其所譯小說。無一不情文並茂。本期之「賊」一篇。寫點賊。寫少婦。皆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而入後賊





仍以盜去之珠送還。究其所以送還。實以此珠爲贗鼎故。尤足引人發噱。顧明道先生之武俠小說。素有聲於時。此「無我上人」一篇。尤恂恂迷離。不可捉摸。傑作也。

此外如沈禹鐘先生之「謝吉士」。以古茂勝。陶鳳子先生之「可疑之阿母」。以沉痛勝。王天恨先生之「小旅館中」。以曲折勝。若余之「鸚鵡口中」。不過濫竽充數而已。

別有世界中。有楊小仲先生之「流離」。小仲先生爲小說世界週刊之健將。素以新體小說。馳譽於文壇。今蒙其以此篇見貺。實足爲本誌增光。圈點悉如其舊。亦欲爲此別有世界一別開生面耳。

五分鐘小說中。胡寄塵先生之「一百件無頭案」。設稽其披閱之時間。或逾四個五分鐘而有餘。所以置之於此者。從其類也。恐讀者詰責。自行舉發於此。

下期有向愷然先生之武俠新著「吳六剃頭」。情節奇幻。匪夷所思。中有





一節。言一武士運用工夫。竟能從床上騰空飛去。尤足令人舌橋不下。餘亦能道人所不能道。惟余不欲多所揭示。致蹈洩漏天機之嫌。諸君姑徐待之。黑吃黑。滬諺。卽謂強人而遇強人也。小青先生近譯小說一篇。卽以此爲題。情節極詭詭之致。下期可以刊出。

顧明道先生前作「祕密之國」刊之本誌十六期。大得讀者歡迎。近又以「海島慶兵記」一篇見貺。亦爲冒險之作。可與前作後先輝映。准於下期刊出。讀者當以先睹爲快。

吳羽白博士。於醫學極有研究。下期有「偵探常識一班」一文。皆根據醫學而立言。名作也。尙請讀者注意。

懸賞小說。原擬在本期發表。以來卷過多。不及披閱。展至下期。希讀者原諒。姚民哀先生之「山東響馬傳」稿。余催之數四。仍不至。祇得勞諸君稍待矣。

下期尙有小說多篇。雜作多篇。以限於時間。不及一一介紹。再會。再會。



案類羅森亞方東



## 白熊

丁·紅·

在這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那神妖鬼怪的說數久已不成了問題因此我對於黃葉路博物院的白熊案始終非常懷疑當時我被好奇的慾望衝動着覺得不打破這疑團心裏終有些介介一天我專誠到黃葉路去訪那博物院的管理人要求他把失去白熊標本的情形細述一遍預備在那管理人口中尋些線索出來然後再設法剖解這一件不可思議的奇事

博物院的管理人年近五十從外表上看起來却是個很誠樸的人他一聽我提起白熊二字面上頓時添了一重驚怖的顏色囁嚅道「此事發現以後就有許多新聞記者接連不斷的來問我已把詳細經過據實向他們說過你

白

熊

一



不訪隨意買一份報看看，便可知道……那件事真是可怕得很。一想起就令人戰慄。我委實不願意再提一字咧。」我道：「報上的紀載，我都已看過，不過我以為你親口的演述比較終詳細可靠一些。因此我要求你再說一遍啊。」管理人被我逼迫着，很不願意的點了點頭道：「再說一遍也無不可，只是事情太奇怪了，說出來時恐怕你也未必見信啊。」我道：「決不如此。」說着便燃了支烟，一壁吸，一壁靜待他發言。管理人道：「這奇事最初的發現，在三個月以前。其時這白熊標本陳列在本院，還不滿二星期，我素患失眠症，往往通宵不能入夢。有一夜兩點鐘以後，猛聽得樓上發生重大的聲響，好像有重物墮地，我非常奇怪，暗想樓上祇陳列着些標本古物，並無人住，這是那裏來的聲浪呢？於是我就披了衣服，取了懷中電炬上樓查看，開門進陳列室，四面看了看，一時也找不出什麼變動，我還放心不下，仔細看時，却看出破綻來了。原來這白熊的標本本來是和一隻猩猩面對面陳列着的，此時不知何故，那白熊變成背向猩猩了。當時我雖覺有些奇怪，不過還以為偶然被人移動，所以並不十分注意。後來我就鎖了門下樓安睡，誰知距離此事二星期以後，半夜裏樓上忽又發生第二次大的響聲，我照舊拿了電炬上樓查看，這一次走到半樓梯上，忽聽得有一種瑣瑣碎碎的聲音。

在陳列白熊標本的那間屋裏發出來。我情知裏面一定有特殊的變故。上樓時急忙開了電火的總機鈕。一壁匍匐着身子在鎖眼中張望。那知不看猶可。看時直嚇得我毛髮都豎……

……先生你試猜猜那時我看見裏邊是什麼情形。老實說直到現在那可怕的印象還深印在我腦海裏。一閉眼就能想像出來……

「管理人說到這裏頓時露出一種驚悸不安的樣子。我催他道：『看見什麼可怕的情形呢？快說啊！是不是那白熊……』」

「管理人接口道：『不錯。那白熊……原來已離了原有的木座。直立在室中央。張着血盆似的嘴。在那裏舞蹈。』」

我聽到這裏方知報上的記載並不是過甚其辭。暗想：難道世界上真有這種怪事嗎？想着不免也有些驚異。於是就問道：『這事情除你以外還有別人見過嗎？』

「管理人道：『沒有。因為一到晚上院中只有我一人啊。』」

「我道：『以前你為什麼不把這事告訴人家呢？』」

「管理人道：『這種神祕的事情告訴人家誰肯相信？況且第二天那白熊依舊站在木座上。並無變動的痕跡。就是要告訴人家却用什麼證據證實我的說話呢？』」

我一聽覺得不錯。便問以後如何。管理人道：『從此以後並不會再發生特殊的事情。不過六天之前這白熊的標本突然不見。失去的時候當然在前一夜的晚上。不過那夜並無聲響。到第二天早上方纔覺察。另外又失。』」

去一柄古代匕首却是放在一架鎖着的玻璃櫥裏的事後我們四處檢查着毫無跡象可尋。你想可怪不可怪據說我們院中失去白熊的那天晚上黃葉路口有個崗警偶然回頭却見距離他二三丈遠近的電杆木傍有一個遍體雪白的怪物借着路燈的光線仔細看時却是一隻高大如人的白熊形狀十分可怕那警士正待驚喊募地腦後被重物猛擊一下頓時暈去後來幸虧有走夜路的看見連夜把他送進醫院傷勢雖然無礙却因受驚過度神經上已有些錯亂聽說現在尙未出院咧這一節事情報上記載得非常詳細你大概總看見過只不知你對於這種不可究詰的怪事究竟作何見解啊。」管理人說完了一席話忒楞楞地望着我好像要等我發表些對於此事的理解其實我當時腦海裏愈弄愈亂簡直毫無頭緒只索很掃興的從博物院裏走了出來一路上想我自己腦筋太簡單萬萬不能透解這種神祕的問題不如去問問吾友魯平魯平思想既好又有驚人的觀察力他不遇見難題便罷遇見了是無有不打破的只不知他對於此事是否注意倘使也注意着那末內容如何終不愁沒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因此我回家之後忙打電話給魯平預備把這件事從頭到底告訴他誰知魯平剛聽了幾句就在電話中揚聲大笑道「得了……徐震……別再往下說罷這種三分

鐘。可。以。解。決。的。問。題。也。值。得。大。驚。小。怪。改。日。等。我。替。你。剖。解。現。在。實。在。忙。得。很。請。你。恕。我。不。多。談。咧。……」說畢這幾句不等我再問下去電話已經搖斷鈴聲一陣大響好像把我送進了五里霧中細味魯平那種輕描淡寫的語調似乎黑幕裏的事情他都知道這真是不可思議中的不可思議了。

從此以後我便不再把白熊的事情掛在心中專等見了魯平問他詳細可是魯平爲人行蹤飄忽無定我一連等了好幾日終沒有遇見他的機會其時社會上對於白熊一事沸騰的聲浪已逐漸低減我腦筋裏的疑團差不多也要自然消滅了。

一天晚上時候大概在十二點左右我在朋友家裏玩罷了紙牌回轉秋雲街的寓所這條街白天也很冷僻晚上更是幽靜半里路內簡直找不出一個人影我回家之後覺得臥室裏很沉悶急忙開了靠街的樓窗預備容納些新鮮的空氣此時自然界中什麼都沉寂了仰望長天黑得像塗了重墨幾顆孤星却是閃閃爍爍的發着半明不滅的光我一瞧對面的樓窗裏電火還沒有熄去光線射在潔白的窗幃上分外覺得耀眼其時我伏在窗口上很無意識的望了一回便想關窗安睡陡然見對街樓窗的窗幃上條的閃出一個影子那影子既不像人

又不像獸不住的幌動着。好像在那裏跳舞。再看那怪影。手裏還握着一件東西。又好像是一柄短刀。我一見這短刀。頓時聯想起那不可思議的白熊案來了。我一壁凝想着博物院管理人的。一席話。一壁注視對窗的怪影。覺得越看越像是一隻熊。正自驚疑着。只見對窗的電火忽然熄去。一剎那間什麼都不見了。我定了定神。急忙走到電話機畔。把所見的怪事。一五一十告訴魯平。魯平在聽筒裏露出很興奮的口氣道：「有這種事嗎？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現在你且守望着對窗。看他再有什麼動靜。我立刻就來……」我答應着。魯平又問道：「對面樓外有洋台沒有？」我道：「有的。你常到我這裏來。難道不看見嗎？」魯平道：「我的記憶力太壞。想不起咧。」說完。一陣鈴響。電話便搖斷了。

我伏在樓窗上。約摸守望了半小時。對窗毫無動靜。路上遠遠裏。却來了個黑影。那黑影越走越近。一看。好像是一個短衣窄袖的工人。背上還負着個袋。那人走到我樓下。突然咳了聲嗽。我一聽聲音。知道是魯平。忙下樓去開門。魯平站在街心。却不進來。問道：「有什麼變動沒有？」我搖搖頭說：「沒有。」魯平道：「你把自己的門帶上了。快跟我來。」我道：「做什麼呢？」魯平沈下面色道：「我們一同打獵去啊。我的料想。偷然不誤。管教那作怪的白熊。進我的圈。」

套啊。」魯平說着向街道的兩頭望了望。只見並無人影。於是放下背上的袋。伸手進去。摸出一圈繩子。繩的一頭有一個鐵鈎。魯平握着那鐵鈎。用力向對街洋台上擲去。這時我心裏很怪他太大意。暗想鐵鈎的聲音驚動了窗中人。可不是玩的那知鈎子擲上去。並無巨大的聲音。只一擲。却已掛好在洋台欄干上了。這種敏捷的手術。真令人不得不佩服。魯平掛好了繩。低聲向我道：「徐震上去啊。」我本來學過繩技。要我上去。並不爲難。可是想着方才的怪影。不免有些胆怯。魯平微笑着。似乎已知道我的心思。便先緣繩而上。隨後我也從繩上爬上了。洋台魯平把繩子收好。又在袋裏取出金鋼鑽。把那法蘭西式長窗的玻璃。劃破了一塊。打窗框裏探手進去。去掉窗門。順手一推。那窗便開了一扇。我在一傍看着魯平。這種從容不迫的動作。不免暗暗讚嘆他的賊學高明。一壁心裏奇怪着。難道這間屋裏。此時竟沒有人嗎。方才的怪影。又到那裏去了呢。我一面想。一面跟魯平進了長窗。順手把窗推上。只見裏邊黑漆漆的一些。看不出什麼。幸虧魯平又在他那包羅萬象的袋裏。摸索得了手電燈。四面一照。却是一間臥室。陳設簡單。並無一人。魯平指着室隅一隻沙發。低聲向我道：「爲了這一件很小的事。倒累得滿身是汗。我們姑且小坐一回。吸一支煙。休息休息罷。」說時取出兩支煙來。授了

支給我。擦了火柴。很自然的吸着。好像坐在自己家裏一樣。我忍不住問道：「坐在這裏幹什麼呢？萬一屋主人突然進來見了我們這兩位不速之客。不是要驚喊起來嗎？」魯平道：「別則聲稍等片刻。便可以滿載而歸。決不致於白等的。」其時我們默默地坐在黑暗裏。覺得室中的空氣沉寂已極。二人的呼吸聲互相可以聽見。壁上的鐘擺却很有程序的響着。如此過了一回。魯平忽把我的衣角一拉。湊近我耳朵道：「來了。」我凝神一聽。果然覺得有很輕的腳聲在室外樓梯上走上來了。腳聲漸漸走近。一回兒好像已進了屋子。這時我的心房不由得劇烈的震動起來。同時電火刷的一亮。通室光明。睜眼看時。只見室中已多了一個人。矗立在我們面前。那人身材很長。大也穿着短衣服。手裏拎着個黑布包。目光灼灼一望而知是個很狡猾的人。他一見我們。驚得倒退了幾步。一時竟開不出口。魯平冷冷地向那人道：「朋友……回來了嗎？辛苦得很。事情大概總很順手啊。」此時那人神色漸定。厲聲向魯平道：「你是什麼人？半夜三更到人家裏來做什麼？」魯平學着他的口氣。微笑道：「你是什麼人？半夜三更到人家裏去做什麼啊？」那人覺得魯平的語氣不善。不免著了慌。一手徐徐伸進衣袋。似乎要摸什麼東西。一時却又摸不出來。魯平冷笑道：「朋友……安靜些的好。」

不是要找一件兵器呢。我倒現成帶着借給你。你要不要？」說時很迅速的取出一支手鎗。指着那人胸部。那人見魯平態度自然。一時竟猜不出魯平是何種人物。但是一股勇氣已漸漸消失。差不多要屈服了。他囁嚅道：「你……你到底是誰啊？」魯平不答。在懷中取出一張名刺。授給那人。那人接去。一看頓時面色大變。一手按着額骨。頹然倒在一隻椅子裏。看他這種態度。已完全表示服從。過了一回。那人一壁拭着額上的汗珠。一壁用很柔婉的聲氣問魯平道：「你的來意要多少呢？」魯平道：「這却並無成見。總之你今天在外邊得到多少。我們均分好不好呢？」那人一聽。滿面露出不願意的樣子。勉強答應着道：「很好。」說着便在衣袋裏摸出一疊紙幣。檢出一半。交與魯平。那時我看着他們這種奇怪交涉。覺得莫明其妙。魯平揣知我的意思。指着我向那人道：「我這同伴今夜特地跟着我到這裏來。參觀我們表演這一場活劇。不過他對於劇中的情節還完全不明瞭。我想請你把今夜的事情簡單些說一遍。你願意不願意呢？你不願意我不妨代勞咧。」魯平說着又燃了支烟。吸了幾口。繼續說道：「二星期前本埠各報都沸翻揚天的載着那黃葉路博物院白熊作怪的事情。這事情的內幕至今社會上還沒有人能夠揭破。」魯平說到這裏把那人的肩膀一拍。續道：「這位先生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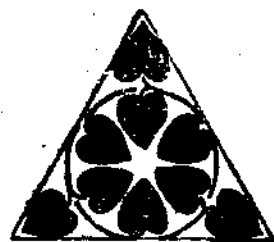
想利用那詭異的神話實施他那劫掠的手段。今天晚上他在這裏扮好了白熊自己先對着鏡子預先試演了一回覺得成績很好於是就熄去電燈悄悄從後門出去……中間實行劫掠的一幕我不曾看見恕不亂說……以後就是現在這一幕我們三人一齊在場也不必細說咧！我聽到這裏方始恍然大悟道「噫……原來我剛才看見的窗中怪影就是這位先生搬演的大套戲法啊！」魯平點點頭隨即用吩咐僕役的口氣命那人一同下樓開了門送我們出來。

魯平到了我家裏坐定之後我問道「今天的疑問總算打破了可是博物院裏的白熊不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覺得愈弄愈糊塗咧！」魯平笑道「這個悶葫蘆在你胸中橫梗了好些時了等我老實告訴你罷……有一天我帶着小平（魯平之子）到博物院去參觀回來時小平便鬧着要那白熊標本他說我從前許他一個活動木人不曾給他（事見拙作東方亞森羅蘋案傀儡劇）此番非買這白熊給他不可可是博物院的陳列品又不肯出賣的我被小平鬧得沒法只好晚上悄悄地去把那白熊偷了回來。」魯平說到這裏我笑道「好好你真不愧是個孝子！」魯平道「你別取笑世間的父母爲了兒女做賊做强盜的儘多

着。不。但。是。我。一。個。啊。」我。道。「照。你。這。樣。說。白。熊。不。見。是。你。弄。的。神。通。不。足。爲。怪。那。末。博。物。院。的。管。理。人。親。眼。看。見。白。熊。跳。舞。却。是。什。麼。緣。故。」魯。平。拍。手。笑。道。「這。種。無。稽。之。談。你。竟。信。以。爲。真。嗎。足。見。你。的。腦。筋。和。社。會。上。許。多。笨。伯。一。般。的。簡。單。啊。老。實。對。你。說。那。管。理。人。因。爲。院。中。一。無。動。靜。突。然。不。見。了。這。麼。一。件。笨。重。的。標。本。自。己。也。覺。沒。有。交。待。恰。巧。第。二。天。聽。見。有。個。警。士。半。夜。裏。見。過。這。白。熊。并。且。還。被。重。物。打。了。一。下。於。是。他。就。借。了。這。一。點。因。由。造。出。一。番。謠。言。一。回。兒。說。白。熊。換。了。方。向。一。回。兒。又。說。白。熊。居。然。會。跳。舞。他。的。用。意。無。非。想。搗。一。陣。鬼。掩。飾。去。管。理。不。週。的。罪。名。罷。了。自。己。何。嘗。看。見。什。麼。呢。」我。道。「那。末。黃。葉。路。口。的。崗。警。看。見。白。熊。難。道。也。是。撒。謊。」魯。平。道。「那。警。士。倒。並。非。說。謊。原。來。我。在。博。物。院。中。負。着。白。熊。的。標。本。出。來。見。這。警。士。立。在。路。口。我。恐。怕。被。他。看。破。於。是。把。背。上。的。白。熊。放。了。下。來。靠。在。一。根。電。杆。上。一。面。我。却。抄。到。這。警。士。背。後。趁。他。回。顧。將。他。打。倒。在。地。下。他。當。時。雖。然。看。見。這。白。熊。不。過。一。瞥。之。間。沒。有。看。清。楚。是。死。的。是。活。的。醒。後。告。訴。人。家。却。說。得。神。氣。活。現。聽。的。人。自。然。分。外。覺。得。可。怪。了。……還。有。一。柄。古。代。匕。首。和。白。熊。同。時。不。見。事。後。人。家。談。論。起。來。總。說。是。被。那。白。熊。攝。去。的。其。實。也。是。我。順。便。拿。的。方。才。電。話。裏。你。告。訴。我。說。看。見。一。個。怪。影。握。着。短。刀。我。起。先。也。覺。可。怪。後

來仔細一想就疑惑。又有人借着白熊作怪的夢話在那裏搗鬼了。不過還不敢十分確定。直等到我們守着那人見他手裏的黑布包內露出半隻白色的獸爪那時我的料想方始完全證實了。我聽完了這一席話不由笑道：「一場鄭重其事的怪事結果只是如此。」魯平道：「世界上的事情那一件可以認真拆穿了。都不過如此如此。啊只是你的筆記又多了一節新穎的資料咧。」我道：「資料確乎很新穎。只怕記出來時要妨礙你的信用。你以前曾經宣言無論如何不用手鎗。今天爲什麼拿手鎗威嚇人家呢？」魯平一聽跳起身來。摸出那支手鎗一拆拆做兩段。把一段向我一擲。狂笑道：「吃手鎗罷。」我一看原來是一塊手鎗形的可可糖。外面裹着一層錫紙。





## 尸旁夜話

卓呆

老。律。師。郝。明。東。身。體。高。大。臉。黑。無。鬚。大。有。一。種。律。師。應。有。的。沈。着。和。信。賴。之。風。貌。他。領。了。一。個。餓。容。滿。面。的。青。年。陸。思。威。分。開。了。門。口。探。望。的。羣。衆。走。入。門。內。二。人。便。到。一。間。安。置。死。人。的。室。內。窗。帘。都。下。着。周。圍。壁。上。也。帶。黑。色。是。間。暗。沈。沈。的。屋。子。一。對。香。燭。燃。燒。着。兩。個。男。子。進。了。屋。時。見。房。東。的。主。婦。正。坐。在。旁。邊。低。聲。念。佛。伊。徐。徐。立。起。來。說。道。你。們。今。夜。

來。陪。夜。麼。律。師。郝。明。東。似。乎。與。伊。很。熟。似。的。說。道。是。的。今。夜。我。們。特。來。陪。夜。你。可。以。去。休。息。了。伊。答。道。很。好。你。們。也。是。爲。着。死。者。來。陪。這。麼。一。夜。我。本。不。肯。把。這。可。憐。的。死。者。獨。自。留。着。啊。你。們。一。來。我。也。放。心。了。死。者。真。是。一。位。親。切。的。人。我。很。受。他。照。料。的。我。的。小。兒。子。杏。兒。死。者。更。愛。着。杏。兒。的。名。也。是。他。取。的。咧。怎。奈。我。兒。子。又。多。寄。寓。着。的。客。人。還。有。幾。個。因。此。沒。有。工。夫。常。去。照。顧。他。他。白。愛。了。我。小。兒。子。杏。兒。一。回。竟。自。死。了。伊。用。衣。角。揩。着。眼。淚。走。出。去。咧。主。婦。去。後。律。師。因。爲。要。看。看。死。尸。便。把。方。纜。主。婦。坐。過。的。椅。子。移。近。床。前。椅。子。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異。樣。的。響。着。震。破。

寂靜的空氣，青年聽了，不禁悚然。律師命令似的說：「這裏來看，這就是給你遺產的恩人。」啊，陸思威沒精打采的走近床前。律師又說：「我要把說話說給你聽，必須使你牢牢記着，所以要你先看一看此人的面貌。」青年一聽，神經質的眼睛射到旁邊一張黃紙上，見寫着一「史魯德享年五十五歲」，他其次又將不肯前進的視線強移到死人身。這臉宛如蠟做成的一般，可怕得很，堅閉的眼皮下，眼珠形成着特殊的圓形，臉上剃得很光滑，鼻如鷹爪，額部隆起着頭髮，還很黑，他臉上最引人注意的一點，便是半開的嘴唇間露出着白齒。這種表情可以稱為死人之笑罷。

這真好，像對觀看死人的青年冷笑着。啊，律師道：「你看且看他的胸，不是很像呼吸着麼？其實此人確已死了，青年向老律師道：「確是已死，不過你疑是呼吸着罷了。」我這見得死人極多的人，就不覺如此了。青年戰戰兢兢，似乎有什麼可怕的東西襲來，他覺得自己近來所遇的事，都有些難以深信。咧，律師郝明東的會見他，是在他學校的庭中，律師問了他將來的希望和經濟狀態及其他種種雜事後，又與他交際着，約有一星期，只是研究他的生活狀態，不料突然要叫參與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物的大殮了。律師移出室隅的搖椅來，對青年道：「夜長得很，你且坐着使

身。體。舒。服。些。罷。我。打。算。解。解。鬆。腰。帶。和。紐。扣。  
咧。你。也。這。麼。辦。罷。青。年。躊。躇。着。道。我。不。消。律。  
師。又。說。那。麼。隨。便。你。不。過。我。們。非。在。此。坐。十。  
點。鐘。不。可。你。且。覺。悟。着。到。入。殮。至。少。再。有。兩。  
點。鐘。青。年。見。律。師。非。常。沈。靜。怎。麼。不。驚。青。年。  
以。爲。那。種。世。故。極。熟。的。人。對。於。人。的。死。也。不。  
過。像。日。常。茶。飯。一。般。一。些。也。不。驚。嚇。的。麼。這。  
律。師。到。底。帶。着。重。要。任。務。也。不。給。青。年。任。意。  
亂。想。卽。忙。移。入。正。經。的。談。話。他。又。是。個。擅。長。  
談。話。的。人。很。有。吸。引。聽。者。的。能。力。所。以。他。平。  
日。在。俱。樂。部。中。不。但。極。受。人。歡。迎。他。的。談。話。  
術。也。愈。用。愈。巧。妙。了。他。低。聲。啓。口。道。你。看。史。  
魯。德。先。生。是。死。了。此。人。與。你。毫。無。關。係。你。只。

曉。得。此。人。的。姓。名。是。一。個。發。明。家。你。大。約。羨。  
慕。他。的。才。能。的。自。然。這。一。層。我。不。能。曉。得。總。  
之。你。應。當。知。道。此。人。過。着。孤。獨。的。生。涯。曾。受。  
此。人。照。顧。的。弟。妹。等。自。己。得。意。後。已。忘。却。哥。  
哥。的。恩。義。了。律。師。說。了。幾。句。開。場。白。又。道。此。  
刻。只。有。你。我。兩。個。陌。路。人。和。寓。所。的。主。婦。三。  
個。人。看。守。着。這。死。尸。并。且。你。是。被。選。爲。承。繼。  
此。人。遺。產。的。人。了。青。年。聽。了。將。要。說。什。麼。時。  
律。師。止。住。着。又。續。語。道。好。幾。年。之。前。我。年。紀。  
還。輕。正。抱。着。大。大。的。野。心。時。史。魯。德。先。生。也。  
正。與。現。在。的。你。處。同。一。境。遇。他。抱。着。青。春。無。  
限。之。希。望。有。一。個。美。麗。的。情。人。他。還。有。一。位。  
應。當。養。的。母。親。和。許。多。弟。妹。但。是。家。鄉。的。田。

地。已。都。押。去。他。是。一。個。錢。都。沒。有。了。不。然。並。非。當。真。沒。有。一。文。錢。其。時。還。有。三。個。銅。元。這。三。個。銅。元。將。他。導。入。可。怕。的。犯。罪。上。去。了。青。年。很。陰。沈。的。聲。音。反。問。道。犯。罪。麼。律。師。不。答。更。續。語。道。他。恰。和。你。一。般。正。在。大。學。畢。業。與。其。他。畢。業。生。一。同。並。肩。在。校。庭。內。很。得。意。走。着。大。家。祝。頌。他。前。途。的。幸。福。然。而。竟。沒。有。一。個。人。肯。給。他。一。塊。他。最。希。望。的。大。餅。他。頭。腦。中。智。識。的。糧。充。滿。着。拏。着。這。糧。也。不。明。白。什。麼。營。自。己。生。活。的。實。際。處。世。法。不。能。不。跳。到。社。會。上。去。他。有。偉。大。的。發。明。才。能。然。而。既。不。懂。用。之。之。法。又。沒。有。可。以。商。量。的。朋。友。從。他。嘗。到。的。最。苦。的。經。驗。便。曉。得。生。存。競。爭。中。在。

沒。有。財。力。的。人。只。有。去。做。盜。賊。是。最。上。的。處。世。法。總。之。他。在。大。學。理。科。極。榮。譽。的。畢。業。要。踏。到。社。會。上。了。然。而。他。租。一。間。極。醜。的。寓。所。尚。且。無。力。付。房。錢。啊。他。謀。不。到。位。置。又。不。能。得。療。飢。的。食。物。他。竟。斷。食。了。幾。日。卒。業。式。的。一。天。他。拏。出。最。後。的。一。毛。錢。來。買。了。一。碗。麵。和。四。個。饅。頭。算。是。祝。賀。自。己。踏。入。社。會。上。辦。事。的。初。步。然。他。同。時。不。能。不。覺。悟。着。早。晚。就。要。餓。死。道。旁。在。衆。人。之。前。現。出。醜。態。來。咧。他。將。用。剩。的。三。個。銅。元。帶。回。那。貧。民。窟。的。寓。所。時。主。婦。正。在。樓。梯。上。與。一。個。同。寓。的。老。人。嚴。重。談。判。他。便。立。在。樓。梯。下。躊。躇。着。董。老。人。是。住。在。閣。樓。上。的。他。隔。壁。的。一。個。可。憐。人。灰。白。

的鬚將瘦臉遮着。一半一雙眼睛似已失光。嘴唇發紫。兩手不斷的抖着。一望而知是個被衰老和病魔虐待着的人。世敗殘者身上衣服連裏頭的短衫也看不見了。老人用着乾枯之聲向主婦說道：「錢沒有你看我四天沒有吃飯了。如果有什麼人施給我多少錢。我立刻付給你。我真是一個可憐的老人啊。你別多說。暫時放鬆些罷。倘使你的父親付不出房錢。要被人驅逐。你心裏怎樣。我當真一個錢也沒有啊。老人說罷。又把身上衣袋翻過來給伊看。主婦說：「你或者是很窮。我也一樣的窮啊。姑且再延這麼二三天罷。你一定要想法子纔是。主婦很受累似的吩咐着。

史魯德頓時忘却自身悲慘的境遇。對董老人很表同情。以為青年的飢餓是另一問題。年輕人是有未來的。但一到這麼老的年紀。既不能營生。又沒有東西吃。更沒有未來之希望。再悲慘也沒有了。史魯德便與老人一同到閣樓上去問道：「你當真沒有錢麼？」老人說：「一個銅元也沒有。小孩子倒還可以向母親討一個銅元去買糖吃。我竟沒有說罷。」老人從衣袋中取出鑰匙來說道：「我最不願意把自己貧窮的狀態給他人看見。所以如此。總把房門鎖着的。這也是一種羞惡之心。無論什麼人。不管怎樣落魄。這一點羞惡之心總還有的。咧說時開了門。領史魯德入室。



道。那。破。箱。子。若。是。賣。給。舊。貨。店。裏。一。文。錢。也。不。值。的。所。以。還。是。如。此。擺。着。這。可。稱。是。我。的。全。部。財。產。豈。不。可。憐。實。在。我。到。這。麼。年。紀。還。會。如。此。吃。苦。真。夢。中。也。想。不。到。的。老。人。在。床。上。坐。下。他。那。深。窪。的。老。眼。中。有。眼。淚。了。史。魯。德。見。了。大。爲。感。動。說。道。我。也。在。這。五。天。內。沒。有。吃。過。一。頓。飯。今。天。方。始。吃。到。一。碗。麵。然。而。我。倒。還。有。三。個。銅。元。留。着。我。打。算。把。這。三。個。銅。元。明。天。買。大。餅。了。這。一。點。錢。除。大。餅。外。也。沒。有。別。的。東。西。可。買。我。不。能。多。把。些。錢。給。你。使。你。買。些。好。的。東。西。吃。實。在。很。慚。愧。然。而。少。雖。少。比。沒。有。總。好。些。說。着。將。最。後。的。三。個。銅。元。一。點。不。可。惜。的。贈。與。老。人。其。時。老。人。臉。上。

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鄙。陋。表。情。來。史。魯。德。不。快。得。很。然。而。暗。想。自。己。若。立。在。老。人。的。地。位。上。別。說。是。三。個。就。是。有。人。給。我。一。個。銅。元。也。要。有。同。樣。的。神。氣。了。說。罷。就。此。回。到。自。己。室。中。律。師。講。到。這。裏。那。死。人。靈。前。的。蠟。燭。暗。了。律。師。便。立。起。來。剪。燈。心。青。年。看。看。時。鐘。深。訝。時。間。的。不。很。經。過。到。天。明。還。有。好。許。多。時。候。咧。夜。間。的。冷。氣。漸。漸。侵。入。肌。膚。室。內。全。混。着。些。蠟。燭。氣。和。綫。香。氣。律。師。再。回。到。原。座。他。把。很。重。的。椅。子。坐。得。發。出。噦。咖。噦。咖。的。聲。音。來。了。又。道。方。纔。說。過。了。史。魯。德。君。與。你。現。在。一。樣。的。飢。餓。着。并。且。他。實。在。沒。有。治。療。這。饑。餓。的。方。法。你。最。後。的。吃。東。西。在。什。麼。時。候。青

年。答。道。是。昨。天。不。對。前。天。了。我。們。到。此。地。來。是。星。期。二。那。麼。是。星。期。一。的。正。午。吃。了。一。塊。山。東。餅。和。許。多。水。水。這。樣。東。西。在。腹。內。不。能。長。久。的。并。且。這。種。冷。天。喝。冷。水。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律。師。道。當。真。如。此。那。麼。從。星。期。一。至。星。期。二。二。十。四。點。鐘。再。加。此。後。還。有。十。二。點。鐘。共。計。三。十。六。點。鐘。了。却。是。很。可。憐。實。在。我。非。使。你。與。史。君。經。驗。到。同。樣。苦。痛。是。不。給。你。食。物。的。我。已。關。照。這。裏。的。主。婦。叫。伊。明。天。朝。晨。替。我。們。辦。一。頓。粥。了。所。以。你。只。得。忍。耐。至。天。明。你。且。聽。了。史。先。生。受。了。醫。生。最。後。的。宣。告。要。定。一。個。承。繼。財。產。者。的。時。候。便。叫。我。到。大。學。校。中。去。覓。一。個。與。他。卒。業。時。同。樣。境。

尸旁夜話

遇。的。人。物。他。是。想。把。自。己。嘗。過。的。苦。經。驗。給。前。途。有。為。的。青。年。嘗。嘗。并。且。又。想。救。濟。救。濟。最。不。遇。的。青。年。所。以。選。到。了。你。了。你。的。接。受。他。的。遺。產。乃。是。實。現。故。人。的。希。望。啊。律。師。打。斷。了。話。頭。又。注。視。着。死。人。說。道。說。話。又。要。回。轉。去。了。史。君。卒。業。的。第。三。天。不。能。不。付。房。錢。咧。但。是。他。找。不。到。職。業。他。以。為。無。論。是。電。車。上。的。賣。票。或。是。館。子。中。的。侍。者。都。行。在。完。成。他。發。明。之。前。必。須。找。到。一。個。養。活。生。命。的。事。情。他。是。個。生。來。極。瘦。的。人。受。着。飢。餓。更。瘦。得。不。成。樣。子。比。現。在。死。尸。的。臉。色。更。蒼。白。得。像。鬼。咧。大。家。見。他。臉。上。現。了。鬼。相。遮。了。死。影。實。在。有。些。恐。怖。他。在。那。可。怕。的。事。情。發。生。後。趕。

到。我。那。邊。去。當。時。他。那。種。面。孔。我。至。今。也。不。會。忘。掉。那。時。節。是。他。來。和。我。商。量。發。明。的。事。我。也。其。時。沒。有。知。道。他。那。黑。暗。的。已。往。以。爲。他。這。可。怕。的。形。相。原。因。在。肉。體。的。疾。病。咧。并。且。還。想。到。恐。怕。他。抱。着。發。明。的。天。分。要。不。能。如。願。半。途。身。死。咧。律。師。說。了。這。一。段。青。年。身。體。顛。着。死。人。橫。着。的。室。內。空。氣。漸。漸。脅。迫。他。的。神。經。雨。在。窗。外。亂。打。溼。風。吹。入。室。內。來。了。蠟。燭。之。焰。搖。搖。不。定。黑。影。射。在。地。板。上。更。爲。可。怕。律。師。說。還。有。一。點。鐘。了。對。你。不。起。開。開。窗。罷。青。年。默。默。然。立。起。來。開。窗。他。鬚。髮。像。死。人。會。突。然。立。起。來。嚇。自。己。那。麼。戰。戰。兢兢。的。偷。看。死。尸。律。師。等。青。年。一。坐。到。椅。子。上。又。續。

語。道。到。了。不。能。不。付。房。錢。的。最。後。一。天。史。君。朝。晨。出。去。謀。事。到。日。暮。時。抱。着。絕。望。與。飢。餓。回。到。寓。中。去。途。中。見。他。的。前。面。有。兩。個。年。輕。婦。人。走。着。伊。等。打。扮。得。極。美。兩。手。擎。了。許。多。紙。包。這。是。買。的。東。西。史。君。聽。得。兩。個。婦。人。在。那。裏。談。論。怎。麼。可。使。身。體。發。瘦。他。聽。了。非。常。憤。怒。一。回。兒。二。人。穿。過。熱。鬧。的。地。方。有。摩。托。車。守。候。着。了。恰。巧。二。人。上。車。之。時。史。君。剛。剛。走。近。二。人。身。旁。一。剎。那。間。婦。人。的。手。提。小。袋。恰。觸。在。他。手。上。了。路。上。行。人。很。多。如。果。要。盜。這。袋。甚。爲。容。易。然。而。史。君。明。知。強。烈。的。誘。惑。很。難。避。去。也。斷。然。拂。退。這。魔。鬼。他。與。其。竊。盜。情。願。餓。死。的。這。一。夜。他。橫。在。床。上。凝。視。着。黑。

暗之中他已絕食了三日了。並且與你相同。也用冷水來阻着飢餓。寒天喝冷水的苦楚。他已經驗過了。他的眼前映出那贈給董老。人的三個銅元來。咧。隔着一層薄板的鄰室。很聽得出老人那嗟嘆飢寒的無力之聲。他胃中報告飲食時間。那麼咕囉咕囉響着。響聲一過。忽然頭腦大輕。精神糊糊塗塗了。胃袋漸漸收縮。那麼痛着。史君緊緊褲帶。略爲免些苦痛。他手已沒有氣力。差不多不像是自己的手了。他夢中常常瞧見紅燒肉。醋溜魚。黃悶雞等種種好菜。在某瞬間。竟有那些菜肴的香味。觸入鼻中。又想起人家飲食時。那種狼吞虎咽的神氣來。史君要想離去這。

些可惱的妄想。兩手便遮着臉。忽然他的意識漸漸明瞭起來。聽得有什麼一二三四五……等數物之聲。由十至百。由百至千。而且。是清清楚楚的金屬響聲。其時史君腦中。那最希望的銀幣。忽然一閃。這數銀幣之聲。乃從隣室來的。這不用疑。是董老人的聲音了。老人其次又數鈔票了。史君在床上坐起來。側耳靜聽。又想起前天的事來。老人向主婦哀求。要將房金延期十日。那知事實上他竟不窮。不過想利用他人的慈善心。積他的錢罷了。是個守錢奴。我被這種人騙去最後的銅元。怎麼不恨呢。史君大爲生氣。只聽得數着道。八千。六百元。八千。七百元……金錢的。

數目沒有限制的增着。只消有了老人所數的數目之十分之一。在史君已可以脫離現在的苦境了。把這金錢來養他的母親弟妹。娶那情人便可入歡樂的家庭生活。咧這大的誘惑在他面前展開着。史君閉了眼睛。默思一回。後來決定了他無論如何非向這可惡的守錢奴復仇不可。老人一向向近鄰們乞憐。所以誰也沒有知道他祕密貯着金錢啊。若是史君暗暗闖入老人室內盜去了他的全財產也斷不會使世人疑惑的。即使老人要報告失竊也無人會相信啊。其時隣室數錢之聲已停。好像老人將金錢藏在箱子內的一回兒。又將箱子推入床下之聲。老

人似乎所藏的金錢一文也沒錯。非常滿足。後來像上床了一秒二秒三秒時刻徐徐過去鄰室中就沒有了聲音了。老人大概睡着。咧史君怕萬一被他人瞧見將黑布蒙了頭。只露出面孔的中央一部分。想不到卒業時還包着書本的一方黑包袱。此刻很有用處。其次最困難的是開老人的房門。這是裏面有門的史君曉得主婦有一副木匠工具。藏在廚下。便輕輕下樓。覺得這舊樓梯上總不免有些聲音響一響。他心裏跳了一跳。到了樓下。推開廚下之門。不料有一只黑貓跳出來。他幾乎嚇得跌倒。黑貓被他踏住了尾巴。一聲狂叫。史君連呼吸也快停止了。若是有人

醒。過。來。問。他。到。廚。下。做。什。麼。叫。他。怎。麼。回。答。  
呢。不。但。如。此。他。并。且。要。失。去。得。金。錢。的。好。機。  
會。咧。他。暫。時。立。定。看。看。四。面。情。狀。合。家。依。然。  
深。眠。着。既。大。家。都。沒。有。醒。他。便。開。開。一。只。板。  
箱。尋。出。鑿。子。來。再。由。黑。暗。中。回。到。樓。上。他。先。  
開。了。自。己。一。只。唯。一。的。皮。包。放。在。門。口。帽。子。  
也。就。近。放。在。床。上。倘。使。老。人。萬。一。醒。來。要。叫。  
喊。時。他。預。備。即。將。金。錢。放。入。皮。包。中。急。急。逃。  
出。這。寓。所。了。實。行。的。時。機。到。咧。彼。拏。鑿。子。的。  
手。在。空。中。舞。着。有。了。這。一。件。傢。伙。要。弄。死。一。  
個。人。也。不。是。難。事。啊。然。而。其。時。夢。中。也。沒。想。  
到。要。弄。死。老。人。他。立。在。老。人。房。門。前。再。探。探。  
室。內。狀。况。裏。頭。很。靜。惟。聞。老。人。極。低。的。鼻。息。

聲。他。決。計。用。鑿。子。去。挖。門。顛。顛。的。手。挖。了。幾。  
挖。居。然。把。門。開。了。他。影。兒。似。的。走。入。室。中。輕。  
輕。閉。了。背。後。之。門。蒼。白。的。月。光。中。可。以。瞧。見。  
床。上。老。人。的。睡。態。史。君。蒙。着。黑。布。立。在。暗。中。  
却。不。很。清。楚。再。進。一。步。立。在。月。光。中。時。突。然。  
睡。着。的。老。人。醒。了。他。指。着。史。君。叫。道。死。神。死。  
神。來。了。聲。音。很。啞。舉。着。手。坐。起。半。身。又。呻。吟。  
一。下。倒。向。後。邊。去。了。史。君。借。月。光。在。壁。上。鏡。  
中。一。看。自。己。的。面。孔。不。禁。退。後。了。一。步。一。雙。  
深。窪。的。眼。睛。帶。着。凶。惡。之。光。瘦。削。的。臉。上。大。  
有。死。氣。無。怪。老。人。一。見。他。的。神。氣。恐。怖。之。下。  
竟。致。絕。命。了。史。君。且。走。近。床。前。移。好。老。人。的。  
位。置。使。他。依。然。和。睡。着。一。般。其。次。在。床。下。拉。

出破箱子來有鎖鎖着再在老人枕下尋出鑰匙開了箱子上面遮着一二件破衣服沒有值錢之物下面便是一個塞滿洋錢的袋和一大束鈔票藏着史君把銀錢一齊取了出來將箱子仍舊擺好走出門外依然用鑿子撥好了門回到自己房中他最初那擎着錢逃走的念頭且暫時中止留在寓內看看結果再說罷發見老人的死去是在翌日正午時分了寓內主婦要去打掃老人的房間叩叩門裏頭不答應很覺奇怪便去叫巡警咧老人的屍體到一檢查說是心臟麻痺誰也不曉得老人有金錢貯蓄着一個人也不知道他失了金錢史君便在這翌日暗暗到

一家壽器店中只說是老人的遠親替他付了一切衣衾棺槨之費他算對於董老人已經盡過義務了律師講到這裏停一停青年臉上很驚異忙問道那麼把這金錢怎樣了他答道他把這金錢用在發明事業上這不消說他的發明自然成功因此他一舉而成巨萬之富於是他的母親和弟妹度日也很舒服了如此他那秘密便永遠不會給世人知道咧青年又問那麼他所愛的情人怎樣結婚的麼律師說他雖得到富沒有得到愛他那可怕的面相不但會使董老人驚嚇他擎了巨富的財產去向那女子求婚時伊見了他那可怕的面孔旋過頭去了他的母親

和弟妹等也不願與他同居。他們各自移往他處居住。對於他除了每年一次不能不發的一張明信片外，竟沒有什麼消息。所以他過着孤獨生涯了。最奇怪是他後來生活雖很寬裕，吃也吃得極攷，究他的身體竟不會肥。他的眼睛依然鬼也似的深窪着。他爲着貧窮而犯的罪，一生被他的良心惱着了。律師說了一大段，其時蠟燭已將點盡。二人之間很長久的沈默着。徬外時有經過的車聲聽得了不多一刻。東方已發白。糞夫在那裏驚動一家家好睡的人了。律師忽又想起似的說道：「死者的歷史，所以要對你說無非因爲你恰與他同一境遇罷了。他自己度着。」

這不幸的冷靜寂寞日子，就很不願把這不幸叫他人嘗到了。因此我答應了他的希望。到大學校去。在多數學生中特地選出你來了。叫你承受這遺產，度幸福之生涯。全是死者的意志啊。

其時室外有足聲。主婦搬了粥進來了。還有四碟粥菜，熱而香的粥味，頓時充滿室中。青年對於床上橫着的死者，方始深感同情。他低頭替死者默祝冥福，並且他，也不管自己劇烈的飢餓，把極鄭重態度在那裏徐徐吃粥。



### 青年囚人之夢

天·然·

各人做的夢。雖有多有少。但到底沒有不曾做過夢的人。那年紀在十七八至二十一二歲的青年。偶然因着一種過失。或遭遇。陷入獄中。他們這些人。到底做些什麼夢呢。這個曉得了。不是很有趣麼。唉。這些可憐的人們。在夢中。一定會得到人類的溫暖味的。下列的各種夢。乃是一種研究者的調查。都是青年囚人之夢。其中的（一）最占多數。以下自（一）至（十）乃是多寡的順序。

- （一）關於家庭的。
- （二）關於悲哀困苦等的。
- （三）關於期滿放免的。
- （四）關於飲食物及遊戲的。
- （五）朋友的事。
- （六）關於警察的事。
- （七）關於婦人的事。
- （八）關於獄中生活的。
- （九）關於信仰的。
- （十）關於裁判的。



# 賊

小  
青

芬維克等到那室門緩緩推開以後才覺得外面已有人走進室來他怔了一怔便自然而然的把他手中電筒的光熄滅可是就在那個當兒刮的一聲室中的電燈霎時已完全通明便見有一個女子站在牆壁旁邊伊的手指還按在電燈機紐上面這時有一種思潮直奔芬維克的腦海他可能憑著暴力把那女子推開奪門逃出去麼既而一想這個方法不算得聰敏因他現在既在三層樓

賊

上莫說從樓梯上下去要費好多時候就是仍舊遵上來的原路跨出了窗口從避火的鐵梯子下去但到底逃不過鐵門上閘者的眼睛因當他逃下去的時候那女子儘可以從傳聲管裏通知閘者教他在門口阻攔那時芬維克便逃不掉了芬維克對於他的業務經歷已多覺得此時若從這女子手裏慌忙逃走一定沒有便宜所以就站住了不動那女子也呆怔怔站著不聲不動但伊的左手已從電燈機移到電鈴機紐上去伊身上穿著綢織的繡衣分明剛才從什麼交際場裏回來芬維克雖在驚駭之中却也覺得那女子非常美麗他定了一回神便發一種低

二

緩而深沉的聲音道：「晚安。我們這一次相見實在出乎意料外的。」伊聽了這話也。把很安靜的聲音答道：「你來幹什麼？不是爲著偷盜的目的麼？但你應得留心些。你瞧我的。手不是按在電鈴上麼？你如果走近一步或動一動，我就可以擊鈴報警，招呼下面的閽者。你總知道這宅屋子只有一個通道，你一定逃不掉的。」芬維克答道：「我知道的。這屋子果真只有一扇門，但我到底能否逃走，却還說不定。我此刻儘可以從你手裏奪門而出，但我生平最恨用鹵莽的態度對待女子，故而不願出此。至於下面的僕役，你雖然報警，他們未必會阻擋我。你瞧我身上穿

著晚服啊，像我這樣打扮他們，自然要把我當做上流的客人，誰也不敢說我是偷兒的。老實說，我若使下去，他們不但不會阻我，也許還有人忙著替我叫車子呢。」女子聽了他的。一番說話，忽作訝異聲道：「我聽你的口氣，好像是受過教育的人。」他答道：「是啊，我原是受過教育的，並且受過高等教育。」女子道：「那麼，你怎麼會幹這種卑微的盜竊勾當？」芬維克道：「你這話未免太過分了。我所做的事，目的既然不小，所冒的危險也大，怎麼說是卑微呢？」女子道：「你是來偷我的珍珠麼？」芬維克道：「那自然，但你不必因此和我發生惡感，須知我雖然

想盜竊你的珍珠。對於你，却没有直接損害。我知道你的珍珠是保險的。我現在的舉動，只使那資本雄厚的保險公司損失五千鎊的賠款。那也算不得什麼。這樣，你可以明白。我此來並不是要損害你啊。」女子道：「雖然我恐怕你到底只虛費你的工夫。我敢說，即使給你一星期的寬限，也許還尋不著珍珠的所在。」芬維克道：「我已來了一個鐘頭。假使你的珍珠不藏得這樣秘密，我早已得手而去。」那女子頓了一頓，忽問道：「但你爲什麼緣故，竟幹這樣的營生？」芬維克勉強笑著答道：「你可要聽我說什麼病妻、饑兒的故事麼？可是我並沒有妻子，你若使

必要我說，我儘可以憑著我的想像能力說一個給你聽。」女子道：「我要聽你實在的故事。」芬維克含笑道：「你要知道我的事實麼？」他的說話含著一種輕意的聲調，好像和朋友們說笑話一般。女子道：「你不肯說麼？那我就擊電鈴了。」他道：「且慢，你如果擊鈴，未免教我沒趣。我若在像你這樣漂亮的女子面前發生什麼沒趣的結局，那是我最不願意的。至於你歡喜知道我的事實，我也不妨說給你聽。只怕你聽了不樂意罷了。」他停了一停，眼睛凝注在伊的臉上，繼續道：「我所以做賊，第一個緣故就是要生活。第二個緣故，我覺得除了這一個職務，

以外沒有別的職業。可以使我掙更多的錢。但我生平不曾偷盜過貧困的人們。這就是我唯一的義務了。」女子道：「你自己不覺得慚愧麼？」他傲然答道：「好女士，你錯了。我所做的事冒險就是我的代價。有代價的事，就算不得羞恥。因為我終有一天要被官中捉住，不過時期的遲早罷了。」女子道：「那麼你爲什麼不洗手改行呢？」他眼睛望著女子，臉上顯出一種奇異的顏色，答道：「改行以後又怎麼？」女子應道：「那時不妨幹一種體面的事情。」他又微笑說道：「體面的名字，我以爲只有在理想中可以成立。我會幾次想改行做一個正直的人，但機

會不允許我。所以越溺越深。此刻已不容易自拔。因我也曾蓄意進影戲界裏去。可是那些漂亮而活潑的人才很多很多。我競爭他們。不過只得退下來了。」伊忽微笑道：「你原也是一個漂亮人物。」芬維克道：「你過譽我了。我自問不值一錢。現在請你原諒我們。還是各走各路罷。我今晚既然被你阻擋，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此刻應急速去了。」女子道：「我沒有允許放你出去哩。」他道：「你果然沒有說，但我也像許多男子一樣，有一種觀察女子的本領。我敢老實說，你決不會掣鈴報警，把我交給警察的。須知我是最歡喜講究衣飾的。萬一不幸我若使穿上

那條紋的囚服。你想不難看麼？女子仍婉聲道：「我不料你竟是一個怙惡不悛的無賴。」芬維克道：「多謝你的盛意。我實在沒有回頭的能力。可是我也不願意作假。在你面前說什麼虛偽的話。這一著。你也可以諒解罷。」那女子略一凝想。忽說道：「唉。在這時候。我和你二人。竟站在這裏談話。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麼？假使我丈夫知道他要說什麼話呢？」芬維克道：「你丈夫如果此刻回來。那真是很有趣了。我記得去年冬天。有過一次奇異的經歷。那時我也在一個婦人的房中。伊的丈夫忽然進來。他是很妬忌的。竟不相信我是一個偷兒。後來我把我所

賊

應用的器具。取出來證明他才信。我當真是爲偷盜去的。以前並不和他的妻子相識。於是他非常滿意。就藏了手鎗。放我出去。你想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麼？」伊突然發一種生硬的聲音。說道：「你在我的意志沒有改變以前。快些去罷。」他忙應道：「很好。我們這一次相會以後。一定可以常留一種快樂的紀念。須知這樣窄小的世界。我們也許有再見的日子。現在請你原諒。我仍舊從那窗外的鐵梯上下去。這鐵梯似乎專爲著我們造的多麼便利啊。」說完。他鞠了一個躬。就從窗口裏出去。密昔司楷斯忒。呆立著。目送腦海中。却洄漩不定。伊覺得伊如果要保

E

持伊的體面。這時候應當掣鈴報警。可是躊躇了一下。終不敢按捺鈴鈕。伊覺得那偷兒像一個哀爾蘭人。他的修偉的身材和黑色的眸子。都顯得他敏捷而活潑。却不料他甘心墮落。幹那偷盜的生涯。伊走到窗口。向下瞧瞧。鐵梯上已沒有人影。他已經去了。伊微微嘆了一口氣。回想當他見伊進來的時候。絕沒有恐怖的状态。後來伊把手按在電鈴鈕上。他仍鎮靜不懼。足見他真是一個有膽的男子。但這樣做去。他終有一天要被捉住。他也明明知道。却竟不肯悔改。實在使人不解。伊又想。他曾說過。他所偷的。不過使保險公司受些損失。和伊本身沒有什麼影響。

這句話倒也實在。伊尋思了一回。忽而轉念過來。覺得他到底是一個賊。論情斷不能寬恕他。伊當時本應按鈴報警。將他交給警士。才算合理。可是因著外觀的秀美。伊竟輕輕將他放掉。未免失當。因這轉念。伊問心自疚。不禁非常慚惡。接著伊把窗關好。回到寫字桌旁。在那桌子的一端。本有一隻藏珍珠的祕密抽屜。伊正想撥動機關。開發那隻抽屜。不料抽屜早已開著。並且已虛空。沒有東西。伊大吃一驚。才覺得已上了那偷兒的當。當他和伊說話的時候。伊的珍珠早已在他衣袋中了。伊於是羞怒交集。幾乎縱聲哭泣。忽聽得窗上輕輕的有人彈指。伊定一定神。便

急急過去開窗。伊似乎知道那偷兒已重新回來。故而並不畏懼。等窗開後。果真是那偷兒。他悄悄的將那真珠匣還伊。低聲說道：「我很抱歉。我覺得你是心愛這東西的。我實在不忍取去。這就可見我雖然是一個壞人。究竟還沒有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哩。」伊接了珍珠也低聲說道：「我很喜歡。但我以為你——」他含笑說道：「我知道的。你不必要發生誤會。但現在我已送回給你。你總可以明白了。我再聲明一句。我所偷的。只是偷保險公司。並不是偷你。」伊道：「當真——」伊說了半句。竟說不下去。他催著道：「你要說什麼？」伊強制著道：「你不能始終

賊

做這樣的勾當。你自己說過。遲早要被人捉住的那麼。我可能幫助你悔改。回頭麼。或是我和我丈夫商量使你——」他連連搖頭道：「不。我自知沉溺已深。再也不能改好了。我知道早晚要進那鐵門裏去。但我既需錢。用就也顧不得許多。」密昔司楷斯忒道：「但你試回想你自己的結局。究竟是可怖的啊。」他道：「好女士。多謝你。我如果遇到了不幸。也是我應得的報酬。你總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事。都有相當代價的。再見罷。」他說完了這句。重新從鐵梯下去。霎時便已不見。

一點鐘後。密司脫楷斯忒從外面進來。見他

七



的。妻。子。還。坐。著。沒。睡。很。覺。詫。奇。他。的。態。度。本。來。很。和。婉。的。這。時。臉。上。却。不。禁。露。出。驚。異。狀。來。忙。發。聲。問。道。「可。是。有。什。麼。岔。子。麼。」伊。答。道。「我。覺。得。非。常。煩。惱。」他。道。「我。愛。爲。什。麼。呀。」密。昔。司。楷。斯。忒。道。「這。裏。有。一。個。偷。兒。來。過。了。」他。駭。然。道。「一。個。賊。麼。」伊。道。「正。是。但。他。是。一。個。——一。個。很。特。別。的。人。」密。斯。脫。楷。斯。忒。道。「我。愛。你。不。要。說。沒。意。識。的。話。現。在。請。你。定。一。定。神。把。你。經。過。的。事。告。訴。我。」他。聽。了。伊。所。說。故。事。的。一。部。分。便。惶。然。道。「你。怎。麼。竟。放。他。逃。走。你。爲。什。麼。不。按。電。鈴。呢。他。即。使。逃。走。出。去。你。儘。可。從。傳。聲。管。裏。通。知。閤。人。他。決。計。逃。不。掉。的。」密。昔。

司。斯。楷。忒。道。「雖。然。我。告。訴。你。他。却。是。一。個。上。流。人。」他。不。悅。道。「你。這。話。更。沒。有。意。識。但。那。珍。珠。可。曾。偷。去。麼。」他。說。這。話。時。回。頭。向。寫。字。桌。瞧。去。他。妻。子。說。道。「他。起。先。偷。過。的。但。後。來。重。新。還。我。這。一。著。就。可。以。證。明。我。的。說。話。他。雖。然。做。那。盜。竊。的。勾。當。却。仍。不。失。爲。一。個。上。流。人。因。當。初。我。沒。有。知。道。他。已。將。我。的。珍。珠。取。去。直。到。他。出。去。以。後。我。才。覺。察。可。是。他。因。著。感。激。我。放。他。的。恩。到。底。把。珍。珠。還。我。你。瞧。這。不。是。原。物。麼。」伊。的。丈。夫。露。厭。憎。狀。道。「我。以。爲。你。太。偏。重。感。情。了。竟。輕。輕。放。走。一。個。偷。兒。假。使。你。方。才。按。動。電。鈴。僕。役。們。一。定。能。夠。把。他。捉。住。此。刻。你。却。放。縱。他。往。

別人。家。去。偷。盜。了。」伊固執著成見道：「這不干我事。我只覺得他能自由出去。我很樂意。」密司脫楷斯忒聽了。只向他妻子笑了。一笑。不再答話。一回兒。他臉上忽又回復了。

一種和婉的神氣。暗自點頭。原來他明明知道。他妻子的珍珠。只是一種最上等的贗品。那偷兒芬維克。所以重新送還。諒來也已被他辨出來了。

### 九盜斯的別針

爾北徐公

日本兵庫縣下某病院中。出現一種不可思議的自殺法。

一個六十歲的老婦。在醫院中病得窮極了。便自殺咧。伊在一星期前。天天用七分長的別針。約一二盜斯。包着藥棉。浸着肝油。嚥下去的。到死的一天。共吃了九盜斯。



### 偵探謎答案披露

編者

(第一謎答案)兇人在隔室中行兇之時。也許割傷了自己手指。或是手指在血液中浸過。而當他開門進來時。有風進來。吹動枱布向內。同時他手指上的血滴。也被風吹落一點在桌子底下。

(第二謎答案)其人新買一自來墨水筆。用紙試筆。遂成此圖。并無其他關係。

凡猜中諸君。及與此兩答案近似者。各酬本誌一冊。已照地址寄出矣。



# 無我上人

顧明道

日之暮矣。暝雲四合。大地悉為黑暗。所籠罩。惟涼月一丸。已冉冉而出。湘江之濱。蘆荻蕭蕭。煙波蒼茫。為景至凄寂。一少年蹀躞江邊。恨望水天似覓舟而渡者。然四顧寂寥。無舟可雇。蓋天色已晚。渡舟歸去矣。少年意殊踟躕。痴立

無我上人

而待。此少年服裝類貴公子。形容清秀。態度倜儻。背負一巨囊。微露劍匣。不知彼奔走風塵。果為何事也。頃之忽聞蘆葦中有呶啞聲。一小舟撐出。舟首立一老翁。披篲戴笠。狀似漁者。少年大喜。急呼曰。漁翁。盍以舟渡我。當厚爾酒

資。老翁聞聲。徐徐撥舟傍岸。少年已一躍而上。老翁曰。客將何之。天晚矣。少年曰。我已錯過宿處。爾當載我渡彼岸。可也。老翁笑應曰。諾。即往。船尾擺動。其櫓水聲淙淙。舟向前行。湘江水流湍急。老翁當之。舟乃平穩。逾常。正行間。忽聞叱咤聲。有小舟三艘。自後追至。疾如飛魚。昏黑中見。每一舟上立數偉男子。或擊魚叉。或握短刀。盜也。少年急呼曰。盜盜。而老翁夷然不顧。自

腰際出一小竹管置脣上時盜舟已近少年拔劍擬自衛然彼衆我寡頗自震驚傍復間忽覩盜衆皆紛紛仰後仆倒餘衆急返舟遁去不知何故且驚且喜私幸天佑也見漁翁仍力挽其櫓江水滔滔月光射水鱗鱗然作銀色黑影一線將達彼岸私念此漁翁豈聾子耶何頃者之不覺危險也然非盲者是亦奇矣及抵岸少年乃出懷中銀酬之翁搖手不取少年曰豈嫌

少乎翁然髯笑曰君何輕視老朽耶君之性命老朽尙救之何向君斷斷爭值爲我之所以不取者以我舟非渡舟也少年驚曰丈言云何漁翁乃曰頃有盜劫憑老朽力退之如反掌但君不覺耳遂以小竹管授之觀少年細視見管端有數小孔細如針眼撼之管中淅淅作響似其中實有針也頗用驚疑翁曰此中有纖小銅針可百枚我祇以脣吹之針卽從孔中飛出刺

擊敵人無不中者卽敵人亦不知傷之何自而來也此爲老朽絕技然不妄用敵苟退避我亦不欲多殺傷少年聞言斂容拜謝曰丈誠異人也我爲求英雄豪俠而奔走天涯孰知英雄豪俠在我目前而不識愧何如乎丈其恕我漁翁笑曰勿爾我非英雄也我尙有一語問君君來湘江途中曾有所遇乎生俯首尋思有頃曰是矣今日我在某村遇四五健兒頻頻以目注

視。我。之。包。裏。且。作。耳。語。我。雖。懷。疑。然。見。彼。等。離。我。他。去。遂。亦。置。之。豈。卽。盜。耶。翁。曰。然。此。輩。常。在。官。道。窺。探。行。客。遇。有。可。圖。者。則。尾。至。僻。處。行。劫。君。幸。遇。我。得。保。無。恙。但。君。挾。有。龍。泉。豈。亦。習。武。藝。者。乎。少。年。曰。丈。苟。不。嫌。絮。煩。再。當。立。談。片。時。我。金。陵。人。也。姓。傅。字。象。弟。兄。三。人。惟。我。幼。時。卽。喜。讀。稗。官。野。史。深。慕。書。中。人。物。常。欲。一。見。虬。髯。黃。衫。之。徒。以。快。生。平。遂。延。某。鑪。師。教。武。術。精。

心。習。練。然。某。鑪。師。藝。甚。低。微。無。所。增。益。因。思。劍。俠。異。人。多。遁。跡。方。外。不。易。得。見。當。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翻。然。有。遊。歷。天。下。之。志。以。求。理。想。中。之。異。人。家。人。不。能。禁。我。遂。泝。江。而。上。聞。衡。湘。間。多。奇。能。異。術。之。士。因。探。訪。至。此。特。憾。俗。眼。無。知。不。識。丈。卽。英。雄。也。願。丈。指。教。翁。搖。首。曰。以。我。之。微。技。豈。足。以。言。武。術。一。篙。春。水。兩。杯。濁。酒。卽。爲。我。終。身。樂。事。寧。有。大。志。哉。君。果。具。此。熱。誠。欲。

見。異。人。我。當。作。介。何。如。傅。大。喜。曰。丈。心。目。中。之。異。人。當。爲。不。世。出。之。英。傑。矣。請。言。之。翁。曰。衡。嶽。之。巔。水。瀟。洞。旁。有。一。無。我。相。寺。焉。寺。中。一。老。僧。名。無。我。上。人。劍。仙。也。嘗。收。門。弟。子。皆。傑。出。無。敵。者。我。昔。至。衡。山。曾。與。之。奕。有。故。人。誼。君。如。欲。拜。名。師。可。往。求。之。且。官。湘。江。漁。翁。之。名。彼。或。許。可。也。時。已。不。早。君。速。上。岸。我。亦。將。還。我。破。廬。傾。囊。中。竹。葉。清。以。謀。一。醉。矣。傅。不。得。已。拜。別。上。岸。

無我上人

回首見翁以篙點水一聲款  
乃如飛而去轉瞬間沒入烟  
波舟影已杳第見江心月白  
風吹波動水聲淅淅銀光瀉  
流徒增人伊人之思也  
是夕傳借宿於鄉人處味爽  
即取道赴衡嶽在途中追思  
江中遇盜事益覺湘江漁翁  
為非常人自惜未叩姓氏里  
居他日重來不知亦能一見  
否彼囑我往謁無我上人其  
言必不虛也歷數日已至衡  
山攀蘿捫葛覓徑而上始至

水濂洞果見有一蘭若在焉  
寺門緊閉闐然無聲惟野花  
送香小鳥弄歌一若點綴此  
竊幽之境者傳前叩門有一  
火工開門見傳曰客來欲見  
誰傳曰來謁無我上人火工  
盛頷答曰上人適有遠行不  
在寺中客可緩日來傳聞言  
躊躇不肯去曰我不憚跋涉  
千里至此專誠求見上人上  
人雖外出我寧居此以俟不  
識可乎火工曰留與不留余  
無此權客盍隨余入見其徒

四

渺渺僧彼或能許諾也傳遂  
隨火工緩步而進見中間一  
殿佛像巍然爐中煙尙未燼  
殿後有廊內通精舍花木掩  
映別饒幽趣火工引傳入一  
室中有一僧短小而瘦長不  
滿五尺貌甚寢其背隆然如  
橐駝閉目跏趺蒲團上聞足  
聲則張其目炯炯有光火工  
遂與白語僧徐謂傳曰子欲  
見上人何為者有誰介紹傳  
言得湘江漁翁之介至此欲  
求上人指教武術今上人既

不在寺。能否容某借居數日。以待上人返。駕僧曰：子既有此誠意，奚不可者？第居此可也。卽命火工持鑰關東廂臥具，皆備使傅居之。傅宿二三日，頗苦日長無事，趨就渺渺僧談，則覩僧坐時甚多，似鍊氣，然不甚多。答叩以上人事，則曰：此非我與子所可知也。與論武術，僧又訥訥然，若不解者。寺後有園，種菜蔬數畝，其南柳樹下有隙地，甚平廣。傅飯後苦悶，則至此揮劍而

無我上人

舞一日。傅方舞劍，火工以鉢扁担肩水而過，見之微哂。傅曰：汝何笑爲？豈汝亦知武藝耶？火工答曰：余豈敢言武藝，但視子之舞劍，直如小兒輩戲弄竹棒，故忍俊不禁也。傅聞火工之言，面有慙色，心猶不服。強笑曰：汝言亦似太誇我劍，雖不精，安可比之小兒？汝盍一舞乎？火工毅然應曰：諾。遂止其水擔，趨至傅許，接劍在手，颯颯而舞，漸舞漸緊，忽成白光一道，迴環飛旋，冷

氣逼人，有風雨之聲。頃之，白光一瞥而止。火工抱劍而立，了無喘色。傅却立旁觀，舌橋不下。長揖曰：我未知君之有此劍術也。幸恕傲慢，君亦能教我乎？火工徐徐以劍還傅，且曰：此未技耳。余已言不諳武術，此從上人處學得一二者。若渺渺僧則爲入室弟子，藝高天下，子且靜待上人來，果能得拜爲師，何憂藝之不精？遂肩水飛步而去。傅咨嗟不絕，日夕盼上人駕返。某夜

五



傳。閒。坐。廂。中。忽。見。渺。渺。僧。偃。僕。至。以。手。招。之。曰。上。人。歸。矣。子。可。隨。我。往。見。傳。欣。然。起。身。從。之。至。一。室。內。燃。玻。璃。燈。四。壁。光。明。有。一。老。僧。鬚。眉。皆。白。神。采。清。逸。飄。飄。然。不。似。埃。壘。中。人。身。衣。黃。色。衲。衣。手。握。念。珠。閉。目。坐。禪。床。上。傳。不。覺。肅。然。起。敬。趨。前。拜。倒。上。人。微。張。目。視。之。揮。手。令。起。曰。子。即。傳。豪。耶。湘。江。漁。翁。在。何。處。告。子。來。此。者。傳。遂。謹。述。出。遊。求。學。之。願。及。漁。遇。翁。事。上。人。曰。子。

既。有。志。不。妨。一。試。我。視。湘。江。漁。翁。之。面。收。子。為。徒。可。也。但。吾。寺。中。規。律。綦。嚴。子。能。一一。遵。守。乎。傳。立。應。曰。能。上。人。曰。然。則。子。可。先。隨。火。工。治。雜。作。耐。勞。至。三。月。後。我。再。當。教。子。傳。不。敢。多。言。唯。唯。而。退。翌。日。乃。隨。火。工。為。挑。水。析。薪。之。役。終。日。碌。碌。勞。苦。甚。然。信。上。人。之。言。為。不。欺。勉。力。操。作。寺。中。各。器。具。皆。笨。重。異。常。初。傳。力。似。不。勝。而。視。火。工。則。輕。舉。如。無。物。三。月。後。膂。力。大。進。亦。慣。

之。上。人。乃。於。每。日。清。晨。授。以。武。術。傳。用。心。練。習。刻。苦。自。勵。無。時。或。間。三。年。後。藝。乃。大。進。則。更。求。習。劍。術。上。人。笑。曰。我。相。子。貌。非。我。道。中。人。也。何。必。學。劍。術。即。學。亦。恐。難。成。蓋。劍。仙。之。徒。必。先。屏。絕。世。俗。之。欲。終。身。不。娶。凝。神。以。練。艱。苦。卓。絕。方。底。於。成。子。其。休。矣。傳。再。三。固。請。上。人。不。得。已。允。之。先。自。葫。蘆。中。出。一。紅。色。之。丸。命。傳。吞。服。後。在。廂。中。閉。目。靜。坐。四。十。九。日。以。鍊。氣。然。後。再。授。

祕術傳如其言坐至第七日。外魔忽至蓋傳恍惚間見有一垂髻女子拈花微笑姍姍行至身傍私念此乃魔乎思壹志凝神以却之然方寸已動鼻中微聞蘭麝之氣而女子已坐入其懷輒玉溫香心頭躍躍不能自持遂擁抱求歡卽覺四肢無力廢然而倒張目四顧不見倩影真耶幻耶愴恍不能自知矣明日往謁上人上人睇視其面驚曰昨夕子有所遇乎傳不敢隱

據實以告上人嘆曰我固知子之未能也果敗於外魔矣今而後請息此念傳聞言汗流浹背頗自愧恨乃不敢復言劍術然傳得上人指授其武藝已非常人所及矣一日傳同渺渺僧侍上人側忽庭中飛來一鶴口啣羽書墮於戶外怪鳴一聲上人面色立變傳拾書以獻上人急拆閱搖首嘆曰柰何使我復開殺戒因顧渺渺僧曰此玄玄子之函也彼黨搦戰甚急

我若應之恐多殺傷不應則勢又不能渺渺僧曰邇來渠輩兇餒日張不與之鬥或且以師爲畏怯更欲妄爲除之便上人曰汝言甚善殺以止殺當不悖天道也卽至桌傍揮書數行復置鶴喙鶴得書卽振翮飛去傳大奇上人卽向之言曰子有所疑乎我明以告子頃間之鶴乃我等仇敵遣來者彼等黨羽衆多以我前十年曾與彼鬪劍殲其二人玄玄子者其黨之領袖

然宅心不正。我甚惡之。彼亦以此為隙。常欲報復。故我隱居於此。今諒為彼等偵知。要我一決勝負。然此地山中多有居民。一旦鑿闢十里之內。恐無噍類。故業已許其在崑崙山巔一闢。我儕不日即須去。廟子藝已學成。雖不得劍術。已非庸人可敵。我等緣盡。子亦可返。但望子行事勿失俠義。深藏若虛。善自修養。則不負我三載苦心矣。傅下拜曰。弟子蒙師垂教。銘感無既。

敢不拜受。良箴但崑崙之行。弟子亦能一隨驢尾乎。上人笑曰。我並非不肯攜子同往。但恐無利於子。頃間不聞我言。決戰時十里以內。將無噍類乎。子未諳劍術。烏可往者。我祇攜渺渺僧足矣。子若懷念我者。請返金陵。暫勿離家。一月後。我當遣渺渺僧來報佳音。可耳。傅無如何。次日即束裝拜別下山。臨歧灑淚。不忍遽離上人也。

漁翁然秋水。伊人不可得見。悵望煙波。徒呼蘆中人。已耳。返至家鄉。家人本疑傅已死。亡至是。骨肉團聚。不勝快慰。然傅心中輒憶念上人。恨未能至。崑崙作壁上觀。以壯胸懷。光陰迅速。轉瞬已過一月。一日。傅晨起。忽見房中桌上有一白紙。急取閱之。見其上有草書數行。曰。我已戰勝。儕輩惜玄玄子仍為兔脫。今後擬不居衡嶽。或將與渺渺僧雲遊海外。中原鼎沸。不出。

十年必有大亂。子其勉力前途。毋以我爲念。一傳讀訖。驚喜參半。望空敬禮曰。我師果無恙也。其後數年。乃有紅羊之亂。天下雲擾。戰爭不已。上人之言。

驗矣。傳慨然有革命之志。及金陵破。傳安置其家。投入翼王石達開。麾下石亦草莽英雄。知傳精武術。優禮寵渥。擢爲上將。傳常隨石出戰。與清兵對壘。每單騎陷陣。以少勝。

多石倚之。如左右手。惜太平軍目光尙淺。以致兄弟鬩牆。衆心瓦解。東南半壁得而復失。石又爲讒言中傷。以孤軍轉戰於外。勢乃日益不振。及石死。傳亦不知所終。

### 試驗

天壤王郎

我常常聽人說。舊式商店的老班。對於新收的徒弟。都懷着鬼胎。深怕手脚不乾淨。偷竊店中的錢。於是想出個試驗的方法。把錢故意丟在地下。早晨徒弟起來洒掃。如果是素昔不規矩的。看見了錢。以爲是遺下的。當然要拿起來。那麼老班試驗的方法便奏效了。以後就處處防備着。這一種方法。聽說衍行的很多。弄得那些徒弟。都生了戒心。即使真的有錢遺在地下。也不敢拾咧。



### 囚人的願望

關·北·徐·公·

美國康薩斯州監獄中收容的囚人們。那本地報館特地替他們開一個慰安會。這些囚人中有一個二十五年前就過着獄中生活的老人。他沒見過汽車。也沒看過影戲。於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方始給他乘汽車。看影戲。他很驚嘆世上的激變。但是不久。他的刑期滿了。他竟不肯出獄。說道。我已是一個過時的人。現在再到世上。也受不住生存競爭的。獄官也原諒他的意思。便成就他的願望。這老人後來也就好好死在這獄中。



## 鸚鵡口中

茗·狂·

講到捉人的本領總要讓警察長江富林坐第一把交椅全世界恐無第二人能及得他來了。他任事到如今已有十年在這十年之中共捉到了七百多個罪人只有九個人僥倖漏網。你道他的本領大不大。所以一般罪犯對於他很是懼怕。一聽得是他親自出馬前來捉拿。差不多已把這條性命交給他。萬

鸚鵡口中

無什麼希冀了。可是他也有一樁缺點。誰是罪人。這個問題他自己往往解決不來。要仰仗別人。一待別人把這問題替他解決。下其餘的事。他就迎刃而解。不過他這人。是最好強的是最愛名譽的。有時遇著難辦的案子。雖明知自己解決不來。然總勇往直前的去幹。不肯就此退讓。必待真真弄得走頭無路。纔去請教他人。好在他有兩個很好的副手。一個喚做陳雄飛。一個喚做周墨卿。早在他夾袋中預備著。請起救兵來。很是容易咧。

一天早上。他正在辦公室中坐著。想到本月還有好多件案子。沒有結束。心中很是煩惱。

正在此時案上的電話忽玲玲響了起來。拿起一聽乃是第十號警崗上打來的說大吉巷十四號周寡婦家中出了命案死的乃是一個男子請他快點派人去勘察他聽了頓把煩惱之心拋去精神又興奮起來也不暇問他詳細情形立起身來整整衣襟就想走他的副手陳雄飛笑問道莫非又出了什麼案子也要我同去麼警察長把頭搖搖一聲不響走了出去陳雄飛暗暗好笑想此公真奇怪老是這個樣子起初總一味逞強不要人家幫助一點後來弄得無可奈何又要全仗人家了想著便向他對座的周墨卿微微一笑墨卿懂得他的意思也以一笑相報可

是在他們相視而笑的當兒那位警察長早已走到外面跳上了自己的車子如飛而去不一會到了大吉巷早見一個崗警守在家門首警察長便下車和那崗警問答幾句就走了進去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婆子眼淚汪汪的坐在客堂中旁邊立著七八個人正七張八嘴的說著警察長一見暗想這老婆子定就是那周寡婦上前一問果然是的隨又問道這裏不是出了命案麼死的是你什麼人周寡婦站了起來悲聲答道是我娘家的哥哥他昨晚還是好好的今兒門不開戶不啓的忽然被人殺害了真是冤枉之極要請官長替他伸冤呀旁邊那些人也嘈

嘈雜雜的說道。這件事很奇怪。他昨晚還是好好的。還和我們談天。咧警察長圓睜著兩個眼睛。向他們怒視道。我只問伊一人。你們不要在旁多講。隨又向周寡婦問道。他喚什麼名字。作何生理。是偶來作客的。還是長住。在這裏的。昨夜曾有人聽見什麼聲音。沒有。今早又是怎樣發見的。可詳細對我說。來讓我勸察起來。易于著手。周寡婦被他這麼咕咕嚕嚕的一問。倒呆住了一時。不知先回答那一句話是好。良久。良久。心神方定一些。又想了想。纔回答道。我娘家姓薛。他喚薛長庚。是個珠寶客人。上一個月帶了許多珠寶。從蘇州來。本想住在客棧中的。因為我

開的是寄宿舍。專租給一班學生住的。其時適有兩個學生有事回去了。樓下空下一間房。來他因此就搬到我這裏住。在那間空房中。倒已售去了不少貨物。誰知今天早上到了八句多鐘。還沒有見他下樓。我倒有些詫異。想他平日從沒有起得這樣晏的。今日爲何忽然失睡。因遣女傭田媽上去望望。田媽到得樓上。沒有好久。就大聲驚呼起來。我知道事情不妙。忙三脚兩步的趕上樓去。只見我的兄弟長庚已直僵僵的死在地上。血跡模糊。不忍卒視。不覺號陶大哭。今天剛是禮拜日。住在這裏的一班學生大半沒有起身。一聽我的哭聲。驚得一齊起來。走來動問一



問。知。是。這。麼。一。件。事。有。幾。個。懂。得。事。情。的。就。勸。我。趕。快。報。警。一。面。勸。我。退。出。室。中。把。門。帶。上。不。許。一。人。入。內。說。是。可。以。保。持。出。事。時。之。狀。態。免。得。淆。亂。偵。探。耳。目。呢。警。察。長。道。這。個。主。意。很。好。如。今。你。且。去。把。田。媽。喚。來。我。有。話。問。伊。周。寡。婦。聽。了。就。走。到。後。面。去。喚。警。察。長。便。又。迴。過。身。來。向。旁。邊。立。的。那。七。八。個。人。望。了。一。望。問。道。你。們。都。是。學。生。都。是。住。在。這。裏。的。麼。衆。人。道。是。的。警。察。長。又。問。道。你。們。共。有。幾。個。人。就。有。一。個。學。生。回。答。道。共。有。八。個。人。三。個。住。在。樓。下。五。個。住。在。樓。上。警。察。長。就。問。道。那。五。個。是。住。在。樓。上。的。即。有。五。個。人。出。來。承。認。一。個。姓。王。兩。個。姓。章。一。個。姓。林。一。個。姓。

沈。警。察。長。道。你。們。既。同。住。樓。上。夜。間。也。聽。得。什。麼。聲。音。麼。五。人。齊。把。頭。搖。搖。道。沒。有。聽。得。什。麼。我。們。昨。晚。都。是。十。點。多。鐘。就。睡。的。因。爲。今。天。是。禮。拜。日。大。家。放。心。睡。著。所。以。睡。得。很。熟。呢。那。樓。下。住。的。三。個。人。也。說。道。我。們。也。沒。有。聽。得。什。麼。如。果。有。什。麼。呼。聲。我。們。住。在。樓。下。或。者。也。可。聽。得。的。警。察。長。聽。了。連。連。把。頭。搖。著。露。著。煩。悶。之。色。此。時。周。寡。婦。已。把。田。媽。喚。到。正。戰。戰。兢兢。的。立。在。旁。邊。等。著。警。察。長。很。嚴。厲。的。向。伊。看。了。一。眼。問。道。你。喚。田。媽。麼。田。媽。把。頭。點。點。警。察。長。道。你。不。要。驚。嚇。快。把。發。見。屍。首。時。候。的。情。形。詳。細。告。訴。我。田。媽。戰。聲。道。今。天。早。上。太。太。叫。我。上。樓。去。看。鼻。

老爺起來沒有我一到房門邊只見他那黑房門虛掩著沒有門上心中倒暗暗有些詫異想他從前很是謹慎睡時總把這門關得緊緊生怕有人走進室中似的今日爲何如此疏忽一壁也就推門進去這一進去不好了但見舅老爺直僵僵的在地上血跡模糊很是可怕我就不由自主的驚呼一聲逃出房來直到如今心中還是跳個不住呢警察長把頭點點又問道你夜間睡在什麼地方昨晚也聽見什麼聲音麼田媽道我就睡在後面披屋中昨夜睡得好好的點聲音都沒有聽得警察長道好如今沒有你的事退下去罷隨對周寡婦道我的問話已畢你

傾我到出事的室中瞧瞧罷說完跟周寡著婦就走走不到幾步又回頭向那幾個學生望望道你們諸位請都留在屋中暫時不要出去我或者還有話問你們呢等到了樓上只見死者的臥室是在靠邊一間一排共有三間餘二間就是那班學生住的外面合著一道走道周寡婦就把房門推開讓警察長進去警察長進得室來舉眼一看只見室中陳設無多除了一張鐵床兩只箱子之外靠窗放了一張枱子一張櫥子就在那櫥子旁邊赫然陳著一個屍首看來大概當行兇之時死者是背門坐的兇手偷偷走了進去冷不防在他腦後猛擊他就身向前仰向旁

邊倒下來了。所以室中並沒有爭鬥的痕跡。所奇怪的屍首倒下來時定有一點聲音。方纔盤問他們竟都說沒有聽見什麼。難道真都睡得很熟麼？再走近前去把屍首細細一驗。見他腦後共有三處巨傷。祇要有一處已足致命。至那兇器照狀看來。乃是一柄笨重的傢伙。但是遍尋室中。却沒有查見。而細驗血跡。其死定已經過八九小時以上。如是死者被害的時間。定在昨晚十二時至一時之間了。警察長看完以後。暗想死者是被害。不是自殺。那是決然無疑的了。不過兇手行兇的目的。爲着什麼呢？想到這裏。忽然想起方纔周寡婦曾說起死者帶了許多珠寶來。

此消息便脫口而出。向周寡婦問道。他現在還有若干珠寶不曾售去。所售去的錢。又放在那裏。你也知道麼。周寡婦道。他所售去的錢。已陸續寄回家去了。不過還有一串精圓珠。因爲價錢很貴。無人承受。所以至今還沒有脫手。前天晚上。他還取出來給那班學生瞧看。咧。警察長聽了。忙問道。如今這串精圓珠還在不在呢。周寡婦怔了一怔。道。這倒沒有知道。因爲方纔出了這件兇事。人都嚇得昏了。竟沒有留心到這珠子。說著。忙走到桌子邊。但又露著戰戰兢兢的樣子。生怕踐踏那屍首似的。隨把靠邊一個抽屜。開了一壁。說道。他這串珠子裝在一個皮袋中。常常見

他放在這裏的。我嫌這抽屜沒有暗鎖。不能關上。會勸他另藏別處。但他媽虎得很。總不見聽。咧翻了一陣。忽聽伊喊了起來道。呀。真是怪事。這串珠子竟不見了。警察長微笑道。這事本在意中。天下斷不有無緣無故殺死人的。但是還在別處找一下子。或者他已換了藏匿的地方。咧周寡婦便又把其他的抽屜及死者放在床下的那口箱子一齊打了開來。細細翻尋一陣。仍是沒有警察長也就教伊不必再尋一壁。又在室中四下察看。終究找不出一些線索。不過已決定一點。知道這件事決不屬之外人。一定是屋內人做的。因為當案出之時。前後門都關得好好的。細

察各窗也無搖啓的痕跡。外人固無從而入。呢所難的。這一屋中上上下下共有十個人。這十人中誰是兇手。這倒無法解決了。想了一陣。忽看見對面也有一家人家。後窗正對著這裏。如果當行兇之時有人立在那面的窗邊。定可看得清清楚楚。咧誰知過去一問。據說那面的人昨晚不到十一句鐘都已睡了。並沒有看見什麼。這一來可使警察長束手無策了。只得又把那幾個學生盤問一過。但是毫無所得。人人都說昨晚睡得很早。夜中也沒有聽得什麼。案出之後大家為免嫌疑。起見也相約著沒有出過大門一步。咧至此警察長真著惱極了。便把最末後的一著

棋子也走了出來。你道是怎麼一著。棋子原來就把各人的箱篋物件統統搜檢一下。在他意中以為一搜得這串精圓珠就可知罪人誰屬。誰知他翻箱倒篋沸反盈天。一陣這串珠子仍是無影無蹤。這真出他意料之外呢。

第二天早上警察長露著垂頭喪氣的神氣對他兩個助手說道。唉。我此番又失敗了。還是你二人出場罷。隨又把案中的情形以及昨日偵查的結果詳細告訴了他們二人。便辭了出來。在路上的時候。周墨卿就向陳雄飛問道。如今該從何處著手。啊。陳雄飛笑道。我們應該著手的事情。第一是勸覓屍

體。第二是搜檢珠串。第三是查問失賊。但是這三件事情。警察長昨天已統統代我們做去了。如今也不必徒勞。到了那裏看機會行事罷。一路說著。已到了周寡婦家。便進去會見了周寡婦。就到死者室中勸察起來。此時屍體已入殮了。二人細心偵索了一回。陳雄飛又走到窗邊向對面望了一望。說道。唉。墨卿可惜得很。當昨晚行兇之時。竟沒有人立在那邊窗口。不然。昨晚月色很佳。遠室中又點上了燈。相距也很近。定能……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忽聞一尖銳的嘯聲。接著又唱起歌來。周墨卿失色道。這種聲音很奇怪。我從沒聽得過。陳雄飛笑道。這不是人的聲音。你

來。瞧。罷。周。墨。卿。走。到。他。的。身。旁。向。外。一。瞧。只。見。對。面。人。家。窗。簷。上。掛。著。一。個。鸚。鵡。架。架。上。立。著。一。頭。鸚。鵡。甚。為。巨。大。又。見。陳。雄。飛。向。他。說。道。這。頭。鸚。鵡。不。是。長。得。很。好。麼。周。墨。卿。道。是。的。像。這。麼。大。的。鸚。鵡。確。是。不。大。經。見。的。此。時。那。鸚。鵡。已。停。止。了。歌。聲。陳。雄。飛。便。向。他。呼。道。噲。朋。友。那。鸚。鵡。也。應。聲。道。噲。朋。友。陳。雄。飛。又。續。呼。道。今。日。天。氣。好。極。了。那。鸚。鵡。道。朋。友。是。的。正。在。談。話。之。際。一。個。中。年。人。在。窗。口。顯。露。半。身。向。他。們。說。道。先。生。們。同。這。鸚。鵡。說。得。頑。麼。他。雖。什。麼。話。都。能。說。但。是。說。得。不。對。的。地。方。還。很。多。要。請。你。們。原。諒。陳。雄。飛。道。好。說。好。說。先。生。你。晚。間。也。放。他。在。外。面。睡。麼。那。人。

道。像。這。樣。的。熱。天。總。把。他。掛。在。外。面。過。夜。的。陳。雄。飛。道。我。現。在。很。願。再。和。他。說。一。下。子。先。生。不。反。對。麼。那。人。道。那。有。反。對。之。理。先。生。請。便。說。完。走。了。開。去。周。墨。卿。忽。問。道。雄。飛。你。到。底。懷。的。什。麼。意。思。陳。雄。飛。道。我。想。這。鸚。鵡。架。恰。恰。對。着。這。裏。的。窗。中。間。相。距。不。過。數。尺。倘。當。那。夜。行。兇。之。時。這。鸚。鵡。還。醒。着。沒。有。睡。這。裏。一。切。情。形。他。一。定。完。全。瞧。在。眼。中。咧。周。墨。卿。忽。失。聲。笑。道。縱。使。他。是。完。全。瞧。見。的。又。怎。能。幫。助。我。們。呢。陳。雄。飛。道。他。雖。不。能。全。力。幫。助。但。總。可。漏。出。一。些。有。價。值。的。消。息。出。來。如。今。我。來。和。你。把。那。行。時。兇。的。情。形。在。此。試。演。一。下。看。他。見。了。說。什。麼。話。你。且。扮。作。那。被。害。

者。我。算。是。那。兇。手。坐。在。這。裏。如。此。如。此。來。罷。  
剛。剛。演。着。那。鸚。鵡。就。尖。聲。叫。了。起。來。道。可。怕。  
可。怕。他。又。在。那。裏。打。人。了。周。墨。卿。便。假。裝。倒。  
下。地。去。陳。雄。飛。也。即。在。死。者。藏。放。珠。串。那。只。  
抽。屜。中。隨。意。取。出。一。個。紙。袋。來。那。鸚。鵡。又。呼。  
道。斗。斗。陳。雄。飛。倒。詫。異。起。來。道。他。連。連。說。斗。  
道。是。什。麼。意。思。周。墨。卿。道。莫。非。死。者。被。害。的。  
時。候。吸。着。烟。斗。麼。但。是。這。烟。斗。固。無。關。宏。旨。  
咧。陳。雄。飛。道。我。們。且。再。試。演。下。去。看。他。再。有。  
什。麼。話。誰。知。連。演。了。四。遍。那。鸚。鵡。總。只。有。一。  
可。怕。可。怕。一。斗。斗。這。兩。句。話。他。們。也。就。  
不。再。演。下。去。陳。雄。飛。把。表。摸。出。看。了。一。看。說。  
道。我。們。現。在。且。出。去。吃。飯。吃。完。飯。後。再。去。看。

影。戲。疏。散。一。下。腦。筋。這。種。疑。難。的。問。題。或。者。  
倒。可。解。釋。出。來。咧。周。墨。卿。把。頭。點。點。一。同。走。  
出。吃。完。飯。後。就。到。附。近。一。家。小。影。戲。館。中。先。  
看。了。一。張。滑。稽。片。跟。着。乃。是。偵。探。片。上。場。了。  
乃。演。一。個。女。郎。陷。身。盜。竊。奮。力。脫。逃。一。節。扮。  
女。郎。的。那。個。明。星。實。是。色。藝。雙。絕。做。得。維。妙。  
維。肖。剛。演。至。女。郎。自。盜。黨。手。中。脫。去。從。樓。上。  
跳。下。時。陳。雄。飛。忽。地。立。起。身。來。要。想。走。出。館。  
去。周。墨。卿。也。要。跟。着。同。行。陳。雄。飛。忙。一。把。拉。  
他。坐。下。道。我。剛。想。得。一。個。意。思。要。想。出。去。一。  
趟。你。不。妨。仍。在。這。裏。看。影。戲。六。句。鐘。在。周。墨。  
卿。家。中。會。面。罷。說。完。匆。匆。走。了。到。了。六。句。鐘。  
周。墨。卿。便。到。周。寡。婦。家。中。去。只。見。陳。雄。飛。正。

在那裏和周寡婦高談闊論着。周寡婦一見墨卿到來，便對他說道：「今晚二位先生可在這裏吃晚飯也可和我這班房客會會面。」周墨卿不知是什麼意思，也就把頭點點，歇了一歇，入席了。周寡婦便替二人向大眾一一介紹。言談之間，不免講到了這件案子。就有一個姓林的問道：「你們二位也尋得案中的線索麼？」陳雄飛道：「略有一點端倪，但……說到這裏，一個姓章的突然的說道：『這差不多已成了普通的現象，凡是一件案子，公衆越是注意的，越是不能就破，終究成爲懸案。』」陳雄飛笑道：「如今却不然，我們警察方面雖偵探不出什麼，却有一個外邊人情願來

替我們破案了。這話一說，周墨卿幾乎要喊了起來。陳雄飛忙向他踢了一下。周墨卿纔會意，也就不有什麼舉動。姓章的忙問道：「這人是個私家偵探麼？」陳雄飛道：「不是的，是個商人，他曾眼見……大眾不等他說完，不約而同的喊起來道：『他會眼見行兇麼？』一個姓王的道：『這倒奇怪。』警察長昨日早向對面那人家問過，也有人瞧見行兇，麼他們都說沒有。如今何由忽又鑽出這麼一個人來？照我想來，除了對面住的人外，沒有人能瞧見這裏的啊。」陳雄飛道：「其中原有一個曲折，我所說的那個人，却沒有瞧見行兇時的情形。不過在深夜的時候，瞧見一人探身窗外，手



中拿着小小一件東西當時也不知是什麼。一回事第二天清早他就乘車到別處去了。後來看報瞧見這件兇案方知他所瞧見那人就是兇手手中那件東西就是盛着珠串的那革囊那革囊藏匿的地方他是瞧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就從長距離電話中報告我們說等他明天回來後定把藏匿之處當面指點出來咧你想珠串既然覓得兇手不是也容易有着落麼說了一回已吃完飯我們便向主人告辭周寡婦送了出來到大門邊陳雄飛故意高聲說道周太太謝謝你明天早上九點鐘我當同著那個人來我深望這件案子早些結束咧明天會罷周寡婦也說

了。一聲明天會陳雄飛便開了大門却仍立在那裏不走出去又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周寡婦便迴身走了進去周墨卿瞧在眼中覺得很是不解便說道你快點說這到底……陳雄飛忙用手掩住他的口低聲道不要響你千萬別把事情弄壞咧說著又向他做個手勢就悄悄的一同走入裏邊到了樓上死者的室中陳雄飛低聲道我們如今別說話別上燈且靜靜兒在這裏等一下子你如果不耐煩嫌寂寞的不妨把你舊時的情史迴想迴想罷周墨卿聽了一笑也就靜靜守在屋中約過了四個鐘頭只聽見屋中的人一個個都上床睡了漸漸寂靜下來那時窗子

是開著的。陳雄飛便把一張椅子放在窗口。坐下聽著外面的聲音。約摸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忽聞有一種破裂之聲。發出似乎就在窗外。陳雄飛就立了起來。把周墨卿一扯。低聲說道。如今用得著你的手槍了。說罷。一齊躡足走出室去。周墨卿便在扶梯口守著。不一刻。死者隔壁那扇房門開了一人。從黑暗中走出。陳雄飛便一聲不響的撲了上去。二人便打了起來。周墨卿也上前相助。打到後來。一人從扶梯上跌了下去。即聽陳雄飛大聲喊道。快把燈旋上。周墨卿便把電燈機關旋開。一同走了下去。到得扶梯下面。只見一人直僵僵的躺在那裏。細向一瞧。就是那

個姓林的學生。已跌得腦漿迸裂而死了。身旁放著一個行篋。打開一看。內中有個小革囊。裏面藏著一串晶光耀目的精圓珠。就是薛長庚爲着送命的那串珠串呢。

第二天早上。陳雄飛同了周墨卿把這事情去向警察長報告。警察長道。我第一樁事。急欲知道的。你怎能知道他藏匿珠寶的地方。陳雄飛微笑道。這是一隻鳥告訴我的。周墨卿呼道。不是那鸚鵡麼。他不過說了一可怕可怕。——斗斗。這兩句話。啊。陳雄飛道。我就在他說的這個「斗」字上悟出來的。原來他所說的斗。不是烟斗。乃是漏斗。周墨卿更是驚詫道。漏斗。啊。陳雄飛道。我來時

你。說。明。白。罷。我。起。初。也。是。想。不。出。後。來。在。影。片。上。看。見。了。一。個。漏。斗。忽。然。想。起。周。寡。婦。家。中。也。有。一。個。大。漏。斗。或。者。珠。串。就。藏。在。此。中。所。以。立。刻。走。出。影。戲。院。查。探。去。了。警。察。長。聽。到。這。裏。大。聲。喊。道。呀。這。個。漏。斗。我。至。少。向。他。看。過。十。次。但。總。不。曾。想。到。這。一。層。咧。陳。雄。飛。道。偷。沒。有。這。鸚。鵡。和。這。影。片。啓。悟。我。也。始。終。不。會。想。到。的。後。來。我。想。到。這。層。意。思。前。去。查。勘。見。這。漏。斗。正。在。死。者。之。室。和。隣。室。窗。外。交。界。處。因。爲。用。得。已。久。已。經。脫。釘。可。以。隨。意。用。手。扳。開。來。加。之。裏。面。又。已。破。裂。成。條。這。革。囊。上。本。有。一。根。線。的。那。姓。林。的。只。要。將。漏。斗。扳。開。把。那。革。囊。掛。在。裏。面。那。裂。條。上。就。是。這。

不。過。一。舉。手。之。勞。隨。後。再。把。那。漏。斗。合。上。就。把。那。珠。串。藏。得。無。影。無。踪。了。并。且。這。漏。斗。容。積。本。來。很。大。比。這。革。囊。要。大。到。幾。倍。所。以。倒。起。水。來。一。點。沒。有。關。碍。而。這。珠。串。有。革。囊。保。護。着。也。決。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咧。周。墨。卿。聽。完。又。問。道。那。麼。後。來。你。捏。造。出。有。人。眼。見。行。兇。這。一。節。又。是。什。麼。意。思。啊。陳。雄。飛。道。這。個。意。思。很。是。淺。顯。我。知。道。這。珠。串。必。是。八。個。學。生。中。的。一。個。偷。的。不。過。不。知。是。那。一。個。如。今。當。著。他。們。全。體。這。麼。一。說。并。說。明。天。就。有。人。前。來。指。點。我。們。起。賊。而。且。說。得。很。對。那。珠。串。果。是。藏。匿。在。窗。外。的。那。個。人。心。中。安。得。不。發。急。自。然。要。先。在。夜。中。取。出。那。就。墮。入。我的。

術中了。警察長道：請你告訴我，你起初就疑這姓林的麼？陳雄飛道：我一點沒有成見。因為這漏斗雖在他所住那室的窗外，但照情形看來，兇手藏匿珠串的時候，一定就在行兇之後，從死者那室的窗口探身出去藏了。起來，所以全體都在可疑之列，不能單疑他一個人。咧，不過那周寡婦，我却把伊除外。後來也全仗了伊，不是伊對於我的計畫十分贊成出力幫助我，末後這一齣戲，也不能唱得這樣緊湊啊。周墨卿道：可惜那姓林的已跌死了，不然倒可盤問他行兇時種種詳情。陳雄飛道：這種情形就不盤問他，也可推想而得。不過如今案已破了，也不必再嚼嚼囉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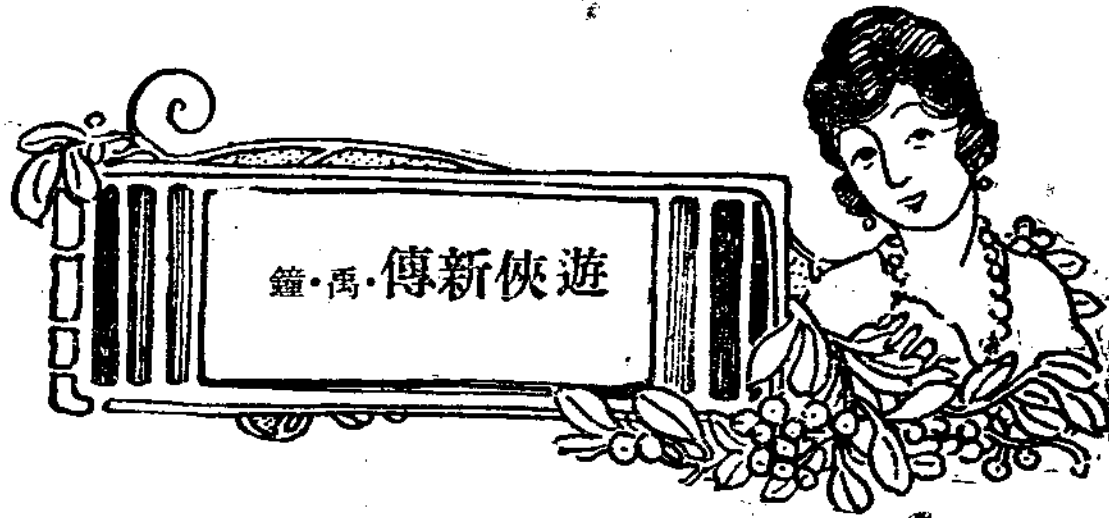
嚙的講他了。至于那姓林的，所以把珠串藏在漏斗中，乃是預防我們前去搜檢，想要等到事情平靜以後，安然拿了出去，咧，可是他藏匿在漏斗中，這個主意還是臨時發生，還是預先想定，那倒不得而知了。警察長嘆道：可惜他沒有挾之而逃，不然我倒又可一顯本領了。陳雄飛笑道：逃是最下的一策，無異自認其犯罪，所以一般聰明點的人，決計不幹這事的。他們情願留着不走，靜待機會，咧，警察長在他肩上拍了一拍，含笑說道：雄飛，有你在場，這班罪犯恐怕不會有什麼機會罷。

隨機觸發

程小青

一六

我做這篇烏骨鷄的動機。乃是偶然看見一只母鷄。把地上一粒黃豆。一口啄去。登時我腦室中便起一種幻想。私忖假使這一粒黃豆是一粒真珠。霎時間被鷄啄去。不知去向。倒是一種偵探資料。既而進一步想。母鷄自動的啄食黃豆。乃是偶然的事。把偶然的事。當做主要材料。未免顯得藝術手段的低弱。因經了幾度的推想。變做故意塞在鷄嘴裏面。使讀者的眼光。都集注在鷄腹中的真珠。等到最後的結局。却再變一變。鷄腹中到底沒珠。似乎比較有珠的生動些了。此外拙作「箱屍」初步的材料。也是得於一件絕尋常的事上。一天我偶見人家空室中有一隻竹箱。因思這箱中若使藏著屍骸。偶一開發。必足以使人驚怖。既而又思。若初時虛寫有屍。集中讀者的視線。等到開箱。却又不見屍身。那不但出乎讀者意外。又可借此多生一層波瀾。於是逐步布置。逐步變化。就做成一篇情節複雜的長篇偵探。但追究那原始的資料。却只是一隻尋常竹箱。所以「隨機觸發」四個字。實在是選擇初步材料時唯一的要訣。



## 謝吉士

謝吉士。浙之餘姚人。性狠戾。勇鷲。有膂力。身短。或云。字急士。言其橫暴如土煞。煞性最急烈。故用以喻之也。清咸豐間。吉土方年少。與里中諸惡少遊。飛鷹走狗。無虛日。又使酒毆人。視刑章若無物。其家本素封。廣有田疇。吉士出其資。以結客揮霍。無吝色。以是從之者益衆。橫行鄉里間。莫之誰何。一言不合。輒睚眦拔刃相見。未嘗假詞色於人也。會歲歉。餘姚夙以產棉稱。故其地多棉田。是年棉竟不登。農民思暴紛紛。請命於業主。乞免歲納諸業。主初無允意。則相約抗租。格殺置。不論於是。集各村壯男。設堡。堠如臨大敵。諸業主見勢惡。咸相戒。裹足不敢下鄉。取租。其後以官紳之調解。議以按額折半納業。主議垂成。吉士獨勃然曰。歲歉固天災。農民終歲胼胝。卽盡免其租。亦理之所可。然彼等獨欲以力示威。嚇欺我業主。用心之陰賊險狠。其肉不

可食矣。今以減租可。其請是業主自示其卑。抑矣。恐此風一開。後將不能爲業主。彼等目中。尙復有人耶。人不我涉。我不問我產。而亦欲損我毫末之歲納者。其人苟非以鐵爲項。謝某豈能默爾哉。吉土之言。旣出。農民益無輪租意。以爲我衆。而彼寡。併力相守。業主寧復敢逞。遂并輪半之議。亦反汗不承。因益實其戰備。全縣設保局三十六。每局駐壯丁若干人。若行軍之列陣。然嚴備以抗業主。計其數可數千人也。揚言曰。值此歲荒。農敝。業主而稍有人心者。必不忍復征吾租。今謝某旣中梗。則先請一決勝負。再言歲納可也。苟能盡破我三十六局者。租當全輸。不求稍減。不

然雖相持。至來歲亦一文不名也。吉土聞之。益大怒。誓有以懲之。有諫者曰。衆怒難犯。困獸猶鬥。今農民以歲歉而拒租。性命非所惜矣。曷若宥之。然後徐圖。其後吉土曰。不然。勢不可挫也。我非斤斤於錢文。彼等蠢動如此。若不痛辱之。氣將益肆。我誠不甘其輕。今日之事。以力懲力。此外無餘事矣。遂遍召其平日之徒黨。更募集善鬪者數百人。戒之曰。平日無事時。皆無需君等。今請從我。指揮必獲勝。乃已。謝某生平未嘗見挫於人。此身可殺。此心不可降也。衆皆同聲應之。吉土乃率衆往攻。長驅而進。農民爭以鋤犂爲兵器。其效不弱於長鎗大劍。兩軍旣接。互有勝負。吉

士見敵勢厚。心悵悵不樂。且農民以攻守相兼之勢。禦專攻之來軍。告捷尤弗易。吉士慨然嘆曰。謝某自負好男兒。平時睥睨一切。以爲他日立功邊陲。如反掌事。今臨此烏合之愚氓。乃猶不能一鼓而捷。不特自羞。亦且爲人笑處。士純盜虛聲矣。乃更出奇計。當日暮發令罷戰。率衆歸半途而止。吉士諭衆曰。我以盛怒與農民構讐。詎有功半而罷之乎。今示敵以歸者。僞也。俾敵知我歸將以爲力竭遁走。不復周慮而懈其防。我乘夜折回。但張一燈引路。敵不我備。可一舉而破之矣。時夜色已四合。吉士復率衆進。農民出不備。倉皇出戰。卒大潰。一夕連克十餘局。謝軍一無所

損。自是連日進。逼不數日。三十六局盡降。是歲農民卒盡輸其歲納。畏謝至不敢言。及其名。吉士之威以是益震遠近。吉士旣勝。遂厚犒其衆。而農民之戰死者。憫其無知而喪身也。每族卹以百金。使安其業。人皆義之。時洪楊軍方猖獗。掠地幾掩有大江以南各省。已而至浙。以偏師逼餘姚。驚耗旣至。吉士欣然請於鄉里曰。時至矣。此真謝某報鄉報國時也。天生謝某。豈令安富於承平之際。使筋骨閒散以死乎。余平昔居鄉里。所行多不軌。固亦心知其非。然男兒生負奇氣。不習細行。誰能規行矩步。以儕庸衆。往者且置。不論今當出死力以衛鄉里。旣以試我身手。又以謝我



父老兄弟也。乃盡傾其家資。募集死士數千人。而自爲之長。以備賊。寇至之日。其渠以爲區區一縣城。唾手可取。甫臨城下。見城垣上。堅甲利兵。列陣甚整。一時矢石雨下。傷卒無算。遂退守郊外數十里。重謀攻城。吉土是日披堅執銳。指揮部衆。井井有規。度儼然大將風範焉。寇旣退。部衆咸有喜色。吉土曰。功未成也。何足喜。賊大至。衆且數倍我。彼今日初至。度我地。禍而兵薄。故夷然無深備。今見勢非弱。暫退不久。必更逼已。而寇果大舉而至。進攻甚惡。吉土大呼曰。殺奮勇。登先往來。接戰如鶻。突部衆隨之力戰。莫不精神百倍。奮不顧身。越一日夜。寇卒敗退。時吉土左額爲

流矢所中。流血滿襟。際若不稍覺。而部衆中有數人陣死者。吉土哭而殮之。全軍無不感動。吉土揮涕語衆曰。諸人先吾曹死。其忠魂義魄已登天上。然一靈不昧。必默佑吾軍。謝某願與諸君忍死須臾。以賊血飽我刃也。衆聞之。氣爲之大振。次日復戰。兩軍再接再厲。久不相下。吉土雖已被創。然猶奮健。督戰略無憊容。是日復大勝。計自寇至以來。已閱旬日。城中糧糈且竭。吉土乃大憂。自是敵連日不出戰。但環守城外。以待城中糧盡而再攻。吉土知敵用意。默念此不戰而甚於戰也。爲之奈何。遂下令於部衆曰。城中且乏食。吾儕不死於戰。亦必槁餓以死。敵矚我隙。而按兵

不戰其用心昭然可察也。爲今之計不如併力死戰。分軍之半數出城攻賊。留半以守城。則或有萬一之望。計既定。吉士躬自率衆出城。臨行戒城守曰。慎。堅閉城門。苟非此門自開。則永禁毋動。吾曹今日一出。此門生死皆在城外矣。敵見城軍出城。知來搏鬪。立整軍而出。短兵既接。殺聲動四野。天日爲昏。城軍雖寡。然皆一以當十。勢不稍挫。吉士連殺數十人。愈殺愈奮。敵渠望見之。嘆曰。此人真國家干城也。中朝將士苟皆如是者。則吾軍又焉能所至如摧枯拉朽哉。已而城軍漸不支。殺傷甚衆。吉士身被七創。血殷遍體。然猶殺賊不已。馳騁無所苦。後心口爲敵矢所中。遂

倒然猶強起。復揮刃殺數人。至力不能繼。始爲敵擒。然猶左右顧其部衆曰。速殺賊。我謝某無能爲矣。言畢。怒目切齒視敵曰。既見擒速梟我元。以獻汝功。然謝某死後必爲厲鬼。以刃遍搯鼠輩胸也。語未已。氣絕而死。敵遂進攻城。未幾破。此事爲友人金君寶臣語余者。金君餘姚人。業牙醫。僑寓於我鄉之西街。以余稍能文。故舉其鄉里掌故以告。俾筆之於書云。

俠史氏曰。余傳勇俠士。未有爲國立功爲鄉黨殉義者。吉士其始見也。吉士睚眦凶暴。其初亦不過一閭里惡少耳。然任俠尙氣。已略著一二梗概於攻農民保局時矣。惟此舉未

軌。於。義。非。士。君。子。之。所。取。不。知。者。亦。僅。目。之。  
為。浮。暴。之。徒。而。已。無。足。重。也。及。其。臨。難。而。慕。  
義。死。守。孤。城。以。衛。鄉。里。而。用。兵。守。戰。之。道。若。  
素。所。深。習。者。雖。不。幸。而。授。首。沙。場。而。英。氣。凜。  
凜。方。之。古。名。將。又。何。多。讓。焉。嗚。呼。天。之。生。才。  
固。未。必。盡。致。於。用。用。之。亦。未。必。盡。致。其。能。若。



夫。忠。烈。邁。往。之。氣。則。秉。之。於。性。一。觸。即。發。固。  
不。能。稍。掩。也。如。吉。士。者。為。鄉。里。惡。少。為。浮。暴。  
之。徒。為。義。民。烈。士。先。後。非。出。二。人。也。無。他。天。  
之。生。此。才。不。使。其。致。用。不。使。其。致。能。而。終。則。  
義。憤。一。發。遂。自。致。於。用。而。自。致。其。能。也。悲。夫。

# 小 旅 館 中



恨·天·王·

我。正。覺。得。無。聊。取。出。一。張。新。聞。紙。讀。着。忽。聞。門。鈴。聲。大。震。我。  
側。耳。細。聽。那。鈴。聲。響。得。異。乎。尋。常。就。知。來。人。有。一。件。重。大。  
的。事。要。見。我。們。這。時。康。卜。森。正。坐。在。我。對。面。也。起。了。疑。訝。但。  
還。保。持。着。鎮。靜。等。候。衛。錦。開。門。引。那。人。進。來。讀。者。須。知。我。們。  
業。偵。探。的。門。鈴。輕。易。無。人。擊。動。除。非。社。會。上。出。了。甚。麼。亂。子。  
我。們。的。門。鈴。才。得。響。起。來。况。且。我。的。朋。友。康。卜。森。又。是。個。極。  
乖。僻。的。人。交。際。的。範。圍。極。狹。無。事。而。訪。他。談。天。的。人。實。在。很。  
少。便。是。郵。差。也。不。得。天。天。光。顧。這。些。話。我。早。已。在。讀。者。面。前。  
陳。述。過。了。所。以。我。們。一。聽。得。這。迫。促。的。鈴。聲。就。料。到。社。會。上。  
發。生。了。甚。麼。奇。案。不。然。那。鈴。聲。也。不。致。這。樣。連。續。不。已。的。震。  
響。來。人。的。心。中。一。定。很。焦。急。恨。不。得。奪。門。而。入。咧。我。們。的。情。  
緒。不。由。的。因。那。迫。促。的。鈴。聲。而。奮。張。我。手。上。的。報。紙。也。不。知。  
不。覺。的。拋。過。一。邊。一。會。兒。衛。錦。把。門。開。下。將。來。人。引。進。我。一。

瞧。乃。是。一。個。警。士。這。警。士。喚。做。陳。得。標。是。在。謝。成。部。下。爲。人。十。分。機。警。很。得。謝。成。的。信。任。我。們。認。識。的。康。卜。森。用。日。在。陳。得。標。的。臉。上。瞧。了。一。下。似。乎。微。愠。接。着。便。問。道。你。此。來。領。了。甚。麼。使。命。爲。何。把。門。鈴。擊。得。這。樣。怪。響。陳。得。標。垂。手。答。道。康。先。生。這。是。我。一。時。心。急。了。以。致。驚。擾。康。卜。森。道。可。是。謝。探。長。命。你。來。的。麼。陳。得。標。道。正。是。謝。探。長。命。我。來。請。你。的。康。卜。森。道。他。現。在。那。裏。是。不。是。又。出。了。甚。麼。案。子。陳。得。標。道。正。是。謝。探。長。現。在。顧。術。的。一。家。小。旅。館。中。那。邊。在。夜。裏。出。了。一。件。慘。案。請。你。去。幫。着。探。兇。我。不。禁。開。口。問。道。啊。果。真。出。了。一。件。兇。案。麼。可。是。有。人。在。旅。館。中。被。害。麼。陳。

得。標。別。轉。頭。向。着。我。答。道。紀。先。生。正。是。有。人。被。害。在。旅。館。中。那。旅。館。中。極。狹。陋。前。天。晚。上。忽。有。三。個。下。等。社。會。模。樣。的。人。前。來。投。宿。那。三。個。人。一。個。姓。洪。名。喚。洪。德。兩。個。姓。陳。是。同。胞。弟。兄。一。喚。必。仁。居。長。一。喚。必。義。居。次。昨。天。夜。裏。必。仁。忽。被。殺。死。洪。德。在。逃。必。義。想。逃。未。遂。被。旅。館。中。人。拘。住。經。謝。探。長。檢。驗。必。仁。實。是。被。人。用。剪。刀。刺。穿。喉。部。而。死。洪。德。既。逃。當。然。就。是。兇。手。無。疑。必。義。想。逃。未。遂。又。同。宿。在。一。個。房。間。裏。即。使。不。是。正。兇。也。是。從。犯。那。知。必。義。却。堅。言。不。曉。得。必。仁。怎。樣。被。人。殺。死。據。他。說。昨。夜。三。點。鐘。光。景。他。正。在。內。急。如。廁。忽。聽。必。仁。在。房。中。慘。呼。了。一。聲。我。聽。到。這。裏。忙。

接。口。問。道。死。者。曾。呼。救。的。麼。那。麼。旅。館。中。人。  
在。當。時。可。曾。覺。察。陳。得。標。道。必。仁。慘。呼。時。果。  
然。被。旅。館。的。茶。房。阿。四。驚。覺。了。那。時。阿。四。正。  
在。買。物。事。回。來。忽。聽。必。仁。的。慘。呼。聲。忙。到。必。  
仁。住。的。第。二。號。室。中。來。瞧。却。見。必。仁。和。洪。德。  
兩。人。一。齊。由。室。中。奔。出。阿。四。知。道。有。變。便。伸。  
手。攔。住。室。門。洪。德。早。從。阿。四。的。脅。下。逃。出。不。  
知。去。向。我。道。你。不。是。說。必。仁。正。在。如。廁。麼。怎。  
麼。又。說。由。室。中。奔。出。呢。陳。得。標。道。這。原。是。我。  
從。簡。捷。方。面。說。的。當。必。仁。聽。見。慘。呼。聲。時。也。  
知。道。不。妙。隨。即。到。室。中。來。瞧。必。仁。已。被。人。刺。  
死。茶。房。慢。了。一。步。所。以。落。於。必。仁。之。後。我。道。  
照。此。說。來。洪。德。決。是。兇。手。了。只。消。將。洪。德。捉。

住。這。案。便。可。水。落。石。出。何。必。又。來。請。我。們。前。  
去。呢。陳。得。標。道。紀。先。生。你。姑。且。聽。我。把。話。說。  
完。那。旅。館。中。既。發。生。了。這。種。慘。劇。不。敢。疏。忽。  
隨。即。報。告。警。署。恰。巧。謝。探。長。昨。晚。到。了。南。翔。  
還。沒。有。回。滬。署。中。便。打。了。一。個。電。話。給。他。催。  
他。回。來。一。面。命。人。到。旅。館。中。看。守。屍。體。直。到。  
今。晨。七。點。多。鐘。謝。探。長。方。始。由。南。翔。趕。回。當。  
下。就。到。了。那。旅。館。中。問。明。大。略。必。仁。如。我。上。  
述。的。話。供。了。一。遍。且。替。洪。德。辨。護。說。必。仁。不。  
是。被。洪。德。殺。死。也。是。聽。了。必。仁。的。慘。呼。聲。由。  
對。面。三。號。室。中。奔。過。來。的。他。的。逃。走。乃。是。怕。  
被。連。累。並。非。畏。罪。謝。探。長。聽。必。仁。如。此。說。着。  
便。知。其。中。有。不。可。思。議。的。去。處。若。說。必。仁。不。

是。被。洪。德。殺。死。洪。德。就。不。該。逃。遁。逃。了。反。使。人。生。疑。偷。果。真。被。洪。德。殺。死。那。麼。必。義。既。和。必。仁。是。手。足。兄。弟。怎。麼。反。替。仇。人。辨。護。探。長。因。此。莫。測。究。竟。才。分。付。我。來。請。二。位。請。你。們。立。刻。就。去。我。聽。完。依。舊。覺。得。案。情。簡。單。不。難。解。決。不。由。脫。口。說。道。你。們。探。長。也。太。不。濟。事。了。我。們。雖。不。會。親。往。察。勘。但。照。你。說。來。多。分。是。洪。德。和。必。義。同。謀。無。疑。你。不。是。說。兩。人。一。齊。由。室。中。奔。出。想。逃。的。麼。陳。得。標。道。是。啊。我。本。來。曾。在。二。位。面。前。預。先。說。過。必。義。是。想。逃。未。遂。現。在。無。論。如。何。二。位。且。前。往。一。遭。免。得。我。們。探。長。盼。望。我。終。覺。此。案。無。幫。助。謝。成。的。必。要。謝。成。一。個。人。定。可。應。付。得。下。的。然。而。我。

又。不。便。駁。拒。因。為。謝。成。並。不。是。專。誠。請。我。乃。是。專。誠。延。請。康。卜。森。的。偷。我。拒。絕。了。他。的。要。求。豈。非。太。老。實。了。麼。於。是。向。我。友。瞧。了。一。下。那。知。竟。出。我。意。外。康。卜。森。的。態。度。似。乎。並。不。淡。然。視。之。此。時。正。凝。神。壹。志。的。聽。我。們。問。答。我。想。這。種。極。簡。單。的。案。子。竟。也。引。起。他。的。注。意。真。令。人。不。解。康。卜。森。見。我。們。問。答。已。經。終。止。忽。微。笑。道。謝。成。果。真。是。可。教。的。把。那。些。固。執。傲。慢。的。惡。習。都。一。一。改。正。過。來。而。虛。懷。若。谷。了。陳。得。標。忽。道。唉。我。還。忘。了。幾。句。當。我。才。出。那。旅。館。門。時。謝。探。長。又。把。我。喚。回。低。低。的。囑。咐。我。說。他。也。知。此。案。簡。單。引。不。起。康。先。生。的。注。意。因。照。案。情。而。論。必。義。既。有。殺。兄。的。嫌。

疑。未。嘗。不。能。嚴。刑。拷。問。然。那。必。義。雖。是。下。等。社。會。身。體。却。十。分。虛。弱。面。貌。也。十。分。忠。厚。不。像。行。兇。的。人。恐。怕。冤。屈。了。無。辜。他。們。又。沒。甚。麼。大。智。識。在。發。案。的。時。候。逃。遁。也。許。是。驚。怖。過。甚。沒。有。定。力。的。緣。故。所。以。請。康。先。生。用。偵。探。的。方。法。緝。獲。兇。手。康。先。生。諒。必。不。肯。推。辭。的。康。卜。森。笑。道。陳。得。標。你。倒。很。善。於。詞。令。那。麼。我。姑。且。和。你。走。遭。也。許。這。個。時。候。已。經。水。落。石。出。亦。未。可。知。我。兒。康。卜。森。已。允。許。前。往。不。便。再。說。甚。麼。只。得。勉。強。隨。着。他。到。了。門。外。僱。車。而。去。康。卜。森。向。我。道。紀。克。此。時。的。謝。成。真。個。已。和。二。年。前。的。謝。成。大。不。相。同。從。前。他。是。何。等。驕。踞。的。幾。乎。全。中。國。的。偵。探。都。不。在。

他。眼。裏。自。和。我。締。交。後。這。種。病。便。慢。慢。的。醫。好。了。許。多。到。了。現。在。竟。又。逾。分。的。小。心。起。來。可。見。人。不。怕。有。過。只。怕。不。能。改。過。然。而。小。心。得。逾。分。了。也。似。乎。損。多。益。少。罷。我。聽。康。卜。森。這。幾。句。話。不。禁。想。起。從。前。謝。成。和。我。們。合。探。案。件。時。果。然。很。驕。踞。說。出。話。來。最。不。歡。喜。人。辨。駁。以。致。他。的。推。斷。時。常。不。能。中。的。屢。屢。失。敗。現。在。既。能。改。過。處。處。加。以。審。慎。不。敢。造。次。也。未。始。非。康。卜。森。的。感。化。力。呢。十。分。鐘。後。我。們。已。在。街。口。下。車。緩。步。入。街。陳。得。標。在。前。導。着。我。舉。目。一。望。早。看。見。第。三。家。的。門。前。釘。着。一。塊。白。地。黑。字。的。招。牌。上。面。寫。着。一。春。申。旅。館。一。四。字。我。想。這。旅。館。的。名。稱。倒。很。脫。俗。不。



像一個小客寓再辨招牌上的字却是老友。裘三農的大筆三農是這裏最著名的書家。全埠的市招幾乎有十分之四是他的手筆。三農着實可以自豪啊我們到了門前陳得標已搶前進去通報我們遂緩住足步隱隱聽得裏面的步履聲很是雜遝不一會就見謝成微笑着走出來說了兩句套話即導我們入內到了必仁被害的二號室中我才跨進門限就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原來是我一進門便看見那兇死的陳必仁橫陳在榻上帳幃已經撤去清清楚楚看見喉管中的創傷此人約有三十多歲長方的臉頭髮微黃兩眼欲閉未閉大有死不瞑目之概身上穿

六  
 着一件棕色布的棉袍子已經半舊腳上的鞋襪全是布製陳得標說是下等社會中人大概是以裝束爲標準的其實照我看來此人也許是務農爲業這時康卜森已很敏捷的驗畢因此案實在太顯豁了令人一目了然絲毫沒有研究的餘地康卜森向謝成招了招手道請你先將旅館的主人喚來我要問他幾句話謝成道這案的大略你可曾知道麼康卜森點點頭道我已約略知道必義現在那裏謝成道必義現在第四號室裏由一個警士看守着你可要喚他康卜森道此時且慢先請你將旅館的主人喚來然後再喚必義我還要親問阿四幾句話咧謝成應

着反身出室不多一刻那將近六十歲的旅館主人已很頹喪的走進來他行走時一顛一簸分明是驚怖過度康卜森發着很緩和的聲浪問道請教你尊姓那主人不待康卜森第二次發問早連姓帶名說出喚做劉意堂康卜森道你在這裏開設旅館已有了幾年劉意堂道前年才開的我從前本在南貨店裏後來因爲老了不慣在人家才營這行生意康卜森道你這裏營業可盛麼劉意堂道本月份生意很淡昨夜僅有他們三客康卜森道他們這三人從前可曾寓過這裏麼劉意堂道沒有寓過康卜森道他們可是前晚來的麼劉意堂道正是康卜森道他們寓

在這裏可有甚麼令人可疑之處沒有劉意堂道也沒甚麼可疑他們三個人死者和必義共寓在二號室裏洪德一個人獨寓在三號室中我瞧他們形狀似乎很融洽但昨晨曾互相口角過一回必仁鬧着要回故鄉去必義不贊同以致相持着不下末後必義要求次日回去必仁也就沒話說了我不便問他們是甚麼原因所以不知道爲何口角康卜森道他們的職業你可知道麼劉意堂道不知道但我瞧洪德似乎曾在上海些時說話帶些上海口音必仁必義却似乎初次到這裏的康卜森道你可曉得他們是那裏人氏麼劉意堂道據他們說都是泰興東鄉的

陳家村人康卜森道那麼當發案時你可曾睡麼劉意堂道已經睡了比及我聽茶房大聲呼我我才起來洪德已經逃遁只將必義拘住康卜森道你家共用了幾個茶房劉意堂道只用了阿四一人康卜森道如此你可退出將阿四喚來劉意堂沒有話說隨即退出將阿四喚了來我瞧阿四已有四十多歲面貌很是和善康卜森問道你喚做阿四麼阿四道正是康卜森道你可將昨夜的情形詳細說來一個字都別隱阿四很流麗的說道昨夜我將他們三人伏侍歸房後立在門外片刻時光已是不早並沒有其他旅客投止我知道今天的課程已經完畢正欲睡覺

洪德忽喚我替他買一盒香烟我當然不辭那知我回來時陡聽二號室中一個客人怪呼之聲我大吃一嚇那時我尙不知是必仁忙走進去瞧時忽見必義和洪德一齊由內奔出形狀極倉皇我知道有變便伸開兩手攔住房門叫他們不要逃可是我只一個人顧了必義遂顧不得洪德以致被洪德逃去我想追趕却又怕必義也乘機逃脫只得拘住了必義大聲呼我主人偏生我主人又有些重聽呼了許久方始答應着起來我把必義交給了他然後才有到室中察看的機會不想必仁已經被他們用剪刀刺死我主人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康卜森忽屏言

道那剪是由何處來的。可是你們旅館中的麼。阿四道不是我們旅館中的。連我也不知由何處而來。論不定是他們特地新購預備昨夜使用。因還是簇簇新的一把剪刀呢。康卜森道那麼你說下去罷。阿四便繼續說道。我主人見出了人命兇案。那敢怠慢。一面看住了必義。一面命我前往報警。直到今晨七點多鐘。謝探長方始到來……康卜森似有所觸。陡的將目一凝。愕眙道。你們聽。這是誰的哭聲。我便側耳細聽。果然有嚶嚶的哭聲。阿四的話也被康卜森這一聲噤止了。細辨了辨。答道。這就是必義哭的。康卜森仍愕眙道。就是必義哭的麼。接着又道。阿四以下的。

話我用不着你說了。你快快將必義帶來。阿四遂回身走出。等到那必義來時。我使用全神注意。睜目細瞧。只見他身上也穿着一件布棉袍子。年紀要比必仁輕得十歲。只有二十多歲光景。頭上覆着一頂絕大的氈帽。面皮很白。此時却滿籠着恐怖之氣。瞧他的面貌。並不像和必仁是同胞兄弟。最奇怪的。腦後還拖着一條很粗的辮子。這辮子我們已好久不曾見過了。覺得很不雅觀。可見他輕易不入城市。康卜森也異常注意。張大了眼睛。不住的在他面上細瞧。似乎要數他眼睛上眉毛一般。比較對於劉意堂和阿四的態度。真大不相同。倒把必義看得不好意思起。

來。停。了。好。久。康。卜。森。才。開。口。道。必。義。你。是。不。是。和。必。仁。是。同。胞。兄。弟。我。聽。這。頭。一。個。問。句。十。分。奇。怪。難。道。康。卜。森。疑。惑。們。他。是。假。裝。弟。兄。麼。必。義。囁。嚅。着。答。道。我。和。必。仁。正。是。同。胞。兄。弟。必。仁。是。我。的。哥。哥。康。卜。森。忽。怒。聲。道。必。仁。是。你。的。哥。哥。麼。這。定。是。謊。話。你。快。快。實。說。必。義。道。先。生。必。仁。實。在。是。我。的。哥。哥。康。卜。森。把。臉。一。沉。滿。面。似。罩。了。濃。霜。喝。道。你。不。必。在。我。面。前。撒。謊。你。倒。底。是。男。是。女。康。卜。森。這。句。話。更。奇。怪。了。不。但。使。我。驚。詫。便。是。謝。成。和。幾。個。警。士。也。都。現。出。詫。異。之。色。一。齊。把。目。光。射。到。康。卜。森。的。臉。上。不。覺。都。怔。住。了。接。着。又。一。齊。把。目。光。射。到。必。義。的。臉。上。必。義。陡。的。哭。了。

起。來。道。先。生。我。竟。被。你。看。破。了。我。實。是。個。女。人。謝。成。首。先。忍。不。住。脫。口。呼。道。啊。你。竟。是。個。女。人。麼。康。卜。森。的。臉。色。此。時。又。緩。和。下。來。向。我。和。謝。成。搖。了。搖。手。道。你。們。且。不。必。驚。怪。別。難。為。他。說。罷。走。出。二。號。室。向。對。面。三。號。室。中。瞧。了。一。下。喚。那。假。男。子。道。你。到。這。兒。來。我。有。話。問。你。假。男。子。如。喪。魂。魄。的。跟。着。康。卜。森。到。了。對。面。三。號。室。中。我。和。謝。成。不。便。進。去。只。得。仍。立。着。不。動。我。想。這。案。本。來。極。平。常。的。此。時。竟。有。些。興。味。使。人。如。入。五。里。霧。中。了。真。大。出。我。的。意。外。謝。成。很。疑。惑。的。向。我。道。紀。兄。這。是。甚。麼。一。回。事。怎。麼。一。個。女。子。竟。變。做。男。人。不。是。康。卜。森。我。竟。察。不。出。來。我。道。實。在。不。可。思。

議我也被他欺過。咧謝成道：「照此看來，這案又不比尋常，一定很棘手的。你可有甚麼見解麼？」我被他這一問，想起我對陳得標的一番話，不禁慚愧起來。一時回答不出甚麼謝成已別過頭去，不住的向三號室中瞧着，却仍不便進去聽個究竟，不免有些焦急。此時康卜森和那假男子正在切切小語着，不知說些甚麼。約莫過了一刻鐘，光景方由室內走出來。對謝成道：「這案的內容我已完全明白。兇手就是洪德。你此時先將假男子帶到警署裏去，不必難爲他。我可以擔任將兇手緝獲。」謝成道：「這案的內容如何？」兇手現在那裏？可能告訴我麼？」我也道：「你既明白了內幕，

不妨先告訴我們，免得我們困在闕葫蘆裏，實在悶極了。」康卜森笑答道：「案中的真相，我雖已完全明白，而兇手在那裏，我却還沒有十分把握。大約仍要費一些周折的。我見他這樣故賣關子，真有些不耐，但又不能過於勉強。他只得暗暗納悶。謝成也是識趣的人，一般都知道康卜森脾氣的，便也不苦苦追問。僅問他甚麼時候有好消息。兇手是否靠得住逃不出法網。康卜森忽又躊躇道：「唉，這倒有些難答了。我實在不能預料何時能夠緝獲。啊，然而經過兩三小時之後，或許有消息給你。你在署中等着罷。」謝成謝了一聲，分付警察將假男子帶走。康卜森又囑咐道：「謝

兄。你。此。時。且。別。難。爲。他。謝。成。連。連。答。應。我。真。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對。於。那。假。男。子。竟。這。樣。的。袒。護。難。道。那。假。男。子。與。此。案。無。關。麼。我。懷。着。滿。肚。皮。疑。團。和。康。卜。森。走。到。門。外。等。謝。成。走。後。康。卜。森。方。始。向。我。說。道。紀。克。你。且。先。回。寓。我。要。到。雲。南。路。走。一。遭。我。見。他。又。師。故。智。心。裏。很。爲。不。快。讀。者。當。還。記。得。洪。露。卿。被。人。擊。死。一。案。他。也。是。這。麼。把。我。困。在。悶。葫。蘆。裏。我。真。不。知。他。是。一。種。甚。麼。怪。脾。氣。慣。喜。歡。捉。弄。人。偏。生。我。又。是。性。急。如。火。那。裏。能。耐。得。下。然。而。也。無。可。如。何。祇。得。勉。強。答。應。懶。懶。的。僱。了。一。輛。車。子。回。寓。我。在。寓。中。坐。定。心。裏。仍。悶。得。異。常。雖。欲。排。遣。却。排。遣。不。去。那。奇。

幻。的。怪。劇。儘。管。在。我。腦。中。像。電。影。般。一。幕。一。幕。的。表。演。着。我。遂。將。這。案。的。全。部。細。細。忖。度。心。想。那。女。子。和。死。者。也。許。是。一。對。野。鴛。鴦。因。恐。外。人。礙。目。才。裝。成。男。子。洪。德。起。初。不。知。道。及。至。到。了。旅。館。裏。忽。而。察。破。不。免。和。他。胡。調。必。仁。瞧。不。下。去。責。了。幾。句。洪。德。大。憤。因。便。行。兇。這。種。推。度。似。很。合。乎。情。理。但。過。了。一。刻。却。覺。得。大。謬。了。他。們。三。人。既。一。起。由。泰。興。到。來。諒。必。是。素。識。不。但。素。識。恐。怕。還。是。鄰。居。那。麼。洪。德。如。何。不。曉。得。必。義。是。喬。裝。呢。照。案。情。而。論。大。約。還。是。酸。化。釀。成。的。結。果。這。婦。人。一。定。和。洪。德。必。仁。都。有。戀。愛。那。麼。二。雄。夾。一。雌。其。中。很。有。許。多。積。不。相。容。的。地。方。演。成。慘。劇。自。

在。意。中。假。使。如。此。這。婦。人。就。該。自。己。明。白。就。該。獨。開。一。個。房。間。不。應。和。必。仁。共。宿。而。撇。下。了。洪。德。以。致。洪。德。生。妬。我。這。麼。想。着。也。似。很。合。乎。情。理。誰。知。過。了。一。刻。竟。又。生。了。懷。疑。因。爲。那。婦。人。如。果。是。有。意。和。必。仁。親。熱。那。麼。顯。然。是。不。滿。意。於。洪。德。了。既。然。不。滿。意。何。以。又。約。在。一。起。到。來。發。案。後。何。以。極。端。替。洪。德。辨。護。不。肯。實。說。呢。這。不。是。很。矛。盾。麼。總。之。這。案。奇。幻。已。極。我。先。前。以。爲。極。平。淡。的。現。在。竟。如。此。的。耐。人。思。索。可。見。事。無。巨。細。總。不。能。先。存。一。種。忽。視。的。心。這。還。是。由。於。閱。歷。少。學。術。未。深。的。緣。故。罷。此。時。我。愈。思。愈。入。迷。惘。便。將。椅。子。移。近。窗。前。開。下。一。扇。窗。子。游。目。天。空。中。蘇。

醒。我。疲。乏。的。腦。筋。然。而。到。底。是。強。勉。的。偷。沒。有。外。界。的。繁。華。景。象。踞。入。腦。室。中。將。兇。案。的。印。象。掩。住。決。不。能。使。我。忘。懷。於。是。我。便。想。到。門。外。閒。眺。使。街。市。上。人。聲。車。聲。充。塞。於。耳。鼓。那。段。案。的。印。象。自。然。就。要。遁。形。無。跡。了。我。主。意。打。定。仍。將。窗。子。關。好。立。刻。踱。步。出。來。忽。又。想。起。了。康。卜。森。不。知。此。時。曾。否。將。兇。手。捉。住。……唉。我。依。舊。不。能。使。腦。室。安。然。啊。心。裏。真。真。恨。極。那。我。不。免。到。游。戲。場。裏。玩。罷。橫。豎。康。卜。森。一。時。不。能。回。來。的。據。他。臨。行。的。時。候。說。案。中。的。真。相。雖。已。完。全。明。白。而。兇。手。能。否。捉。住。尚。不。能。預。料。可。知。他。對。於。兇。手。逃。匿。何。處。果。然。沒。有。十。分。把。握。那。麼。在。此。一。兩。個。鐘。



頭。以。內。恐。怕。總。不。能。回。寓。我。何。必。坐。着。枯。守。呢。遂。分。付。着。錦。道。我。因。爲。煩。悶。得。利。害。到。「別。有。世。界」去。遊。玩。一。回。大。約。一。個。鐘。頭。光。景。便。可。回。來。如。康。先。生。先。我。回。寓。你。就。照。我。的。話。對。他。說。衛。錦。唯。唯。答。應。我。便。僱。了一。部。車。子。向「別。有。世。界」而。去。這「別。有。世。界」要。算。得。模。範。游。藝。場。裏。面。怎。樣。設。施。諒。必。讀。者。都。已。領。略。過。了。無。須。敘。述。我。在。那。邊。四。處。躡。了。一。週。腦。中。果。然。清。淨。了。許。多。一。時。又。恐。怕。康。卜。森。已。經。回。寓。要。和。我。說。話。不。敢。耽。擱。即。僱。車。回。來。我。在。車。上。滿。望。康。卜。森。已。經。得。手。已。坐。在。寓。中。候。我。那。麼。兩。下。一。見。面。我。的。種。種。疑。團。就。可。渙。然。冰。釋。了。我。到。了。寓。

中。果。然。見。康。卜。森。已。坐。在。寫。字。檯。前。不。禁。大。喜。忙。道。唉。康。卜。森。你。已。回。來。了。麼。康。卜。森。微。微。抬。起。頭。來。答。道。我。回。來。已。許。久。了。你。真。有。興。致。啊。一。個。人。竟。到「別。有。世。界」遊。逛。去。我。道。我。實。因。無。法。遣。悶。才。到。那。兒。去。的。說。時。走。近。了。一。步。心。裏。要。問。他。案。事。怎。樣。兇。手。會。否。捉。住。却。又。不。知。怎。樣。開。口。康。卜。森。似。已。料。到。我。心。說。道。紀。克。你。不。是。要。探。問。那。件。案。子。麼。我。應。道。正。是。兇。手。可。曾。捉。獲。麼。康。卜。森。忽。而。搖。了。搖。頭。面。上。露。出。很。不。起。勁。的。樣。子。答。道。唉。這。事。真。真。棘。手。兇。手。竟。不。曾。被。我。捉。住。我。聽。康。卜。森。這。句。話。不。覺。怔。了。一。怔。陡。似。有。一。股。冷。氣。從。我。脊。梁。上。直。瀉。而。下。脫。口。呼。道。

唉。唉。你。竟。不。會。捉。住。兇。手。麼。康。卜。森。默。然。了。  
一。會。才。道。果。真。沒。有。捉。住。但。終。究。逃。不。出。我。  
掌。握。的。紀。克。我。此。時。將。案。中。的。真。相。告。訴。你。  
你。願。意。聽。麼。我。見。他。自。動。的。要。將。真。相。告。訴。  
我。却。是。我。求。之。不。得。的。那。有。不。願。聽。之。理。忙。  
道。我。願。意。聽。你。快。快。的。說。罷。康。卜。森。臉。上。微。  
現。着。笑。容。答。道。紀。克。這。案。原。很。平。常。並。不。奇。  
祕。原。來。那。被。殺。的。必。仁。住。在。泰。興。東。鄉。務。農。  
爲。業。那。假。男。子。就。是。他。的。妻。子。趙。氏。我。道。啊。  
那。假。男。子。就。是。必。仁。的。妻。子。麼。這。很。出。我。意。  
外。但。他。們。年。紀。上。很。懸。殊。差。不。多。有。十。歲。的。  
距。離。……康。卜。森。不。待。我。說。完。即。道。趙。氏。本。  
是。必。仁。的。後。妻。前。妻。早。已。去。世。所。以。年。紀。上。

很。懸。殊。洪。德。是。他。的。鄰。居。不。知。怎。樣。忽。和。趙。  
氏。有。了。戀。愛。關。係。今。年。春。間。洪。德。因。沒。有。營。  
業。托。人。薦。到。雲。南。路。陳。公。館。裏。幫。傭。却。很。拋。  
不。下。趙。氏。前。月。回。里。便。慫。慫。必。仁。也。到。上。海。  
來。尋。些。事。做。做。把。上。海。說。得。怎。樣。好。掙。錢。如。  
果。把。妻。子。也。帶。到。上。海。到。人。家。做。個。傭。婦。事。  
情。既。少。工。資。又。多。一。年。中。至。少。有。二。三。百。元。  
的。出。息。比。較。在。家。裏。種。田。真。有。天。壤。之。別。原。  
來。洪。德。的。主。人。喚。做。陳。富。東。是。一。家。公。司。的。  
經。理。家。裏。本。少。一。個。女。僕。遂。想。把。趙。氏。薦。進。  
去。兩。下。便。可。繼。續。戀。愛。果。然。必。仁。被。他。說。動。  
了。心。遵。了。他。的。話。請。他。代。謀。一。件。事。洪。德。回。  
滬。向。富。東。說。明。富。東。不。知。他。們。有。這。些。祕。密。

自然一口應允。命他先把人帶來。瞧着一下。洪德欣然回里。可是他那時的心理。却已變了。一變他從前。慫恿必仁。並不是真意。乃是希望必仁命趙氏一人到上海來。不想必仁竟也願拋棄耕種的生活。到上海來傭工。如今祇趙氏有了着落。却不曾替必仁尋覓僱主。洪德不是爲難了麼。但又不便明言。遂將計就計的。想了一個計劃。唉。紀克道。計劃果真是好的。洪德對必仁說。我已將你們二人。都薦在陳公館裏。但陳老爺已因事到了北京。大約七八天光景。回滬。回滬後。又要到廣東去。故而你們須要早幾天到上海。等他回來。定實。然後進公館。在這幾天中。非住客棧。

不可你願意麼。必仁自從被洪德慫恿後。睡夢之間。也想到上海。並沒有顧及利害。當時一聽此話。早已志得意滿。忙道。到上海等七八天。不妨的。我們久想到上海玩玩。去乘這個機會。可以玩個暢快。免得進了公館後。事冗無暇。洪德又故意躊躇道。還有一層困難。上海的惡人很多。瞧我們帶着婦女。一定當是匪類。在暗中擺佈我們。而住在旅館中。尤有許多不便。於是趙氏便說。我化裝男子。可好。洪德道。很好。必仁從不曾離過鄉梓。那裏知道甚麼。洪德怎樣說。必仁就怎樣答應。當下就喬裝起來。取了一個名字。叫必義。裝着弟兄。頭上將髮髻改成辮子。覆着一頂絕大。

的。氈帽。趙氏。又是。天足。因爲。是。窮人。的。女兒。耳上。並。沒有。穿。過。帶。耳環。的。細眼。所以。人家。難。看出。是。假。男子。那。洪德。的。計劃。是。將。必仁。帶。到。上海。等。他。把。所。攬。的。川。費用。完。了。再。說。陳。公。館。裏。不。肯。僱。用。他。只。肯。僱。用。趙。氏。命。他。一。人。回。去。必。仁。初。次。出。門。人。地。生。疏。怎。敢。和。他。說。甚。麼。不。得。已。自。然。要。一。人。回。去。的。至於。喬。裝。也。是。他。們。計。劃。之。一。在。旅。館。中。可。以。無。所。顧。忌。並。且。十。天。八。天。之。後。逼。必。仁。回。去。留。下。趙。氏。人。家。也。不。生。疑。然。後。引。趙。氏。到。陳。公。館。裏。另。一。僕。役。家。中。恢。復。女。裝。不。遲。誰。知。他。們。才。到。了。旅。館。的。第。一。天。趙。氏。就。好。像。脫。籠。的。鳥。把。必。仁。不。放。在。眼。裏。時。時。到。三。號。室。中。

和。洪。德。小。語。必。仁。不。免。動。了。疑。心。留。意。偵。察。果。然。被。他。發。覺。了。祕。密。原。來。必。仁。曾。偷。偷。的。伏。在。三。號。室。窗。外。竊。聽。只。聽。趙。氏。說。「他。此。來。川。費。帶。得。很。多。恐。怕。難。如。我。們。所。算。而。且。性。氣。又。不。好。那。時。恐。也。要。我。一。起。回。去。不。肯。留。我。一。人。在。這。裏。」必。仁。聽。了。陡。的。跳。起。來。道。好。好。你。們。竟。算。計。我。麼。立。刻。走。入。室。中。洪。德。趙。氏。大。吃。一。驚。正。在。手。足。無。措。誰。知。必。仁。一。見。洪。德。早。又。緩。和。下。來。祇。將。趙。氏。拉。入。二。號。室。裏。不。敢。和。洪。德。翻。臉。所。以。沒。有。起。大。衝。突。然。到。了。自。己。室。中。却。把。趙。氏。低。罵。了。一。頓。第。二。天。就。鬧。着。要。回。泰。興。去。趙。氏。那。裏。肯。從。那。必。仁。在。故。鄉。中。是。著。名。的。蠻。牛。不。過。在。這。

裏不敢放肆罷了。趙氏知道回去必沒有好結果的心裏很恐怖。末後要求次日回去。也不過救一救燃眉之急而已。洪德在那時候雖自知理屈不贊一詞。心裏却如火燒刀絞一般的着急。咧爲趙氏利害計。因遂動了刺殺的意念。偏生這天沒有其他旅客。那旅館又在僻靜的地方。刺殺之後很有逃遁的可能。便購了一柄鋒利的剪刀。懷在身上。先不使趙氏知道。到了夜裏方始悄悄的告訴趙氏。趙氏已沒了主意。只索聽他。於是遣開了茶房。教他去買香烟。那劉意堂年老龍鍾。是不消防備的。滿意將必仁刺殺後不動聲色。只說是睡着了。再徐徐圖遁。不意下手時缺

乏。行兇的勇氣抖了幾抖。以致被必仁呼出一聲來。洪德聽他一呼。騎虎難下。才鼓勇急切下手。恰恰阿四已買香烟回來。聽了呼聲。知道不妙。忙着來瞧時。必仁早已氣絕了。這便是刺殺的原因。和刺殺的情形。我道。照此說來。趙氏內急如廁的那句話。當然是搪塞之詞。你何以囑咐謝成不要難爲他呢。而且你怎麼能識破必義的喬裝。康卜森道。唉。女人家真可憐。他因自己與兇案有關。不能不設詞掩飾。就是替洪德辯護。也是不得已的。我們似應另眼看待罷。至於我何以識破喬裝。乃是因聽了他的哭聲。就十分疑訝。後來又見他行走說話的種種態度。都類於女人。

才料定是喬裝無疑這一着是你們疏忽的緣故。才不能察出。我道這種事實很出人意。外誰能想得到呢。老友你說了這一大篇。究竟兇手怎樣。啊。康卜森笑道。你的性氣真急。那麼我也將探兇的經過告訴你罷。我在旅館中將趙氏喚入對面的三號室中。把案中的真相用那恫嚇而兼安慰的語氣問明。趙氏却祇知雲南路陳公館而不知陳公館的主人喚做陳富東。說洪德也許逃往那邊。我想雲南路祇有一個陳公館。當然就是陳富東家。我便先從查問富東。可曾用這個姓洪名德的泰興人僕役。富東說不錯。正是有一個僕役喚做洪德。已於前天回里了。我當下

小旅館中

就將旅館兇案告訴了他。問昨夜洪德可曾來過。富東很驚說不曾。我又要求將全體僕役喚齊。各問幾句話。富東答應了。隨即將五個僕役喚了來。因我想洪德既殺死了人。急切之時。當然先要尋一個穩妥的藏匿地。這藏匿地或許就在這五個僕役中最要好的一家裏。於是在這五個僕人臉上一一加以注意。果然有一個名喚李槐的。露出不安的神氣。其餘都甚坦然。而內中還有一個名喚王松的。屢屢向李槐偷視。我知道我的料想已經中鵠。且分付他們一齊退去。然後單獨將王松喚進。問他可知洪德藏匿何處。王松說不知。我一陣威嚇。方始實說出來。原來他

今晨出外有事，曾順路到他家去玩。忽覺房中有一人伸頭進去看時，却是洪德。他很爲奇怪，洪德也不禁大慌，要求他不能張揚。開去他問了問原因，才知李槐的妻子昨夜正在酣睡，猛然聽得有人敲門。李槐的妻子把門開下，洪德將前後情形說了一遍，要求在他家藏匿些時。徐圖良策，李槐的妻子權且留下。等到天明，卽到陳公館裏將李槐喚回，請他作主。李槐和洪德感情很好，不忍拒絕，只得答應了。慢慢的設法使他離開上海。却不料被王松無意撞見，我聽了王松的話，心裏很喜，立刻喚過李槐，誰知李槐竟不承認。我耐起來，將他二人一起送到謝成那

邊任謝成怎樣發落。我回寓等候消息。如今我憂慮的就是恐怕洪德聞風離開李槐的家……此話方畢，忽然電話機響了起來。康卜森忙起身接聽，臉上不禁露出笑容。回身向我道：「紀克，李槐已經實供，洪德並未聞風逃遁，現在已被謝成捉住了。」





## 可疑之阿母

陶鳳子

此外沒有聲響了。只有廳堂上老嫗喃喃的念佛聲。門房內老黃呼呼的鼻鼾聲。遠遠地互相應和著。新寶此時坐在老嫗的身邊。銀珠立在老嫗的背後。都低著頭。默默的。不做一聲。新寶忽暗地伸手。

可疑之阿母

過去攙了伊的手。緊緊地握著。在心中發出無聲的話道。我真是愛你啊。銀珠感受著這般溫存。轉覺一陣淒楚。在眼角裏掙出兩顆淚珠。一會兒由小而大。終於滴在老嫗的白髮上。此時淡綠色的。

如豆一燈。經着窗外的冷風。一陣陣的吹來。那光燄搖晃不定。映着髮上的淚珠。覺得好似夏夜的小星不住的閃爍。但是老嫗那裏覺得依舊鼓動着乾枯的嘴唇。歷歷亂亂的念着阿彌陀佛。一會兒壁上的時辰鐘。忽地鏗鏗的敲了二下。老嫗纔止住了念佛。向新寶說道。時光不早了。好兒子。你今天難得回來的。你們小夫妻早些去睡罷。說着立起身來。到廂房去睡覺。



了。新寶攙了銀珠走上樓來。到了房中新寶纔低低的說道。你從晚上立到現在。一定很乏力了。快快睡罷。銀珠道。這是我慣常的。每天阿婆念佛。我總侍立一旁。所以並不覺得乏力。說着裝做着笑意。同他並肩躺臥。接着說道。怎麼。你今天纔回來呢。我們又是三個月不見了。新寶道。因為阿母每回到店中來。望我總說職務要緊。教我不要回家。其實我們藥材店除了夏

秋。二季交易很忙。冬季正值清閒。沒有什麼事情的。況且我雖是學徒。東家很喜歡我。就是時常回來。並不妨礙職務。東家也不責備的。不過阿母的話。我不敢不依罷了。銀珠道。這是應當的。不過好久沒有見你。不知你身子好不好。我總是放心不下。啊。新寶道。你只管放心。我自知保重。珠妹。你身子好麼。銀珠一陣陣的。淒苦。隨着呼吸。從心肺中。透出覺得喉間有什麼東

西梗着。很用力的說了。很好。二字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了。新寶嘆了一聲道。我記得去年我們新婚時。你豐滿的臉兒。涵着淺淺的緋紅。好似那雨後的桃花。現在這般的消瘦。這般的憔悴。教我怎樣對得起你啊。咳。這我也知道。知道你在家中。除了老黃以外。更有誰個顧及你。但老黃又不過是個僕人。他那裏有權力。可以處處照顧你。你本是個嬌柔的好女兒。如今竟

至於此教我怎樣對得起你。啊他說到後來呼吸也急促了。聲音也顫動了。最後他就捧着面哭了。銀珠抱着他說道：新哥你怎麼要這樣呢？我雖則是個鄉女，但是也讀過幾年書，懂得些禮教。況且年紀已經十八歲了，又不比是小孩子，難道做媳婦的規矩，也不懂麼？記得我們新婚的第一夕，你就說你是很孝順的。教我也要做個孝順的媳婦。這些話我應該永永記着。

可憐之阿母

永永依着，無論如何我總是一百個孝順。新哥你放心，就是了。新寶斷斷續續的說道：這是我明白的，因為如此，我更對不起你啊。銀珠看他還是哭着說道：這算什麼呢？阿婆好好的睡着了，如果鬧醒了，伊又如何是好？但是新寶那裏禁得住，併且愈哭愈苦了。銀珠捱不起伊的悲楚，不知不覺也跟着他哭了。二人緊緊地抱着，正在哭得傷心，忽地聽得樓下高聲喊：

道：新寶你下來，這樣的喊了幾聲，二人頓時止住了哭聲。呆呆的互相看着。新寶道：這是阿母的喊聲麼？銀珠道：還有誰呢？你不要下去，我們不哭就是了。但是樓下的喊聲還是不住的繼續，併且聲音益發兇厲了。新寶也不說什麼，披衣下牀，一壁揩着眼淚，一壁向樓下走去，到了廂房，揭開牀帳問道：阿母叫我則甚？老嫗向他臉上很注意的看了一回，說道：你且坐下，我

要問你。你們哭些什麼呢。新寶在床沿上坐下。低着頭說道。阿母沒有什麼。我們不過……不過唱唱歌罷了。老嫗在鼻子裏發出笑聲道。你們的歌唱得多麼傷心啊。你已經十九歲了。還說出這種小孩子的話麼。咳。這我也明白。定是銀珠在枕頭邊告狀。訴說伊的苦楚。你們小夫妻就唱起傷心的歌來了。其實我討的是媳婦。不是討的晚娘。我要伊做事情都是應該的。

不要說伊是鄉女。伊的父親許崇甫是個教書先生。就是宣統皇帝的女兒做了我的媳婦。我也要伊如此。況且我對於銀珠從來沒有一聲惡言。凡是同伊講話。我總要陪着笑臉。因為我信神信佛。巴望來世生在富貴人家。嫁一個狀元公子做個官太太。存了這個心。不敢造孽。你看隔壁豆腐店的老班娘。天天在那裏罵媳婦打媳婦。這樣看來。伊有我這個阿婆。簡直

四  
前世敲穿了幾個大木魚。纔修得來的。現在伊還要說我。不是那是阿彌陀佛。我的菩薩曉得了。新寶道。阿母。伊何嘗說你不是方纔。伊同我講。伊是一百分孝順。你的老嫗不待他說完。接着說道。你不要替伊分辯罷。這也怪不得。你凡是兒子結婚以後。那顆心總要移在妻子身上。什麼父母君親師都不在眼裏了。你在洋學堂也讀過幾年書。先生教你的唱歌。不是有不

孝。父。母。不。能。算。人。這。兩。句。話。  
麼。你。總。要。永。永。記。着。這。是。一。  
些。不。錯。的。聽。說。上。海。地。方。有。  
個。閻。瑞。生。他。竟。把。母。親。害。死。  
這。個。罪。孽。我。想。永。永。世。世。閻。  
羅。王。要。罰。他。做。牛。做。馬。做。豬。  
做。羊。這。真。是。可。怕。啊。新。寶。再。  
也。忍。耐。不。下。說。道。我。有。什。麼。  
不。孝。的。地。方。阿。母。你。怎。麼。說。  
這。種。話。呢。老。嫗。道。我。也。不。過。  
講。講。罷。了。還。有。一。事。我。要。關。  
照。你。自。從。前。年。你。父。親。死。了。  
後。家。中。沒。有。一。個。賺。錢。的。人。

常。言。道。坐。喫。山。空。這。樣。下。去。  
我。們。如。何。生。活。你。總。要。替。父。  
母。爭。氣。對。於。店。事。應。該。勤。勤。  
懇。懇。的。做。去。不。要。時。常。回。來。  
東。家。喜。歡。了。你。將。來。可。以。多。  
給。工。資。你。不。要。費。用。拿。到。家。  
來。也。好。當。做。用。度。好。兒。子。天。  
快。亮。了。你。歇。息。一。回。就。到。店。  
中。去。罷。說。着。漸。漸。地。發。出。鼻。  
鼾。已。經。睡。着。了。新。寶。又。不。敢。  
到。樓。上。去。只。是。默。默。的。坐。着。  
他。想。可。憐。的。銀。珠。不。知。在。那。  
裏。怎。樣。大。概。伊。正。捧。着。面。泣。

一。個。不。住。罷。他。想。到。這。裏。也。  
捧。着。面。泣。了。  
酣。睡。的。天。公。因。爲。經。了。雄。雞。  
喔。喔。的。催。喚。醒。回。過。來。漸。漸。  
地。露。出。他。潔。白。的。笑。臉。癡。頑。  
的。天。公。只。管。笑。着。那。裏。計。及。  
弱。小。的。銀。珠。正。在。哭。得。悲。哀。  
啊。老。黃。輕。輕。地。躡。上。樓。來。向。  
銀。珠。低。聲。道。珠。姐。姐。不。要。哭。  
罷。少。爺。經。了。太。太。的。催。促。就。  
要。回。店。去。了。但。他。總。是。不。肯。  
走。想。來。還。有。話。同。你。講。講。你。  
到。樓。下。去。罷。銀。珠。從。椅。子。裏。

立起。身來。抹乾了。眼淚。跟着。老黃。向樓下。走去。到了。廳堂。看見。新寶。立在那裏。阿婆。已經。起身。正從。廂房。走出去。坐在。案頭。又喃喃的。念起。佛來。嘴裏。念着。卻把。兩個。眸子。牢牢的。釘着。新寶。新寶。見了。銀珠。想要。走近。身去。一眼。看了。看阿母。卻又。止步。不前。頓時。露出。偏促的。狀態。來。隔了一。回。再也。不能。多留。只得。向老。嫗。說道。阿母。我。去了。老嫗。點了。點頭。依舊。念佛。老黃。在旁。

邊。說道。少爺。教。珠。姐。姐。送你。一段。路。罷。老嫗。慌忙。說道。這。也不。必。我的。珠兒。近來。身子。很弱。不要。到。外邊。去。受了。風。寒。如果。還。加上。些。病痛。又要。累。我。心。疼。了。新寶。微微的。嘆。了一。聲。只得。向。銀珠。看。了。一。眼。心中。說道。我的。珠妹。啊。我。不能。同。你。談。話。了。你。自己。總。要。保。重。啊。說。着。就。出。門。走。去。了。這些。話。雖。則。無。聲。無。臭。可。是在。銀珠。耳。中。聽。得。十分。響。亮。禁。不。住。一。陣。的。酸痛。在。心。

坎。中。震。盪。急。忙。走。上。樓。去。躺。到。床。上。把。被。蒙。着。頭。又。哀。哀。的。哭。了。時。辰。鐘。不。覺。敲。了。十。一。下。老黃。拿。了。竹。籬。盛。了。些。米。要。到。門。外。湖。畔。去。淘。洗。老。嫗。一。眼。看。見。喊。道。老黃。你。做。甚。麼。老黃。道。快。到。午。餐。時。間。了。我。去。淘。米。可。以。燒。飯。咧。老。嫗。道。這。是。天。天。由。銀珠。幹。的。今。天。還。是。由。伊。去。幹。用。不。着。你。費。神。說。着。高。聲。呼。喚。銀珠。一。會。兒。銀珠。低。着。頭。走。來。老。嫗。很。溫。和。的。說。道。珠兒。將。近。

喫飯了。你去掏米罷。銀珠答應了一聲。接受竹籬。正要走出。老嫗又道。且慢。還有話咧。我想以前新寶在家時。我們四人。每天只消吃四升米。現在新寶不在家中。應該減少。一升。怎麼還要吃四升呢。不要暗地裏有一個男子在這裏做食客罷。銀珠聽了。這話面龐頓時變了。僵白一時。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只狠狠的把兩眼釘着老嫗。表示伊的怨毒。老黃再也忍耐不過。氣

憤憤的說道。這算什麼話呢。我老黃雖是六十多歲的人。卻是食量較前加增。所以多費了一升米。難道太太不知道麼。這種罪過的話。不是信神信佛的人說的。啊。老嫗向他睜了一眼。厲聲道。我又不曾同你講話。誰要你來插嘴。又很溫和的向銀珠說道。我不過說說罷了。好心肝。你去掏米罷。但是我總覺得疑心。啊。說着。睨着伊。嬉嬉的笑了。銀珠挾了竹籬。忽忽的向門

外走去。依舊不做一聲。時辰鐘的長短針交併。搗來。鏗鏗的敲了十二下。老黃看看銀珠。還沒有回來。很覺奇怪。到門前來探望。卻不見銀珠。向湖邊兜去看。見那隻竹籬。放在離湖七八尺的地上。不覺倒抽一口氣。面色頓變。慘白。急急的找去。果然看見銀珠。直挺挺的浮在水面。不覺喊了一聲。不得了。忙不迭的走下水去。把銀珠抱了上來。放在湖邊。向伊心頭一摸。

禁不住失聲哭道。珠姐姐。你死得好苦啊。說着。一路的嚎啕大哭。衝進門去。向老嫗頓足說道。不得了。珠姐淹死了。老嫗住了念佛聲。緩緩地說道。我以為什麼一回事。倒給你喫了一驚。這是伊自己不小心。失足落水。和我們不相干的。你活了多大年紀。又不是小孩子。要這般的哭着。豈不可笑。現在你快快去教新寶回來。把死人收斂就是了。老黃返身出門。連聲帶跳的。

一路趕去。一口氣趕了七八里路。來到存濟堂藥材店內。看見了新寶。一時悲苦極了。回不轉氣來。只是抽抽咽咽的說不出什麼話。新寶連連的拍他背上。頓足說道。老黃。好老黃。什麼一回事。快快說罷。我急得也要哭了。老黃撫了一回胸。纔顛聲道。少爺。我們的……珠……珠姐姐淹……淹死了。新寶聽了這話。覺得眼前一陣昏花。兩腿晃了幾晃。幾乎跌倒下去。幸虧同

事們把他扶住。給他喝了湯水。他纔清醒。不覺捧着面哀哭了。經了同事們的苦勸。他纔住了哭聲。向老黃問道。怎麼珠妹淹死了呢。老黃很憤激的說道。這不言可知。當然太太害死伊的。說着。就把老嫗教銀珠淘米時的一番話告知他。接着說道。太太對於珠姐姐在表面上很和善。很親愛。其實處處虐待伊。現在又要不許伊多喫飯。拿這些話來糟蹋伊。使伊此後減少。

食量。你想伊處於這個境地。除了一死以外還有什麼法。想呢。我雖則是個僕人。可是聽說舊小說上儘多義俠的。僕人可憐。珠姐姐死得好苦。我一定要替伊報仇。新寶從椅子裏跳了起來。衝着他說道。你說什麼。你要同我阿母爲難麼。要是這樣。我決不同你。干休。說着兩腿又搖晃起來。老黃看他又是傷心。又是乏力。不好再去驚動他。慌忙扶他坐下。說道。這是我說說。

罷了。你何必多慮。太太教你快快回家。現在我先去。你就坐了車子回來。罷說着獨自去了。許多小鳥本來在湖邊的樹上跳來跳去。唱他們的甜美之歌。因爲聽得新寶的哭聲也感動了。悲慘都振翼飛去。不願意再聽了。瘦弱的新寶他把眼淚都哭乾了。聲音都喊啞了。只得離開了銀珠的懷抱。立起身來。東搖西歪走進家去看看。老黃還沒有回。

來廳堂上。單有阿母正在念佛。他覺得神志恍惚。也不說什麼。悄悄地去坐在老嫗的旁邊。老嫗說道。好兒子。你回來了麼。我們的珠兒。伊竟失足落水了。咳。這是伊前世作了什麼孽。今世逢見了落水鬼。把伊拖下水去。可見一個人總要信神。信佛。造些功德。啊。現在你也不必悲傷。我應該再替你配一頭好親。我們俞家在湖州地方。雖不是富戶。總算清白人家。況且我燒。



香念佛結識了許多老太太。他們誰個不願意同我們做成親家。我們正好揀一個好姑娘比較鄉村女兒不知要好得多少了。說到這裏忽然老黃領了偵探長戴雄和兩個警察急急的趕進廳堂來。戴雄四下望了一望向老黃道：「死屍在那裏呢？」老黃道：「因爲官廳沒有驗過不敢移動。現在還在湖邊。」戴雄就回身出去了。老嫗嚇得瞪着眼睛，呆呆的坐着，新寶也慌極了。

向老黃招了招手，同他走到廳後，低聲道：「老黃，你去報官。真的要同我母親爲難麼？」老黃道：「我總覺得珠姐姐死得好苦啊。」新寶向他作了一個揖，悲聲道：「好老黃，現在沒有法想了，只求你到了官廳不要說是我阿母害死珠妹的。你要知道阿母雖則如此，我總是孝順伊的。如果你據實說出伊難免受罪，那時我既是悲傷，珠妹又要痛念阿母。我這條命定要斷送了，你既

是憐惜珠妹，也應該憐惜些。我要是我還要加上些磨折。珠妹有知伊在九泉之下定要疼痛我，同時要怪你多事了。好老黃，你要憐惜死者，又要憐惜生者，那纔是深明大義的義俠啊。」說到這裏，戴雄已經進來，和兩個警察押着他們三人一同出門走了。許多路纔到檢察廳，那檢察長因爲是人命重案，立時開庭審問。戴雄先陳述意見道：「這件案情已經有些眉目了。我



想。銀。珠。如。果。失。足。落。水。一。定。  
連。竹。籬。一。同。傾。翻。湖。中。現。在。  
我。去。察。看。見。那。竹。籬。放。在。離。  
湖。七。八。尺。的。地。上。這。可。見。銀。  
珠。預。先。放。置。竹。籬。然。後。縱。身。  
入。湖。所。以。銀。珠。的。死。可。以。斷。  
定。是。自。盡。銀。珠。爲。什。麼。要。自。  
盡。呢。依。我。看。來。大。約。是。這。老。

嫗。逼。死。伊。的。因。爲。我。走。進。伊。  
家。中。看。見。老。嫗。十。分。驚。慌。這。  
是。很。可。注。意。的。檢。察。長。就。問。  
新。寶。道。你。的。阿。母。大。有。可。疑。  
究。竟。銀。珠。爲。什。麼。死。的。你。可。  
以。說。來。新。寶。道。我。不。知。道。我。  
阿。母。對。待。銀。珠。素。來。是。很。好。  
的。說。着。捧。着。面。啜。泣。了。檢。察。

長。又。向。老。黃。說。道。黃。桂。福。你。  
就。據。實。說。罷。新。寶。是。伊。的。兒。  
子。當。然。不。肯。宣。布。他。母。親。的。  
罪。狀。的。老。黃。道。我。不。知。道。我。  
太。太。對。待。銀。珠。素。來。是。很。好。  
的。說。着。也。捧。着。面。啜。泣。了。

### 乞丐的急智

天·恨·

烏特忽忽的經自由街經過。因爲他已六天沒見他的夫人。今天是來復日。便趕緊的回家去。那時有一個乞丐。立在自由街轉角。一見了烏特的衣服很華麗。知道是個不甚惜錢的人。遂上前呼道。先生。給我幾個錢罷。

烏特那裏肯站下來給錢與乞丐。縮短和他妻叙談的時間。當下一睬也不睬的向前走去。乞丐沒奈何。忽而追上去道。先生。你沒有失掉皮篋麼。烏特吃了一嚇。忙站下來道。啊。你難道拾到個皮篋麼。說着。向袋裏一摸道。謝謝你。我的皮篋並沒有失掉。乞丐笑道。先生。你既要謝謝我。就給我幾個錢罷。烏特才明白中了乞丐的計。又急又怒。只得摸出幾個錢來給了他。大踏步走了。

# 五分鐘小說

## 一百件無頭案

胡奇塵

大偵探希里古洛克洛克拉脫而却斯（十二字是他的名字。因為太冗長了。下文簡稱希君）正在閒居著。沒有生意的時候。明天的麵包問題已成了他近來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連帶

五分鐘小說

的許多問題都不能解決了。他的副手克畏期威而威斯脫。因為九個月沒有支到薪水。早已辭職去了。他的夫人也因麵包問題和他離婚了。他一人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忽然郵差送上一封信來。

希君接著看時。乃是一個伯爵公館裏來請他去辦偵探案。信上說明白了。共有一百件無頭案。務必請他去探一下。希君讀完了這封信。又是驚。又是喜。又是怕。驚的是無頭案件為甚麼這樣多。喜的是麵包問題可以解決了。每一件案子酬他一個金鎊。一百件案子就是一百個金鎊。兩個星期的麵包不要慮了。怕的是倘然探不出。不但和自己的名譽有關。而且自

已請副手等事。先要墊出費用來。所以希君得了這封信。好像是俗語所說的猴子拾了一塊薑。丟又丟不下。吃又吃不落。心裏好生恁恁不甯。他想了一回。還是先寫了一封回信給伯爵公館。答應他。今天有事不能去。明天一準去再寫第二封信給他的舊副手克君。因為希君窮得很。家裏電話也沒有了。遇了急事也只好是寫信。家裏又沒有僕役。供他送信。仍只好由

郵局裏寄去。幸虧郵局辦得好。一收到信。立刻送出去。所以不到一句鐘的工夫。他的舊副手克君已來了。克君道：「這種案件來得奇怪。我不敢擔任。希君道：「請你看老朋友的面。幫一幫我的忙罷。一百件案子。我一人萬萬辦不下。非要人幫助不可。我想除了你再沒有能幫幫助我的人。了。請你看看老朋友的面。相幫我這一次罷。克君見他這樣說。便答應道：「幫助你也可

以只是無論成敗。我總是要取酬報的。成了也不多要。敗了也不能少。你倘然答應我。能穀酬我三十鎊。我便答應你。希君道：「這樣也好。便照你的話行事。當時希君和克君訂了約。克君先回去預備。約定明天一同往伯爵公館裏去。希君看看時候還早。又信步走出門去。訪一位偵探小。說作者這人名叫哀博里布。利拉禿里脫落殼老。簡稱是哀君。希君見了哀君的面。便

道。朋友。你近來忙麼。筆墨生涯。怎麼樣呢。哀君道。不瞞老兄。說。書館。和。報館。裏。寄。來。要。稿。子。的。信。倒。也。不。少。只。是。苦。於。沒。有。做。小。說。的。材。料。希。君。道。朋。友。如。今。遇。著。好。機。會。了。新。近。有。一。個。伯。爵。公。館。裏。出。了。一。百。件。無。頭。案。他。又。委。託。我。去。偵。探。你。不。如。跟。著。我。去。將。我。們。的。經。過。情。形。一。筆。筆。記。下。來。怕。不。是。一。部。絕。妙。的。偵。探。小。說。麼。將。來。這。部。小。說。的。稿。子。由。你。去。賣。你。給。我。一。

五分鐘小說

種甚麼利益。我就將材料供給你。哀君聞言。大喜連聲說道。只須一二件無頭案。已經不得了。何況一百件呢。這樣很便宜的材料。我真落得買。便立刻答應他道。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給你五十個金鎊。你將這一百個案件。供給我。做材料罷。而且要讓我專利。你不能再讓別人知道的。希君道。這個自然。當時兩個人又訂了約。哀君先付了希君五個金鎊。做了定錢。希君乃

辭別哀君去了。

且說哀君於無意中。得了這一件小說材料。以為不久就可以做成一部著名的小說了。恐怕自己來不及騰寫。又立刻寫信約了幾個閒居的朋友。充當書記。一方面又恐怕小說做成了一時不能脫手。乃向一家書局裏去預先說定了。這書局裏主人名叫康喝龍江。姓法蘭來。而花博沙。簡稱康君。哀君向康君說明了來意。康君以為有一

筆好生意可做了。立刻答應了哀君。兩方訂了約。哀君又先支了六個金鎊。彼此分別而去。

哀君去後。康君一人坐在辦公室裏。想道：「一百件無頭案。真是洋洋大觀了。平均每一案做一本書。一百案可成一。百本書。印這樣大部的書。要多少資本呢。非預約不能成。功。想罷。便決計先賣預約券。立刻提起筆。擬了一個賣預約券的告白。一面吩咐自己。

的印刷所。趕印預約券。一面將告白送往報館裏去。這些事情辦完。一天的光陰也過完了。這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話分兩頭。先說那家書局裏。將售預約券的告白登了出來。凡是看報的人都中了。他的魔力。立即往那書局裏去買預約券。不到半天。來買預約券的。已有二千多人。二千份預約券。已售完了。連忙添印。康君喜得甚麼似的。以為自從做書生意以來。沒有。

遇見過這樣好機會。康君的得意。可以想見了。一方面叙完了。再叙一方面。便是大偵探希君。希君的副手克君。小說家哀君。約齊了件。一併往伯爵公館裏去。探那一百件無頭之案。三人到了伯爵公館裏。伯爵陪他在客廳裏坐下。喝了一杯檸檬水。慢慢的談起無頭案件來。希君見伯爵神情閒暇。不像是家裏發生了無頭案件的樣子。心裏早吃了一大驚。慢慢的問道。

伯爵不是昨天有信給我們麼。伯爵道。是的。希君道。偵探案件麼。伯爵道。是的。希君又道。無頭案麼。伯爵照舊答應道。是的。希君又道。有一百件麼。伯爵慢慢的點頭答道。不錯。一百件。希君聞言。越發吃驚。一竟時說不出話來。心想。一百件無頭案。不爲奇。伯爵這樣的鎮靜。真奇極了。却是在伯爵的面前。也不便說甚麼。更不便露出驚慌的神氣來。只是勉力鎮靜著問道。那

些無頭的死屍在那裏呢。伯爵道。這個且慢。先將偵探費講定了。再說罷。先生的意思。是怎樣呢。希君道。伯爵先說罷。伯爵道。我以爲偵得出每件酬金。二百。有一件算一件。如一百件。全偵探出來。就是二萬。如一件也偵探不出。只好送一個金鎊做車費罷。希君一想。偷然探不出。當然不好意思要錢。立即答道。這樣辦法很好很好。當時訂好了約。便開始去檢查那無頭

死屍了。伯爵陪著希君。二人走到一間密室裏。伯爵指著台子上說道。先生。死屍在這裏。是一百個。都是無頭的。希君起初一看。尙看不見子細。一看才看見了。乃是一大堆無頭的跳蚤。十個一排。分做十排。都是沒有頭的。希君至此。知道伯爵是和他開玩笑了。回轉頭來就走。連一個金鎊的車費也不要。從後門逃出去了。只是希君的副手。克君小說



家哀君還坐在伯爵的客廳裏老等

只是康君還吩咐印刷所添

印預約券

只是買預約券的人還擁擠不堪的去買預約券

的一塊石頭慢慢的放下來

那天晚上他因為料理公牘

到十一點鐘才料理清楚他

立起來正要回身忽一眼瞧

見火爐架上放著一封信他

忙拆開來念道

前日曾進忠告乃未蒙

採納今可怖之事果發

見矣請速往勞萊路五

號矮屋前勘驗當知余

言之非謬無名氏白

海奇士讀完此信靈機頓觸

脫口說道「不消說那惡魔



## 女屍

何樸齋

彼惡魔又將施其慘酷之手段矣幸加注意庶不致有慘怖之案發生特此警告無名氏白

警長海奇士看了這封匿名告發信不禁詫異萬分說他

是毫無價值吧然而無病而呻他又何苦多此一舉倘若確有這事那末信裏所說的惡魔又是誰呢

過了二天社會上並沒發生什麼案子海奇士才把胸前

定是魯賓了。」忙喚了兩名警察坐上汽車向勞萊路疾馳。勞萊路原是新築的馬路，路燈還沒裝置，幸喜這路很短。海奇士的汽車剛到這裏，早已望見那所四無倚靠的矮屋，車子停了。海奇士首先下車，拿電筒照了一照，正要上前敲門，忽然驚呼道：「女屍女屍。」

五分鐘小說

那兩個警察也已下車，果然見一個女屍倒在階石上的血泊中，但是不及細看大家上前把門，一陣亂敲亂踢，闐然一聲，門早已倒在半邊，接連又是砰的一聲，就有一粒槍彈在海奇士的耳旁擦過。海奇士望得清切，一躍上前，把那人緊緊的攔腰抱住，大聲道：「魯賓，你今天可跑不了咧。」

海奇士吩咐甲警在門外看守女屍，一壁和乙警押魯賓上了汽車。到了警署，海奇士柔聲說道：「魯賓，你的化裝術雖然巧妙，可是逃不了我銳利的目光啊。」那人面貌鰲黑，發出粗暴的聲音道：「你別錯認人，我叫陸剛，還有我的兄弟叫陸健，我們倆是新從南非洲開著了鑽石鑛回來的，因為他出去看戲了，所以沒有被累。」海奇士道：「無論你是魯賓還是陸剛，現在你門前明明躺著個女屍，總脫不了謀殺的嫌疑。」那人攢眉道：「無論你怎樣威迫，我委實不能夠違心承認的。」海奇士氣憤憤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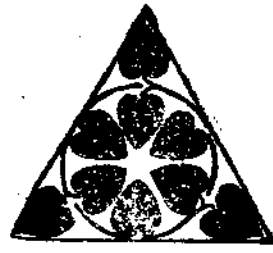
「你莫再狡辯。你開槍拒捕，就是你犯罪的證據。」那人道：「這裏面有個緣故。原來我們倆帶了很珍貴的許多鑽石，也時常戒備。并且上海又是恐怖的社會，所以我們輪流在家看守，從不脫空。剛才我聽得門外人聲嘈雜，又有打門的聲音，當是歹人來了。所以開了一槍。」海奇士正要再問，却見有一個人很匆忙的走來。

善堂堂長聶澤海奇士還沒有問。聶澤已先說道：「警長，請恕我們堂裏在一點鐘前忽然失去了一個待驗的女屍。這女屍原是被汽車輾斃的。」海奇士沉思了一回，便道：「我們同去看吧。」一壁就拉了陸剛和聶澤重復上車向勞萊路駛來。

八

車子又到了矮屋的門前。聶澤跳下車來，隨甲警所擎的電筒看去，喊道：「咦，就是這一個女屍。」那時甲警說道：「剛才有一個人說是這裏的主人，叫什麼陸健，現在正在裏面呢。」大家忙走進屋子，只見陸健發狂似的在那裏蹂躪腳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們倆千辛萬苦得來的那些鑽石都不見了。我想門前既然有警察看守，那賊徒多分是從後面越牆而進的。」陸剛忽然問道：「你手裏拿的是甚麼撈什子？」陸健作恨聲道：「這是賊徒留下的一張名片。」海奇士忙搶過來。

看時上面寫著「東方亞森羅蘋魯賓」



## 妓之病

王天恨

有某妓者。貌甚寢。而以才名著。無聊文人復從而譽揚之。甚且播諸報端。若海上之捧角然。以是哄傳遠近。爭擲纏頭。以一親芳澤爲榮。生涯因之大盛。實則某妓僅粗解文字。能讀普通白話小說而已。

甯能以才妓目之哉。

其地文化雖塞。亦有一二文藝刊物。某小報主任金某。夙耳某妓名。而恨未一親豐采。究不知果如所聞否。因偕友數人及予。假某地召之。謂脫果符所聞者。當爲出一「特

刊」以寵之。已而某妓應召至。衆咸歛神。莊坐。蓋某妓既以才名。則必與俗妓有別。弗敢加以輕薄也。略譚數語。覺吐屬甚佳。衆意大悅。僉以爲真才妓也。良以某妓知金等均文人。遂故意賣弄。謂平生最嗜讀小說。尤嗜讀石頭記。言次且述葬花一節。不勝欷歔。儼然自儕。於瀟湘衆心益折。乃備道欽慕。又告以出「特刊」意。並向之索一影。以便鑄版。印入妓亦首肯。約金

明日往其粧閣攜取。次晚金果如約仍借數友往。並邀予從。予姑從之。至則假母忽謂已出局矣。金爽然若失。乃退往某餐館進晚餐。餐次金忽拍案呼曰。異哉。是必飾詞。衆問有何左證。金曰。吾觀假母神情有異。答予時語甚支吾。且先往房間內一觀。然後始謂已出。應局在君等。必以爲往房內者。乃視某妓。可在實則。乃詢某妓。接見與否也。衆曰。有是哉。余儕殊弗

信。金曰。茲姑不論是否。飾詞吾儕餐畢。可仍假昨日召彼地。召之脫果。至而以照片帶往者。則吾疑不祛。而祛矣。僉曰。善。因匆匆餐已。至昨晚召彼地。飛箋召之。詎果如金所料。龜奴來言曰。某妓應局歸後。以飲酒過量。忽發寒熱。刻正擁被臥。諸先生不信者。不妨屈駕往視也。金聞之呼曰。是烏可信。是烏可信。於是急偕予輩往視。龜奴則趨步先我儕而歸。比至果見繡榻。幃

垂。某妓真病矣。良久始聞幃內作嬌聲道。歎音至。清朗金微慍。顧予輩曰。行乎。予儕亦均爽然曰。行耳。予儕既出。金忽作猶夷語曰。渠真病乎。予立應曰。否。否。必假病無疑。金曰。君何以知其假病。請示左證。予曰。觀於房中。籐椅上有一茶杯。杯中茶猶溫。卽知予儕未至時。渠曾臥於椅上。啜茗。迨予儕至。始登榻。蒙被臥。且其喉音至清朗。安有病者。而當予儕在途

時。龜。奴。急。先。趨。回。尤。爲。給。信。  
 某。妓。而。速。其。登。榻。之。明。證。矧。  
 酒。病。初。無。須。乎。下。幃。乎。金。領。  
 首。曰。然。哉。然。哉。是。必。托。病。無。  
 疑。然。托。病。原。因。終。勿。能。推。測。  
 至。今。懸。爲。疑。案。或。謂。某。妓。本。  
 無。所。謂。才。恐。金。等。纏。擾。不。已。  
 露。出。真。相。托。病。乃。其。知。機。處。  
 又。有。謂。妓。家。照。片。頗。目。珍。貴。  
 非。稔。客。不。與。昨。晚。不。便。面。拒。  
 故。托。病。云。二。說。未。知。孰。是。予。  
 因。大。懷。喪。蓋。聯。帶。而。同。受。沒。  
 趣。也。

五分鐘小說

天恨日。此事爲友人儂紅生  
 所述。(儂紅生爲其別號。真  
 名姑隱。)篇中之予。即儂紅  
 生也。天恨以末節推測某妓  
 之托病。頗有偵探意味。因記  
 之以實偵探世界五分鐘小  
 說欄。

門角裏福爾摩斯曰。妓非病。  
 亦非珍視其小影。特畏諸人  
 之酸耳。且我終疑天恨亦爲  
 羣中之一人。儂紅生其化名  
 也。酸哉天恨。殊可上以秀才  
 之頭銜矣。



神怪之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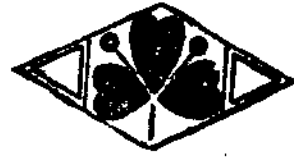
爲俠

去年春。予作西湖游。一日。方  
 偕友閒步。白隄。忽一麗者迎  
 面來。香風度處。翩如驚鴻也。  
 予素持重。至是也。不禁目送。

之倩影已邈垂首而噓友笑曰此妓也值得君之青盼耶予不答但含笑友窺予心腑低語曰君果有意者桃源非遙予當導君作清游但花非解語恐君掃盡雅興耳予曰對此佳麗儘夠銷魂鶯啼燕語俗緣耳非予所期也友乃偕予至龍興街僕僮入一矮屋初無鴉婢鴉母相招待

方竊異間彼美珊珊出矣低鬟一笑復轉身入屏後捧茗出獻予前睨之柳眉描黛櫻吻點朱果殊色也因語契慕之意彼美第微笑予狂喜挑以膩語彼美遽反身似有愠意友笑曰我等可以去矣因置銀餅數枚於案上挽予趨出正色曰君誤矣彼美雖風塵中人顧冷如冰雪款以茗

已盡其應酬之道如語涉非分嗔矣我聞友人言訪之者日必數起皆以此遭白眼然未聞彼美以語相侵亦勾欄中之奇聞也予大驚曰是紅線之流也否則尋常粉黛甯有落落如彼者予意度之彼美借此溷世耳翌日復偕友訪之則室空人邈但有庭前小桃展其笑靨而已



## 科學的偵探術(三)

小·青·

雜麥粉。一經研究。便可知兩不相同。

假使再進一步察驗。凡使用刀的凹槽裏面。都有多少灰塵存積。但尋常浮華少年們的刀。和一個旅行家的刀比較。彼此必完全不同。只須把兩把刀的刀槽裏的灰塵。取出來放在顯微鏡底下。或用化學的分析方法。便可見灰塵的成分。兩不相同了。

衣服上的灰塵。若要取下來檢驗。可另用一隻厚紙的紙

少遠近。仍可以知道我們的環境和我們所在地方的情形。

例如一個人在空場中所積集的灰塵。和在球室中積集的灰塵。完全兩樣。又如打鐵肆內的灰塵。常有鐵屑夾雜在裏面。磨坊裏的灰塵。却含

灰塵是最微小的東西。可是有時在探案上也能發生巨大的功用。因為我們的衣服。或我們所攜帶的東西上面。往往要自然而然的吸集我們四周的灰塵。這種灰塵一經專家的察驗。無論隔了多

### ▼七 灰塵



袋。將衣服放在袋裏。用棒在紙袋外面擊拍。衣上的灰塵。便可以落在袋中。然後再取出來檢驗。假使那灰塵的成分中。夾雜着什麼木屑。就可知那人是一個木匠。或至少也必常在木作裏出進的。當檢驗使用刀的刀槽和鑰匙的孔洞的時候。還須仔細留心刀槽裏面。有沒有特殊的纖維和瓜瓢等等。因為假使有人將使用刀切過什麼南瓜。黃瓜。和別的瓜類。刀槽

裏往往容易留迹象的。此外皮夾的外層。和表的外殼等物。檢驗時也不可輕易放過。因為有時候除了一隻表或一隻皮夾以外。沒有別的線索。那麼對於這唯一的線索。自然也不能不特別注意了。

#### ▼八 祕密墨水

祕密墨水的範圍很大。本節所講的。只是罪犯們所常用的幾種。若偵探機關裏。有時因着職務的重要。也往往用祕密墨水紀錄。或暗通消息。

二  
這種墨水比尋常的進步得多。本篇不能細述。至於那些暴徒匪黨們所用的。大概用鈷鹽水。Salts of cobalt 銅。鐵。硫酸。和水。此外也有用牛乳。檸檬汁。和便溺等。顯露的方。法。大概借重熱力。譬如用牛乳。便溺。和檸檬汁等所寫的字。乾了雖然沒有痕跡。但一經熱力的燻烘。那字跡便會得顯出來了。但若用鈷鹽水寫的。熱力雖可以使字跡顯露。但不多一回。却重新要隱

下去的

除此以外。另有一種簡便的墨水。就是用亞拉伯樹膠。用水化得很淡。寫在紙上。一樣不見字跡。但顯露的方法。却不能再用熱力。只須將紙放在嘴邊。呼幾口熱氣。另用烟灰。糝在上面。然後輕輕將餘灰吹去。凡有字跡的地方。却將煙灰黏住。瞧起來就很清楚了。

還有一種奇妙的墨水。可以隨意顯滅。例如顯現了一次。

科學的偵探術

接着便接消滅。等到需要的時候。却重新可以使他顯現。這墨水的成分。須得一分胡麻子油。八分亞摩尼亞水。和一百分水。這墨水化成以後。

寫在紙上。非常清楚。但一回便即消滅。用這墨水的時候。須將墨水攪和。並須將紙略略潤溼。然後落筆。

這種祕密墨水的應用。往往寫在尋常信的字行的空間。所以當探案的時候。如果在嫌疑人身上搜得了信札紙

件。必須仔細檢查和試驗。或被拘的犯人。要和外間的妻子朋友們通信。最好將紙筆給他。使他當面寫好。免得他用便溺等暗通消息。

### ▼九 指印

罪徒們常無意中在信紙或支票上。留下指印。但那是肉眼所瞧不見的。這裏有一個簡便的方法。可以使那指印顯露出來。法用硝酸水銀薄薄的抹在紙上。放在日光中曬乾。那時就可有棕黃色的

指印顯現出來。乘那指印沒有到完全泛黃的時候。便應用攝影器攝下。假使那指印

太覺濃黑。瞧不清楚。可另用熱沸的亞摩尼亞氣燻一下

子。於是縷縷的指紋。便可以顯出來了。



# 別有世界

## 筆與墨之大戰

爭 中立書生



這一篇筆與墨之大戰爭，乃是十封謾罵的信組織而成的。這十封信雖然用了十個名字，但是在旁觀的人們一望而知都是筆君和墨先生兩人的化名。這十封信

別有世界

## 流離

楊小仲

我遷進嘉慶里的時候，對面一所房子，還是空的，沒有人家居住。一個月之後，搬來一家日本人，這是巷內唯一的外國人家，所以很引起我們的注意。他們的家庭，可算簡單極了，一夫一妻，一個兩歲的孩子，和一個女傭人。他們搬進來之後，把室內都改成日本的樣式，門上釘了一方小小的銅牌，上面刻着「原田福岡寓」五個橫列的字。

是中立書生從一家書局的字紙籠裏拾來的。想是人家投來的稿。被主筆先生丟在這裏。現在被我中立書生拾起來。當然也沒有用。不過我以為既然費了一拾之勞。也不忍把他拋去。姑且重爲謄寫一遍。另行投到一家書局裏去。我想這家書局的編輯先生。眼力較高。（中立書生。看你不出。你竟會灌編輯先生的米湯。茗註。）或者能看出他的好處。不致第二次被丟入字紙籠罷。我的話說完了。下文便是原信了。

自從日本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侵略的條約，這幾年我國人一致的抵制，雖然沒有效果，但國民的心理，對於日本人不知怎麼總存了賤視厭棄的心，或者因為他們是造成無公理的國家的國民。他們遷來之後，衙內那些孩童們，把那傳授得來的抵制日貨五更調，和那拖長語調的「打殺東洋人」的謠謠，在他家的前後，齊聲唱着。或是遇見了他們，就跟隨在背後唱着，而他們却是毫不在意的不來理睬。

同居在一條街裏，朝夕是很容易相見的，雖是常常地遇見我們，總是眼睛看着鼻子，各人走着各人自己腳底下的路，從未招呼。即使有存了熱念，預備欲和他相識的人，一經看見他的陰慘的，灰暗的，兩頰削平的臉，亦即時就回轉臉去不敢再看他了。我和同居的姓曹的說：「這

### 第一封信

墨先生。我和你是通力合作的。老朋友。我離不得你。你也離不得我。雖然是互相標榜欺騙他人。畢竟狼狽爲奸。彼此有密切的關係。爲甚麼你一旦和我脫離了關係。讓我寫字不成。請你有以語我來。筆居士啓。

### 第二封信

筆居士。你給我的信。我讀過了。你的話。我真不解。我何嘗和你脫離關係呢。不過昨天因爲頭痛。十二分沒精神。所以主人磨我的時候。

別有世界

個人是不是因爲待遇異邦人，應該這樣傲慢的，或者要表出他祖國的態度，而所以如此的。」總之，他在一班人的眼裏，不能消除以前積存的反感，說不定更要加甚些呢。他穿了寬大的不很合身的西裝，而一雙皮鞋，不能脫了他們穿木屐的習慣，在水門汀的巷內地下，發出繁碎的聲音，在深夜的時候，時常驚醒人從深甜的夢中。

他的妻，亦很有他的風範，從沒有見伊和別人交談，這或者因言語不通的原故，但在見了人作爲不看見的神情，未免要使人生出疑惑的心念罷。伊的容貌還算秀麗，但終帶着日本人天性中的冷澀態度，或是矯飾在我們面前。我們時常嘲笑着說：「這樣冰冷的一對，在夏日倒可以省去幾架風扇咧。」

惟獨他那兩歲小孩子，無論什麼人，見了都要愛，誰都

我不曾盡力以致墨色稍淡。你便信口誣人說我和你脫離了關係。這話胡說像你寫出這樣不通的屁文章。我本來也想和你脫離關係了。只念多年的交情不忍一旦相背。如今你既然如此說。從今日起我們便脫離關係也不要緊的。墨先生復。

第三封信

我前天讀報忽見筆居士和墨先生開起戰端來。我是局外人固然不識筆居士也不識墨先生。不過拿旁觀的眼光看起來。墨先生不

發願要自己亦生一個像他這樣的孩子。他的晶黑而大的眼珠，含了憨笑着看着我們的時候，我們心裏所存的隔膜的心念，不期然渙失了。他顯然是個交際家，不論國籍，無論什麼人，他總張開手，把他的身，欠向你這一邊要抱，他嘴裏說着呀呀的話，——或者這是日本話——我們一句不懂，都被他引笑了。他不願靜坐在家裏，終日傭婦抱着在弄裏玩耍，引逗人家。巷裏人嘗說：「這樣冷冰的父母，而生出這般融和活潑和愛神一般的小孩，這亦是希奇的。」我說：「這不足為奇的，這是合乎科學的，冷冰可以煮沸水呢，春天不是冬天產生的麼。」他們都以為我的解釋是有滑稽意味的。

那個傭婦，亦是一個特別而可以紀念的人。常年兩邊通紅的面頰，像新鮮的蘋菓，斜視的眼珠，看人沒有準定

應該罵人不應該罵人做不通的。屁文章。唉。這樣的謾罵真可謂文壇之羞了。他罵筆居士做屁文章。却不知道自已做的也就是屁文章。毛錐子白。

#### 第四封信

毛錐子。你是何人。筆墨戰爭。于你何事。你既然無偏無黨。爲甚麼語。官之間。總袒護筆居士呢。唉。毛錐子。你是何人。我早知道了。又要辨護。又不敢公然具名。真羞死人也。黑面將軍忠告毛錐子。

#### 第五封信

別有世界

的眼光，穿了花格子布寬大的日本衣服，露出胸膛的膚肉，有時腰圍的帶子鬆懈了，乳房可以很明顯給我們看見。伊終日抱着小主人，或是馱在背上，在術裏玩耍，伊是久居在上海，能說幾句不很明白帶着甯波腔調的中國話，我們常常用不完全的句子，和伊談話。伊非常的善笑，多談了幾句，就忍不住笑了出來。我每見伊這種放蕩無禮節的狂笑，和湧着唾沫的嘴角，我就感想到傳說中日本的社會上淫鄙的下女，但伊的天真無城府的性格，亦因此表現出來，伊雖不是一個上等人，我們覺得比較上這個人是可親些。

我每天八點鐘後，就走出門到公司裏去。時常遇見他亦走出門來，他的妻，傭婦抱了小孩，送出門來，暫時在他的妻的面上，顯出靜蜜的笑容。——這是我在他們面



咄。咄。黑面將軍。你。又。是。何。人。你。敢。以。真。姓。名。公。示。大。衆。否。我。亦。旁。觀。人。之。一。不。忍。坐。視。特。來。忠。告。你。請。你。將。真。姓。名。佈。露。然。後。討。論。旁。的。問。題。銅。帽。將。軍。

### 第六封信

我。也。立。在。旁。觀。的。地。位。說。話。敬。問。銅。帽。將。軍。你。有。何。權。力。可。以。強。人。家。宣。佈。真。姓。名。而。且。你。何。以。知。道。黑。面。將。軍。是。假。姓。名。這。兩。句。話。請。你。先。答。復。了。再。說。倘。然。不。答。復。請。你。永。久。不。要。說。話。永。久。不。要。放。屁。白。水。（記者按：這個化名很妙。白

上僅見的表情——他走着，時時回過頭瞧着妻，舉起手招着，說些我所不懂的話。小孩子亦噪叫着仿了大人，亦把手招着。一直到他轉過了巷口，伊們方才收斂了笑容，又轉成冰冷的神氣，走進門去，把門砰然關上。我想起所見錢送遠別的離情，而他們在一日之內，亦要如此——這却也難怪，身處異邦，舉目無可告語的人，他們的相愛，自然是格外的沈摯了。

我下午從公司回來，時候還很早，就在街裏看着那些孩童們作各種的遊戲。我這時的童心還很甚，喜和這班天真爛漫的孩子們遊玩，指揮着他們，所以我在街裏有「孩兒頭」「孩子王」的譚號。

孩童們正在玩耍得起勁，忽然人羣裏的一個喊着唱：「殺脫東洋人」衆人回過去一看，見他正從巷口走了

水就是黑土的對面。

### 第七封信

這真鬧笑話了。我不知白水君有何權力能禁止他人永久不能說話。更不知他有何權力能禁止他人永久不放屁。這真是笑話之至了。不通到如此地步。真要叫老夫子笑死了。唉。完了。文台都被你們塌完了。不聿子。

### 第八封信

哈哈。不聿子。你是何人。我且質問你一句。你動不動充老夫子。這是甚麼態度呢。唉。不聿子。你還是從

進來。這時間，他家的門，久已開了，他的妻和傭婦，抱着孩子，已經候在門外。遠遠地看見他來了，伊們一齊歡悅地迎了上去，小孩子從傭婦的手內，向他的面前踴躍着，他就把小孩夾在懷裏，一隻手搭在他妻的肩上，並排着向家裏走，進了門，隨手把門關上。隱隱的聽見他們歡笑的聲音，這些圍着喧叫的小孩們，亦截然而止，仍舊做他們的遊戲，我覺着這門以內，充滿了和悅愛情美滿的精神。我不覺羨慕起來，在衙內要算僅有的家庭了。——這種情形，我時常遇見。

熱天，全衙的人，大概都坐在衙裏乘涼。日本傭婦，亦每天抱了小主人在各處走着，口裏說些不成腔調的中國話，我亦說着四不像的話，引着伊玩笑。有時我們格格委婉的談着。伊告訴我，他家的主人，是銀行裏高級行員，三

此以後不要開口罷。本來文台還沒坍，被你一拆便坍完了。松煙道人。

### 第九封信

咄咄怪事。松煙道人你又是何許人呢？請問你有何權力能阻止不聿子說話？不聿子的言論自由權沒有被奪。他隨時可以說話。你不能干涉他。且不聿子充老夫子。不曾指定是向你說。何故要你動氣呢？狼毛。

### 第十封信

哈哈。狼毛也來了。將來豬毛狗毛。

年前在日本結婚，今年方始同到上海來。

他家每一個星期，要出外遊玩一次。有時在白天裏，有時到深夜才回來，大都是坐了汽車馬車出去，都打扮得非常的美麗。最使我注意的，日本女人身上面上的所搽的白粉，和走過身旁一股觸鼻香氣。傭婦暫時卸脫了責任，把門虛掩着，在衙裏找人談笑，或是和一班小孩們廝鬧，這樣放肆爽利的玩耍，想主人在家，伊總覺得有些不便呵。

忽然有好些時候，沒有見過他家的人。雖然偶然在早晚遇着他，在他陰森無興趣的臉上，更是加了一層寒霜，更使人不敢逼視他的臉。傭婦不像以前終日抱了小孩在衙裏玩耍，就是出來了，亦沒以前的高興，忽忽地走進走出，亦不和別人攀談；我們並不十分注意，我覺得我們

都要來。還有討論的價值麼。不必說了。老翟（記者按誰叫你說）（又案。還是早點收場罷）



## 一笑而已

王天恨

這篇的題名。應該叫做「滑稽名字話」或是「別號說趣」。或是「名字趣話」爲甚麼題做「一笑而已」呢。因爲以上這三個題名。都被人題爛了。覺得很討厭。所以

別有世界

眼睛裏，看見他們比前稀少了。

這天的下午，我立在門口，看見一部包車，拖了一個生了短鬚的日本人，帶了一個小皮包，車子背後寫「森園醫學士」幾個金字，走進他家去。隔了半點鐘的時候，他送了這個人走出來，立在門口，談了多時，雖是一句話亦不懂，但面上的表情，覺得他們所談的，關係是很密切而鄭重的了。末後那人上車走了，他面上頓時轉成憂戚沉思的神情，走了進去。

隨後傭婦提了一隻竹籃，走出門來，看見我，向我略點頭招呼了。我問着說：「這幾天，你爲什麼不常出來？」

伊立定了腳向我說：「忙得很。」

「忙的什麼？」

「奶奶生病了！」

才翻翻新花樣。橫豎我這篇東西的本身也是把人家好好的名字歪纏而成的。那麼這個篇名何妨也歪纏一下呢。題名的解釋已畢。下面便是正文。

張丹斧署名總署做丹翁。又號通紅老頭子。我以為總是一位老年人了。那知我看春聲日報上丹斧的小影。却還是個翩翩美少年。實大出我的意外。他自題小影的一首五律。更是有趣。詩道：毀卽拆白。黨諛還卓。別靈人皆厭。貧嘴我獨。

「利害麼？」

「伊點了點頭說：「利害咧！」

「刻才來的是醫生麼？」

「是的，」伊點頭說：「主人焦急死了呵！」

說完就走了。今天伊蒙了憂愁的臉上，沒有看見伊的笑容。

以後的幾天，那個醫生天天到他家來。傭婦時時在街內走來走去，顯出很忙碌的樣子。伊頭髮亦不梳，蓬亂在頭上，面容亦很憔悴，兩頰的紅亦褪了些。據伊說：女主人的病，一天天加重，伊有好幾夜不得安睡。主人亦告假了十數天，他天天在憂愁焦急的城中，小孩子仍安寧的在家裏，不過時時鬧了出來，沒人睬他，亦就罷了。

這一天，我從外面回來，看見街口停了一部上面刻着

喜。開。心。怪。話。最。能。說。諧。詩。也。會。吟。  
可。憐。范。君。博。學。我。到。如。今。

著。作。家。腦。筋。最。舊。最。陳。腐。的。要。算。  
姚。民。哀。了。專。制。的。思。想。橫。亘。於。胸。  
中。恨。不。得。南。面。稱。王。才。遂。他。的。志。  
願。原。來。他。的。大。名。喚。做。一。個。一。朕。  
一。字。

我。究。不。曉。得。徐。枕。亞。的。身。材。有。如。  
何。之。大。大。約。睡。下。來。時。全。世。界。都。  
被。他。佔。着。了。不。然。偌。大。一。個。亞。洲。  
怎。麼。祇。能。做。他。的。枕。頭。呢。

畢。倚。虹。這。名。字。何。等。豪。雄。試。思。身。  
倚。長。虹。非。頂。天。立。地。的。好。漢。怎。得。

「佐木杉醫院」字樣的汽車裏面坐了一位垂了白鬚的醫士和一個年輕的助手。後又接連兩天，看見這部汽車，歇在街口。

這天，我吃過了晚飯，和兩個朋友坐在曬台上乘涼。忽然耳膜裏衝進一陣哭聲，打斷了我們談話。一個朋友說：「這是那裏來的哭聲？」我說：「恐怕是對過日本人家，他家的女主人，正生着利害的病症哩。」我們仔細的聽着，能辨出傭婦帶着沙而粗大的哭聲。我們很靜的想聽出日本男子的哭聲，但却聽不出那熟習的小孩的哭聲，却是很清楚的聽見我們下了樓，走到街裏，同時立在他家門前的，已有了十數個人。半晌，他家的門，忽的開了，他走了出來，依然整齊的穿了那套寬大的西裝，冷冰的臉上，浮了一重淚光，淒戚失望的悲哀。他很快的走出了街。

能夠但是。一反轉來變成綺紅。却又。嬰。嬰。宛。宛。像。個。女。郎。的。芳。名。了。一。會。兒。英。雄。一。會。兒。兒。女。真。是。變。幻。莫。測。啊。

去年的新申報上先有了一個龍。又出來一個虎。繼而便出了。貓。鼠。牛。等。龍。虎。姓。龐。拆。得。很有。意思。虎。名。喚。南。虎。也。非。無。因。至於以後的。就不免無理取。鬧。了。咳。著。作。界。發。現。了。許。多。畜。類。還。成。甚。麼。體。統。

徐。桌。呆。真。是。個。怪。人。不。說。別。的。祇。是。他。的。大。名。就。獨。異。乎。衆。不。知。何。

街裏的人開始三五聚集的談論他家。

第二天，午飯時候，我走進街來，正遇見他家殯隊的出發。這是中國人罕見的禮節，許多人都立在街口圍着瞧看。我亦擠立在人堆裏看着各種禮節，簡單極了：不像我國人鑼鼓喧天，絲竹齊奏，紅紅綠綠的儀仗，那般的熱鬧。他們最先一隊軍樂導路，奏了悠揚抑蕩的樂聲；接着一部馬車，坐了一位穿着繡花衣衫的僧人；後面就是兩匹黑馬拖的殯車，玻璃的車框，車頂上堆滿了花圈，一口棺材擱在裏面；隨後就是送殯的馬車，約有二十多部，每一車子擺了一隻花圈；送殯的人，手臂上都繫了一周黑紗圈。他抱着他的小孩，亦坐在一部馬車裏，周身穿的黑衣，喪氣的把頭側倒在左肩上，慘淡的面容，再襯上黑色的衣服，一些生氣都沒有，我疑他生了重病。小孩子精神還

所取義後來讀他那篇「神經過敏」小說方始明白原來他不得意時常常對着桌子呆呆地想因而取名卓呆令人匪夷所思。



## 上海打醋詩

酸秀才

打錯詩者。酸秀才咏時事之作也。且夫古者既有打油詩矣。油之可打。又何醋之不可打乎。况夫油之可打。亦等於醋之可打也。（絕妙）打哉。打哉。曷興乎。

別有世界

是很活潑，倚在他的胸前，看着衆人。

他們的殞隊，這樣的在我們眼前經過。人堆裏發出很多的談論，在我前面的一個人說：「這樣的喪禮，是已經參加歐化的了，日本人並不是如此的。」我兩樣都沒見過，但是我相信他的話。

黃昏，他抱了小孩回來，身上的黑衣，還沒有脫去。到了門前，敲着門上的鐵環，多時亦無人答應，許久傭婦方才開了門，一隻手還揉着矇鬆的眼睛，讓他們進去，隨即把門砰然的關上。在這砰然的一聲裏，把我幽潛的魂魄，直喚了出來，淒涼的景味，鑽進我的靈府裏。我可憐他們一對孤獨的影子，生存者無窮盡的來日，怎樣排遣呵。往常他家放着耀眼的燈光，這夜祇是從玻璃窗內，放出昏暗的光，靜寂寂地一絲聲息都沒有了。



來秀才老調也知花樣翻新矣。味津津既解酒之相宜酸溜溜更烹魚而可用倘非秀才誰克臻此是爲序焉卽作叙耳（請問酸秀才此二句之意有何分別）

演罷西施又洛神梅蘭格外有精神可憐忙煞旁觀者大幅長篇捧角文。梅蘭芳至滬頗受一般觀者之歡迎所演西施洛神二戲尤爲有名然而長篇大幅贊頌吾曉華一般文人亦太辛苦矣酸秀

術裏死人，是常有的事。不過總沒有像這般給我重大的印象，腦經裏永遠地留着傷痛的痕跡，使我悲觀的人生，更加了一重引證。

以後的情形，與前大不相同了：

他仍然每天早上到銀行裏去。難看的面容，皮膚裏透出青色來，失神的眼睛，凹進眼眶裏，無精采的悄然走出了門。無端的把他富有的寂寞，悵惘無可至的神情，傳佈到遇見的人的心上。卽使正在歡笑的人，見了他，至少亦要暫時遏住了笑意了。傭婦還是抱了小孩，送出門來，可是他頭不返顧，大着脚步，走出了術。

一次，傭婦抱着小孩，送他出門，這孩子大聲喊哭，兩隻手張舞着，一定要他抱起。初他不理睬，一直走到街口，小孩更是放大了聲音叫哭，他無奈，祇得走回來，把小孩接

才既無醋之作用，更未油之會。措偶爾吟，此非譽亦非毀也。敬求閱者諒之。諒之第二句，梅蘭二字，乃梅蘭芳三字之縮脚語也。

聖人盜跖果何分？消息傳來駭煞人。凡是有台都塌了。（塌字係代坍字之用）不如浮海乘桴行。

康聖人在陝西劫取佛經，滬報紛傳比爲盜賊。然則吾聖人與盜跖果何分乎？此消息傳來真駭煞吾黨之小子也。嗟夫，道不行，吾夫子何妨乘桴以浮於海。

過抱着，一隻手撫摩他柔黃的頭髮，說些安慰的話，小孩還是抽噎的哭。半晌，稍平靜了，他繳還了傭婦，回過身走了，小孩又放聲大哭，他不能再回來顧問了，低着頭走了出去，我看見他枯澀的眼旁，有溼潤的痕跡。

傭婦不常出來，出來了亦不像以前的頑笑，不知是否責任加重的原故，或者伊的心被悲哀改造了呵，我時時起一個怪念，根據傳說中日本社會的習俗，這個傭婦或者可以解除減少伊的主人翁的寂寞和悲傷罷。

他晚間歸來的時刻，亦變爲無規定的了，我們不常能遇見他。在太陽已經沈落下去，往常他回來的時候，那傭婦已抱了小孩，在街內等候，等得久了，小孩就嚷着噪鬧，傭婦極力的撫慰他，唱着委婉的歌聲給他聽，有時在伊的手臂上睡熟了，就輕輕地抱了進去；有時安慰無效，很

乎。按。乘。桴。之。乘。應。讀。平。聲。用。在。此。處。失。粘。應。責。手。心。二。十。板。又。行。字。出。韻。應。再。責。手。心。二。十。板。酸。秀。才。自。討。苦。吃。這。又。何。必。官。兵。打。死。老。洋。人。消。息。傳。來。確。且。真。雖。則。中。華。無。匪。患。其。如。軍。閥。亂。紛。紛。

豫匪老洋人爲官兵擊死。此事已經各方面證實。滬人聞之。無不額手相慶。而酸秀才亦其一也。雖然軍閥紛爭。其爲害亦不亞於匪。即使中華無匪患。其如軍閥何。酸秀才雖酸。亦抱有范

遲的時候，伊還抱了他在衙內路燈下，徘徊着；偶然有人走過伊身旁，問着說：「等些什麼？」

伊常是這樣回答說：「唉！等主人回來呵！」

好容易盼見他回來了，小孩就狂喜踴躍着，他把他接過來，緊緊摟着，吻着，柔聲說話，一齊走進了門。傭婦的臉上，亦迸出笑容了，我心中亦不期然的起了一個轉念，「好了，他回來了。」

有時在半夜裏，更深人靜，睡夢正熟的時候，被衙內慢彘彘拖着累重皮鞋的脚步聲音驚醒了。接着一陣敲門聲音，隨後聽見開門，進去了，關了門，插上門的各種聲音，我知道這是他回來了，但是爲什麼這般遲晏呢。

衙裏深夜歸來的人，原很不少，惟有他的懶懶地帶着沉思欲進故緩的脚步，和敲門時的剝落單調聲音，不必等

文正「以天下爲己任」之志。軍閥一日不除，秀才之心一日不平。豈敢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而憂哉。

地覆天翻，第二回驚傳鄰國有奇災。本來四海皆兄弟，酸淚爲（叶平）他淌出來。

東鄰太陽國數月之間，連遭兩次地震，可云奇災。無識者流，方且幸災樂禍，立在黃鶴樓上，看翻船。然本秀才自從束髮以來，卽讀孔子之書，深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義，安敢以其

別有世界

他說出話來，我已能辨別是他了。

一夜，我看了梅蘭芳的戲，出了戲院，到宵夜館裏喝了些酒，有了幾分酒意，面上亦紅了。八月裏夜間的涼風，足夠使得毫毛豎立起來，我把衣裳裹緊，走進了街，正待敲門，街口忽起了一陣皮鞋脚步声，他緩緩地沿着牆根走來，一路把手指頭沿了牆壁畫着一條直線，側着頭，帽子傾在額前，立在自己家的門口，遲疑了一下，方伸手敲門，我見他的手有些顫抖。我直看到他進去了，方才進屋，心胸中含蓄的繁華的酒意的熱念，突然被這個淒惻悲感攻破了。我想，在這時候，什麼是可以安慰他的呵！

他的小孩子，比前瘦得多了，傭婦鮮紅的兩頰，亦日漸褪淡，他灰色的面容，逐漸的瘦削，顴骨都凸了出來。以前排斥他詛咒他的人，和那班小朋友，現在亦改變了態度，

爲鄰國也。而漠視之。觀此慘狀。不禁酸淚沾襟矣。

吳越從來是對頭。夫差句踐不相投。可憐千百年之後。猶是風聲鶴唳秋。

近日相傳江浙將有衝突。風聲鶴唳。真駭死人。酸秀才託身滬上。患難曾經驚弓之鳥。尤不能安也。

不爲功名。却爲錢。秀才投稿。亦堪憐。偷蒙主筆垂青。眼賽是前清中狀元。

酸秀才投稿。雖不爲功名。然亦

他每從面前經過的時候，很注意的看著他。在這注視的眼光裏，却流露出憐憫和對於受災害者的同情心了。

這樣平平常常的無可記述的一天天過去。

兩個月之後，一天的黃昏，傭婦忽對我說：「我們要不住這裏了。」

「搬到那裏去啊？」

「主人要回國了。」

「爲的什麼？」

「主人說，他沒有這麼多的眼淚，夠澆在中國無情的泥地上啊！」

「你亦跟隨他去麼？」

「不，」伊搖著頭說，「我的哥哥不許我去。」

經這次談話之後，我又注意到他家，——將要離別的異

有目的物。卽袁世凱是也。偷蒙主筆。不棄高高錄取。於是知稿費有著落矣。其快樂情形。亦不啻在前清時考中狀元也。反之。主筆先生將稿子送入字紙籠裏去。其失望。又何如耶。此不特酸秀才一人如是。恐普天下之爲秀才而投稿者。莫不如是也。酸秀才自悲。豈徒自悲而已哉。新舊陰陽。兩次年硯田耕。破苦無錢。算來尙有文堪賣。勝是賣身做議員。

秀才賣文之生活。清苦極矣。而

別有世界

邦人。這天，我從外面回來，隔壁的王婆婆向我說：「日  
本人搬走了。」

我聽了，心內覺得如或有所失去的寂寞，走到他家的  
門前。小小的銅牌已經除去，我推開那虛掩的門走進去，  
東西都搬空了。我帶着憑弔古蹟的意趣來看這所空屋。  
在牆角邊，發見十幾只太陽啤酒的空瓶，幾片殘碎木屐，  
和一把破的日本式紙傘，旁邊幾張破報紙，在樓梯背陰  
的壁上，貼了一張濃妝日本婦女畫，一張嬰兒圖。我看了  
這些遺物，追想到他的主人。以前的情形，一一在腦裏回  
溯了一遍，寂寞斗然包圍了我的心胸。我佩服他的主人，  
這樣寂寞死的境地，而居然能住幾個月的長久。

完全與我不相干涉的，不知爲了什麼，我要這般意氣  
不伸的悒悒了數日。

買主。猶要殺價。及欠賬。而且計。算。字。數。亦。極。精。明。儵。然。只。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字。他。決。不。肯。算。一。萬。字。也。雖。然。我。有。文。我。自。賣。之。亦。是。勞。工。神。聖。比。之。賣。身。之。議。員。高。尙。多。矣。此。首。第。四。句。之。賣。字。又。失。粘。應。責。手。心。三。十。板。搜。索。枯。腸。八。首。詩。騰。清。貼。票。一。郵。票。也。非。鈔。票。亦。非。當。票。更。非。匯。票。也。非。傳。票。且。投。之。只。愁。丟。却。三。分。票。費。盡。工。夫。不。入。時。大。約。一。千。字。已。滿。矣。故。此。首。可。不。作。註。解。主。筆。先。生。諒。之。

### 老大徒傷

阿若

美國費城警署新訂下一條章程。凡是年過四十五歲的。概不得在官中執役爲偵探。這樣一來。就有許多人。自偵探部中退出去了。近來警署招考偵探。內中有四十個人。別的都很及格。單爲著年齡逾限。竟不得錄取咧。



霍桑探案  
毛獅子

程小青

第九章 摩星塔下

我。從。自。新。醫。院。出。來。的。時。候。因。著。霍。桑。的。一。番。談。話。心。中。不。但。安。慰。精。神。上。也。著。實。興。奮。得。多。只。可。惜。這。一。次。圓。滿。功。德。霍。桑。不。教。我。與。聞。我。未。免。有。些。技。癢。難。搔。不。但。如。此。他。却。偏。偏。派。一。件。難。當。的。差。使。給。我。就。是。教。我。向。嚴。九。成。聲。明。我。們。撒。手。不。幹。的。話。這。句。話。我。委。實。難。于。啓。齒。因。爲。霍。桑。教。我。這。樣。說。他。原。是。有。作。用。的。我。却。不。能。向。嚴。九。成。說。明。我。們。對。於。嚴。九。成。方。面。只。能。承。認。失。敗。沒。法。可。想。所。以。才。教。他。親。自。將。二。萬。元。送。去。但。我。起。先。曾。在。他。面。前。誇。過。幾。句。口。此。刻。却。又。去。自。認。失。敗。真。有。些。不。好。意。思。我。一。再。籌。思。就。定。意。不。去。見。他。單。打。一。個。電。話。去。和。他。說。明。似。比。較。直。接。見。

毛獅子 第九章 摩星塔下





面時好些。於是我逕自歸寓。不料我踏進寓所的時候，見施桂神色倉皇分明，又出了什麼變端。他向我道：「先生，這事越鬧越厲害了。」我驚問道：「什麼事？」施桂輕輕的開了辦公室，的門，舉起戰慄的手指，指著裏面靠窗的書桌，說道：「先生，你瞧罷，假使剛才你在這裏，不是沒有命活了麼？」我依著他的手指，瞧時見抬子邊上插著一把利刀，刀上還穿著一張白紙。桌子上却有許多碎玻璃屑，乃是從窗上碎下來的。我定一定神，問施桂道：「這東西你什麼時候發覺的？」施桂道：「你走後不到一個鐘頭，我在裏面忽聽得擊碎玻璃聲音，連忙奔到門外一瞧，只見向東的有一個坐腳踏車的郵差向西的有一部車子，此外沒有別的行人，可是回頭一瞧，窗上已少了一塊玻璃，還以為被什麼頑皮童子投石擊碎的，誰知開門進來便發見這可怖的東西，你想豈不危險麼？」我向窗口外望了一望，仍作鎮靜聲道：「照現在的情勢，看這屋子似平不適宜我們的應用了。施桂點頭道：「原是啊，你們當偵探的，難免受強盜惡棍們的怨恨，這種尋像常的住屋，萬一有人有什麼報復舉動，那就防不勝防了。」我隨手把那利刀拔起，果然是一把牛角柄的鋼刀，刀鋒非常銳利，頭尖而背厚，委實不是常見的。東西，我說道：「我料他們這一次不是蓄意要謀刺我，却只是借此恫嚇我罷了。」我又將白

紙取下紙上果真有幾行草書。因念道：「包朗昨晚你見了你朋友所得的教訓大概也可以知道我們的手段了。現在我們寬放你一條生路。限你在今天晚上十二點鐘以前離去上海。並且你還應通知那些不中用的警探教他們不如在家裏休息一回。別再在外面搗什麼鬼了。這是我們的忠告。你如果不願蹈你朋友的覆轍。那你就得早一刻準備動身。免得再教我們動手。」我念罷。忽覺有一股熱血直透腦頂。當時面部也覺得熱炙起來。接著把那紙用力搓成一團。向火爐中一丟。我實在憤怒極了。默忖這班強盜真是可惡。竟敢再接再厲。下令驅逐我了。他們必以爲霍桑既傷若能把我一併打發開去。別的探捕便不在眼裏。這樣他們沒有了顧忌。就可以在上海任意橫行。但他們可知道他們的死運就在眼前了呢。我想到這層深恨。霍桑不肯把計畫和我說明。否則我幫著動手也可洩洩我心頭的怒氣。因想霍桑所說的計畫到底是怎麼樣的計畫呢。據情推測他既教嚴九成將款子交給匪徒。大概仍舊要借這一條線索引往匪穴。以達到他捕匪的目的。那麼我不如悄悄的到場相機而動。如果有什麼變端。我也可以從旁助一臂之力。主意既定。便打電話給嚴九成。照了霍桑的說話。叫他放著胆子將款子送到樂園去交割他。既聽得我們已承認失敗。又鑒於兩次的恫嚇。知道那

些捕房的探捕當然更靠不住他就一口答應依言行事決不敢再違抗匪徒的命令那天下午我雖空閒無事腦海中却起伏不定私忖我既準備晚上到樂園裏去此刻儘可以休養一回。回。可。想。那。匪。徒。既。要。迫。我。離。開。上。海。我。如。果。死。在。寓。中。可。不。要。另。生。枝。節。麼。還。不。如。將。計。就。計。準。備。趁。一。次。火。車。那。時。倘。若。有。什。麼。人。監。視。我。的。蹤。跡。必。信。我。已。遵。從。了。他。們。的。命。令。離。去。上。海。這。樣。他。們。少。一。重。防。備。我。也。可。自。由。一。些。少。停。到。場。不。但。便。於。乘。機。行。事。同。時。也。不。致。違。背。霍。桑。的。叮。囑。因。思。霍。桑。所。以。教。我。在。寓。中。等。待。無。非。就。怕。我。到。場。時。被。匪。徒。覺。察。破。壞。他。的。計。畫。的。緣。故。想。了。一。回。我。就。定。意。往。南。翔。去。就。擱。幾。個。鐘。頭。於。是。收。拾。皮。篋。又。吩。咐。施。桂。將。外。面。的。百。葉。窗。關。上。表。示。沒。有。人。留。寓。的。樣。子。接。著。我。提。了。行。篋。從。寓。所。出。來。又。叫。了。一。部。車。子。一。直。往。火。車。站。去。暗。想。如。果。有。什。麼。贊。成。我。們。的。人。打。從。我。們。寓。前。走。過。見。了。這。種。關。窗。閉。門。的。景。狀。一。定。要。以。爲。我。們。被。匪。黨。所。敗。從。此。便。偃。旗。息。鼓。因。此。也。許。要。發。一。種。同。情。的。感。嘆。誰。知。這。只。是。我。們。的。廣。告。作。用。實。際。上。却。正。準。備。把。匪。徒。們。一。網。打。盡。啊。這。時。我。又。想。起。霍。桑。所。以。特。地。登。那。一。段。失。敗。的。新。聞。也。無。非。和。我。這。一。次。的。舉。動。同。一。用。意。目。的。只。要。使。匪。黨。們。驕。滿。懈。怠。以。便。他。動。手。時。省。力。些。罷。了。我。一。路。到。火。車。站。時。後。面。有。沒。有。人。尾。隨。我。也。絕。不。理。會。等。

到。上。了。火。車。四。面。一。瞧。却。不。像。有。跟。隨。的。人。到。了。南。翔。我。去。見。那。站。長。劉。子。遠。君。他。原。是。我。們。的。同。學。一。見。我。非。常。歡。喜。又。問。我。爲。什。麼。去。我。含。糊。著。不。說。他。笑。道。『我。明。白。的。沒。事。不。到。三。寶。殿。你。到。這。裏。來。一。定。要。探。什。麼。案。子。』我。忙。止。住。他。道。『你。別。聲。張。惹。起。人。家。的。注。意。我。只。消。在。這。裏。打。頓。一。回。少。停。晚。車。就。要。回。去。的。』接。著。我。把。那。件。事。約。略。和。他。說。了。幾。句。於。是。彼。此。閑。談。了。一。回。他。就。將。我。留。在。他。私。宅。裏。又。取。了。幾。種。小。說。雜。誌。給。我。消。遣。直。到。喫。過。夜。飯。七。點。鐘。相。近。我。就。打。開。皮。包。將。隨。帶。的。衣。服。取。出。著。手。改。裝。我。穿。了。一。件。淡。灰。色。皮。袍。元。呢。馬。褂。式。樣。都。很。入。時。頭。上。呢。帽。眼。鏡。也。都。是。很。流。行。的。東。西。這。種。打。扮。混。在。樂。園。裏。面。當。然。不。會。教。人。家。注。目。不。一。回。末。一。次。的。南。翔。專。車。便。開。往。上。海。我。到。上。海。站。時。將。應。用。的。東。西。藏。在。身。邊。那。皮。篋。却。寄。放。在。一。個。熟。悉。的。轉。運。公。司。中。這。時。已。八。點。十。五。分。鐘。我。一。個。人。就。動。身。往。樂。園。中。來。我。平。時。常。穿。西。裝。此。刻。改。了。服。飾。又。把。呢。帽。壓。低。一。些。臉。上。又。經。過。一。次。化。裝。功。夫。無。論。他。人。就。是。霍。桑。見。了。一。時。也。許。瞧。不。出。我。我。們。雖。居。留。在。上。海。社。會。中。但。對。於。這。種。遊。戲。場。平。時。却。絕。不。涉。足。此。刻。到。了。裏。面。曲。曲。折。折。覺。得。非。常。生。疎。好。在。地。位。不。大。我。繞。了。一。個。圈。子。便。把。各。處。的。通。道。灣。角。默。記。在。心。這。時。雖。交。冬。候。那。些。少。年。婦。女。和。男。子。游。興。的。熱。度。却。仍。不。稍。

減。一。回。兒。我。兜。到。摩。星。塔。下。四。周。一。瞧。冷。清。清。的。不。見。一。人。我。暗。想。那。毛。獅。子。選。擇。這。個。地。點。當。真。很。好。大。概。他。從。獄。中。逃。走。以。後。必。曾。到。這。裏。來。逛。過。一。次。所。以。才。知。在。這。鬧。市。的。中。心。還。有。這。一。個。靜。僻。所。在。我。瞧。瞧。時。計。已。過。九。點。離。約。會。的。時。間。已。不。到。一。個。鐘。頭。我。不。敢。在。塔。下。逗。遛。就。揀。一。個。靠。近。出。口。的。所。在。坐。了。下。來。堂。倌。過。來。給。我。泡。了。一。壺。茶。又。買。了。一。張。小。報。假。作。讀。報。的。模。樣。我。的。座。位。約。和。出。口。距。離。十。碼。但。凡。在。摩。星。塔。下。往。來。的。人。我。都。瞧。得。清。楚。我。的。對。座。還。有。一。男。一。女。並。肩。著。在。那。裏。密。談。瞧。他。們。的。模。樣。顯。然。是。不。正。式。的。結。合。我。本。不。願。意。瞧。見。但。在。這。個。當。兒。却。也。有。利。於。我。因。假。使。我。一。個。人。坐。在。那。裏。不。免。有。些。惹。眼。匪。黨。們。到。來。也。許。要。引。起。他。們。的。疑。心。我。的。眼。睛。雖。注。在。報。上。眼。角。裏。却。息。息。留。神。約。摸。過。了。一。刻。多。鐘。忽。見。有。一。個。衣。服。闊。綽。的。中。年。男。子。挺。胸。凸。肚。的。穿。過。出。口。向。摩。星。塔。走。去。這。是。什。麼。樣。人。呢。瞧。他。的。面。色。很。白。裝。束。上。也。有。一。種。「老。白。相」的。神。氣。他。決。不。是。我。期。望。中。的。匪。徒。哦。他。可。是。捕。房。中。的。偵。探。麼。我。雖。不。認。識。他。但。他。的。架。子。態。度。已。告。訴。我。了。他。走。到。摩。星。塔。下。便。立。定。了。脚。步。摸。出。一。隻。金。表。來。瞧。了。一。眼。又。取。出。一。支。雪。茄。很。寫。意。的。擦。一。支。火。柴。燒。著。緩。緩。呼。吸。於。是。那。人。的。左。手。指。中。夾。著。雪。茄。右。手。叉。在。腰。部。分。明。在。那。裏。等。什。麼。人。他。等。誰。呀。可。是。等。那。

五。福。黨。魁。毛。獅。子。麼。如。果。這。樣。他。真。愚。蠢。極。了。他。平。日。善。於。把。空。架。子。嚇。人。難。道。今。晚。也。要。想。嚇。退。毛。獅。子。麼。論。勢。今。晚。的。事。應。當。格。外。祕。密。像。他。這。個。樣。子。毛。獅。子。即。使。到。來。也。必。像。昨。晚。一。樣。不。敢。露。面。那。麼。這。一。次。豈。不。又。要。壞。事。了。麼。我。又。想。這。人。假。使。果。真。是。捕。房。的。偵。探。實。顯。得。主。持。的。人。支。配。失。當。但。霍。桑。處。事。十。分。謹。細。即。使。轉。託。他。人。也。必。仔。細。叮。囑。決。不。會。把。這。重。要。的。職。司。委。託。這。一。個。人。這。樣。一。想。他。又。不。像。偵。探。但。他。又。爲。什。麼。等。在。那。裏。呢。萬。一。毛。獅。子。就。在。這。時。候。到。來。豈。不。要。被。他。悞。事。麼。忽。又。有。一。個。少。年。婦。人。也。忽。忽。走。向。摩。星。塔。去。那。人。一。見。便。忙。著。上。前。招。呼。我。才。知。道。那。人。的。目。的。就。在。等。這。個。婦。人。大。概。也。是。拆。白。一。流。人。物。但。他。們。站。在。那。裏。實。在。礙。事。我。可。能。去。設。法。干。涉。他。們。麼。這。時。計。上。已。指。九。點。三。十。八。分。那。毛。獅。子。和。嚴。九。成。等。大。概。就。要。來。了。我。正。暗。暗。著。急。忽。見。一。個。長。身。大。漢。從。我。面。前。掠。過。那。人。的。身。材。足。有。六。呎。多。高。雖。穿。著。長。袍。馬。褂。却。不。很。貼。服。一。望。便。知。是。從。外。鄉。來。的。我。非。常。謹。慎。一。壁。把。報。紙。遮。住。了。臉。一。壁。偷。眼。瞧。他。見。他。走。到。出。口。的。地。方。站。住。了。向。塔。下。瞭。望。接。著。便。放。步。走。過。去。了。我。暗。忖。這。個。人。有。些。可。異。但。瞧。他。的。年。紀。還。輕。臉。上。也。沒。有。髭。髯。不。像。是。毛。獅。子。大。概。就。是。毛。獅。子。差。來。接。洽。的。黨。徒。那。時。那。人。一。手。摸。在。袋。中。已。走。近。塔。下。便。也。停。住。了。脚。步。望。

著。那。一。對。男。女。兇。狠。狠。的。瞧。著。我。默。忖。這。種。局。面。有。些。不。佳。這。個。匪。徒。可。是。已。誤。認。那。一。男。一。女。當。做。偵。探。因。而。便。想。發。作。了。麼。如。果。這。樣。這。個。流。氓。男。子。又。將。怎。樣。應。付。可。不。要。因。此。決。裂。麼。這。時。候。我。雖。仍。舊。坐。在。我。的。原。位。置。上。不。敢。輕。動。但。我。的。全。神。却。貫。注。在。塔。下。的。三。個。人。身。上。正。當。這。時。我。的。眼。角。中。有。一。個。人。影。一。閃。彷彿。大。踏。步。趨。向。塔。那。面。去。我。知。道。又。有。第。四。個。人。上。場。來。了。

第十章 黑暗中的槍彈

我。的。期。望。果。然。沒。有。落。空。定。睛。一。瞧。那。第。四。個。人。當。真。就。是。嚴。九。成。嚴。九。成。向。前。一。望。似。乎。因。著。那。一。對。無。恥。男。女。的。緣。故。略。略。有。些。驚。疑。便。蹣。跚。不。向。前。進。這。時。那。兩。個。局。外。男。女。也。似。有。些。不。好。意。思。便。手。挽。手。的。向。塔。上。走。去。於。是。那。個。長。身。大。漢。子。便。走。過。來。向。嚴。九。成。點。頭。招。呼。嚴。九。成。也。照。樣。點。了。點。頭。接。著。便。見。他。二。人。低。聲。交。談。顯。見。已。談。到。那。個。交。款。問。題。了。我。依。舊。坐。在。那。裏。摸。出。一。支。雪。茄。燒。著。裝。做。鎮。靜。無。事。的。狀。態。但。我。的。心。房。的。跳。動。自。覺。已。加。了。速。度。因。我。很。盼。望。在。這。個。當。兒。或。者。有。第。三。人。現。身。出。來。可。是。四。望。都。沒。有。人。影。未。免。失。望。那。麼。我。可。要。上。前。去。補。缺。麼。不。這。一。著。斷。不。可。行。因。為。這。個。人。雖。屬。匪。黨。却。不。是。毛。獅。子。本。人。這。時。

候。即使。霍。桑。在。場。也。不。肯。輕。舉。妄。動。失。去。引。線。的。機。會。我。現。在。如。果。趁。著。意。氣。上。前。捕。拿。豈。不。是。太。沒。意。識。了。麼。我。見。那。個。大。漢。和。嚴。九。成。接。談。的。時。候。他。的。右。手。始。終。沒。有。從。衣。裝。中。伸。出。分。明。袋。裏。藏。著。火。器。以。備。不。時。之。需。不。一。回。他。們。倆。的。談。判。似。已。終。止。那。大。漢。便。先。從。出。口。中。出。來。嚴。九。成。却。還。在。後。面。我。暗。想。此。刻。這。匪。徒。懷。藏。著。二。萬。元。的。鉅。款。勢。必。一。直。回。到。匪。穴。裏。去。回。報。覆。命。我。假。使。悄。悄。的。跟。隨。他。去。知。道。了。匪。徒。的。所。在。再。準。備。一。網。擒。住。豈。非。是。一。個。絕。妙。的。機。會。麼。我。正。這。樣。忖。著。那。人。又。從。我。面。前。經。過。向。那。書。場。中。走。去。我。就。也。立。起。身。來。預。備。尾。伺。他。的。蹤。跡。我。雖。明。明。記。得。霍。桑。只。教。我。在。寓。裏。等。待。消。息。並。不。分。派。我。到。這。裏。來。尾。隨。匪。跡。但。眼。前。既。有。這。種。機。會。在。事。實。上。有。益。無。損。我。豈。肯。失。之。交。臂。呢。我。見。前。面。那。個。大。漢。進。了。書。場。並。不。留。頓。却。只。穿。過。了。人。叢。向。那。一。面。的。門。口。走。出。去。了。好。在。那。人。特。別。高。長。雖。然。距。離。了。好。幾。步。還。逃。不。出。我。的。視。綫。我。正。要。照。著。他。的。路。線。從。人。叢。中。穿。身。過。去。冷。不。防。肩。背。上。有。人。拍。我。一。下。回。頭。瞧。視。忽。見。是。嚴。九。成。那。時。他。面。色。灰。敗。兩。隻。張。大。的。眼。睛。炯。炯。釘。在。我。臉。上。彷彿。要。向。我。懇。求。什。麼。我。很。詫。異。他。怎。麼。會。瞧。破。我。的。真。相。但。他。這。時。候。特。地。向。我。招。呼。無。非。要。阻。梗。我。的。舉。動。不。必。等。他。開。口。我。早。已。明。白。因。此。我。並。不。停。留。仍。急。急。從。那。出。口。中。追。蹤。出。



去却已不見了。那個大漢再進就是女子劇場觀劇的人。非常擁擠。那匪徒是否混在裏面。一時却不容易瞧見。因思我若即刻趕到樓下在門口等他也許還有撞見的機會。不料嚴九成緊緊跟在我後面到了書場外面。他老實不客氣一把將我拖住。我發怒道：「你爲什麼阻住我。」嚴九成忽作哀懇聲道：「包先生你救救我罷。別送我的命了。」我道：「誰要送你命。」嚴九成道：「剛才那個人和我約定的。他說我如果有什麼埋伏的人和他們作難。他仍舊要和我算賬。我曾向他發誓。聲明實沒有伏什麼人。他還說無論如何他在離樂園以前如果遇什麼意外。我仍舊脫不了關係。故而我眼瞧他走出那出口的時候。忽見你接踵而起。跟在後面。當時雖瞧不出是你。但我爲著安全的緣故。不能不冒昧上前阻攔。現在請你看我的面。別再去追蹤他罷。」我冷然道：「這樣爲你一個人的安全計。果然很好。但你可知因著你一個人的安全。却要教別的人不安。全麼。」說完我便將衣裳一扯。他不由的失手。我就急急趕下樓。去到了門口。仍不見那人的影蹤。我這時非常懊惱。明明一個很好的機會。却張著眼睛。失掉失望之餘。只得自己慰藉。因想霍桑既有計畫。這一著當然是他計畫的一部。他如果覺得那匪徒有尾隨的必要。他自必佈置妥當。這時也許已有人跟隨著匪徒同去。我却沒有覺察罷。

了。這時已近十一點鐘。我在南京路轉灣角上徘徊了一回。竟不知往那裏去。好回想霍桑。雖說在今夜動手。不知此刻是否已開始動手。或是已得手成功了。麼。又不知道他今夜是否親自出馬。或只安排計畫教別的警探們動手。又思這班萬惡的匪徒。悍猛無比。今夜是否能夠一舉成功。還是一個疑問。我懷著這幾個疑團。一時沒法解釋。末後記得霍桑說過。叫我在寓所中等待消息。他如果成功。一定就要回來。我現在既沒有途我自告奮勇的願。還不如安逸些。回寓裏去聽消息罷。可是既到寓中。問問施桂。霍桑既沒有回寓。也沒有什麼信息。只有模範監的黃大麟。在我動身以後。打過電話來。問霍桑是否當真受傷。施桂已照實回了我。因思黃大麟聽了。必以為我們已完全失敗。但明天一聞得我們奏凱的消息。他少不得又要驚奇。讚嘆了一回兒。我將改裝的衣服脫下。打開皮包。換上我本來的衣服。原來那隻隨身的皮包。我回寓時已繞道向轉運公司取回來了。我就靜坐著。等待約摸過了一支雪茄烟的時間。依舊沒有信息。時計已過十一點半。我實在不能再耐心中。只為著霍桑今晚的成敗。問題懸懸不定。但論情勢。像他這個樣子。未必能出醫院。當然不能夠親自去動手。我不如再到醫院裏去走一趟。一見他的面。成敗如何。便知底細。於是仍把手槍藏好。向施桂叮囑了幾句。又悄悄

離。寓。這。時。夜。冷。人。靜。路。上。不。見。一。部。車。子。我。把。大。衣。的。領。子。豎。了。起。來。緊。扣。著。衣。鈕。急。急。進。行。到。了。卡。德。路。口。才。僱。得。了。一。部。車。子。往。自。新。醫。院。醫。院。的。規。例。夜。裏。不。許。人。探。病。我。昨。夜。已。領。教。過。了。此。刻。若。要。通。融。進。去。非。得。去。見。何。乃。時。院。長。得。了。他。的。應。許。不。可。我。明。知。時。候。已。晚。何。乃。時。諒。必。早。已。安。息。但。我。的。事。情。既。然。緊。要。不。得。不。去。驚。擾。他。了。何。乃。時。的。住。宅。和。病。房。是。分。立。的。但。在。同。一。圍。牆。之。內。只。隔。離。一。方。草。地。我。進。了。醫。院。的。前。門。向。守。門。人。說。明。來。由。便。遵。著。草。地。向。何。乃。時。的。私。宅。走。去。那。草。地。的。中。央。鋪。著。黃。沙。乃。是。一。個。網。球。場。我。剛。穿。過。球。場。還。沒。有。近。他。的。屋。子。猛。聽。得。枯。草。上。面。有。急。促。的。脚。步。聲。從。我。的。背。向。而。來。我。急。忙。把。身。子。一。閃。回。頭。瞧。去。暗。淡。的。電。燈。光。中。忽。見。一。穿。白。衣。的。人。形。從。球。場。中。飛。奔。過。來。他。一。見。我。忽。而。失。聲。呼。叫。接。著。停。了。脚。步。彷彿。要。回。身。逃。回。去。了。我。立。即。會。意。便。高。聲。叫。道。『你。別。誤。會。我。是。你。們。院。長。的。朋。友。不。必。害。怕。但。你。爲。什。麼。這。麼。樣。呀。』那。人。聽。說。又。仔。細。向。我。打。量。了。一。下。才。放。步。過。來。向。我。搖。著。兩。手。道。『先。生。不。好。了。那。頭。等。病。房。的。九。號。室。中。有。一。個。姓。霍。的。病。人。剛。才。已。被。人。用。手。槍。打。死。了。』我。大。驚。道。『什。麼。誰。打。死。的。兇。手。在。那。裏。』那。人。道。『兇。手。從。後。窗。裏。逃。了。我。們。不。敢。動。手。所。以。特。地。來。報。告。院。長。的。』我。不。再。多。說。便。奮。命。向。病。房。奔。去。那。頭。等。病。

房的窗口靠著向東一面的草地。草地的盡處就是一帶圍牆。早晨我曾經瞧過。這時候就邁著這方向奔去。料想兇手如果從窗口逃出。他怕守門人的阻擋。勢必不敢從大門出去。我若向那圍牆走去。也許也還追蹤得及我。一壁思想。一壁飛也似的繞過病房的前部。就到了東向的草地。那時我不能不謹慎。一些不敢再冒昧。輕進。就因靠圍牆的裏邊種著一帶樹木。這時雖冬令。葉落。但樹幹後面。如果有什麼人伏著。黑暗中當然不容易瞧見。我右手緊握手槍。左手執著電筒。匍伏著不敢擅動。抬頭向那二層樓一瞧。別的窗都緊緊關著。只有一個窗口。外面的百葉窗和內面的玻璃窗完全開著。明亮的燈光便從窗口中穿射而出。照在草地上。面成一個斗方形。可是仍靜悄悄的。一些沒有聲音。於是我的眼光移往草地對向的圍牆。隨即僵住了。身體一步一步走去。原來這時候天色雖然沈黑。我却覺得牆的一角有一團黑形。蹲伏在一棵樹根旁邊。這是一個人麼。或者只是我眼光中的幻覺呢。我心中這樣思忖。兩隻腳緩緩移動。却已越逼越近。覺得那一團黑形比前越發清楚。還彷彿在那裏動著。我把右手略略舉起。食指也按在機括上面。左手中雖執著電筒。却還不敢冒險。扳亮。直到我和那黑形距離約摸十步左右才站定了身子。正預備扳亮了電筒。向那墨黑的東西仔細照一下。子……

……猛聽得砰砰兩聲。那槍彈直向我的頭頂飛來。我立刻仆倒在地。

### 三捉魯賓

胡道靜

私家大偵探狄敏正在瞧看兩粒金鋼鑽。忽然電燈黑了。等到他點了洋燈來。却失了一粒金鋼鑽。檯上還有一張紙道。姑且留情。取去一粒。L.P. 狄敏大怒道。這定又是魯賓這廝做的事。說著往外一看。人家的電燈仍是點得很亮。他才知道是魯賓關的總門。到了明天。狄敏料他再要來取那第二粒了。所以在總門上裝了一根通機關內的銅絲。夜中狄敏猛然一聽見總門中啊呀一聲。忙走去一看。不禁大喜。叫道。魯賓這廝觸電了。狄敏於是帶了一付避電套。去開了總門。又用一付手銬。把大盜魯賓的兩手關住。又在他身旁摸出一張紙來道。你這粒金鋼鑽探不出。我可要來取第二粒了。我上次寫的英文縮名。所以你查不出。今天告訴了你吧。L.O.P.I.N.G. 第三天報上都登着大號字道。魯賓又爲狄敏大偵探所捉。將於本月七號下午一時鎗斃云。道靜先生。這兩粒鑽魯賓爲什麼要分兩次取。倒要請教。茗狂戲問。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三十九回

三俠大鬧成都城

巨盜初探仁昌當

話說衆青皮見小辮子劉榮忽然倒地，大家正在忙亂，有個青皮發見屋上飛下兩個人來，其來然我知閱者必能料到矣看兩人的年紀都在五十以外，短衣窄袖，青絹包頭，望去雖是武士模樣，却都赤手空拳，並且顏色和氣沒一些惱怒的神氣。氣怪衆青皮見了，全不害怕。因止赤手空拳故也嘴快的就開口喝問道：你們兩個那裏來的？如何打屋上跳下來？二人不作理會，分開衆青皮，走到曹仁輔跟前，將要彎腰說話。雙方寫來神情絕妙衆青皮那知道二人厲害，見二人目中無人的樣子，竟推開衆人要利曹仁輔說話。登時都鼓譟起來。寫青皮十分難纏相隔遠些兒的就口裏發喊，不許多管閑事。在衆青皮中又分出遠近兩層筆致甚細立在面前的以爲二人是和曹仁輔要好的，必利曹仁輔一般的本領。衆青皮之視二人猶莫敖之狃於蒲騷也安得不敗？又仗着自己人多勢大，就一齊動手向二人打去。二人哈哈大笑道：你們平日欺負人成了習慣，太歲頭上也來動土了！二人伸直四條臂膊，抓住青皮的頂心髮，拔

草也似的往兩邊隨手攢去。攢得輕鬆有趣。○拔有的被攢到半空中翻幾個跟斗才跌下地來。一攢之輕的跌得頭昏目眩重的跌得骨斷筋折狡猾些的知道不好想溜出廟去。在已受傷者重傷在未受傷者中分出蠢笨狡猾致甚細叵耐小辯子劉榮指揮自己羽黨打曹仁輔的時候恐怕外面有人來幫曹仁輔或被曹仁輔走脫了一面動手一面就叫羽黨把廟門關了並上了門門極妙那廟門又大又厚當劉榮叫關門的時分大家七手八腳很容易的關上了這時三五個人在手慌腳亂的時候兀自拉扯不開。關門不易開門更難門之開關一小事也其中已有報應在讀之令人暢快曹仁輔拚着被人打死不肯口頭服辜即緊閉雙睛等待劉榮的鞋底打下。寫曹仁輔傲強不屈之態度確是可愛忽聽得一陣混亂夾着呼救喊痛和撲通倒地的聲音急睜眼一看原來齊四巴和二人。點出名姓○即不點出閱者固已知之久矣正在如拔葱扔草一般的抓着衆青皮攢得滿天飛舞。拔葱扔草形容得妙攢得滿天飛舞形容得妙只二語令人想見當時情形當下看了這種情景不由得頓時精神陡長他雖是被打得遍體鱗傷然都是浮面的傷不會損壞筋骨。衆青皮之無用可知此時精神上一感覺愉快就自然把身上的痛苦都拋向九霄雲外去了。確有此種情形從丹田一聲大吼托地跳起來他的本領和四五十個強壯青皮相打便沒手脚能施展出來。照應前文而這時打跛脚老虎却不嫌本領不濟了咬牙切齒的尋人廝打先踢了劉榮幾脚再看一般青皮全被齊巴二人攢

倒。在。地。了。顯出二人本領自覺專打死蛇。沒有趣味。寫曹仁輔性情高傲處處點出一眼望見了有幾個青皮在廟門跟前。

慌張亂竄如初。進陷籠的耗子。連忙躡上前去。一陣拳打脚踢。剎時都打翻在地。此時曹仁輔之得意可知

曹仁輔還待痛打齊四。巴和已趕過來拉住。曹仁輔道。不。打。死。他。們。幾。個。怎。出。得。我。胸。中。惡。氣。

忿極齊四道。不。干。他。們。的。事。我。們。開。門。走。罷。隨。伸。手。抽。去。門。門。巴。和。拉。開。了。廟。門。三。人。一。同。走。

出廟。齊四向曹仁輔道。你這番既與眾青皮結下了仇怨。以後不宜在此間住了。可見衆青皮之難纏我

略略有些產業在重慶。我們且去那裏另闢碼頭罷。你在此間還有甚麼未了的事沒有呢。曹

仁輔道。我巴不得早一刻離開這裏。心裏早一刻得安樂。世之持避世主義者皆有激而然也我父母是早已去世了。

了。產業也早已在我手裏花光了。親戚朋友的心目中也早已沒有我這個人了。接連三個了字說得悲忿激越

至我還有甚麼未了的事。三人遂即時起程。不日到了重慶。由齊四拿出錢來。開設一昇當店。

叫仁昌當。暗表齊四向曹仁輔取銀之故在重慶是極有信用的。因為利息比一般當店都輕些。曹仁輔本是個

資性聰明的人在成都經受過一番大磨折之後。很增進了不少的經驗。閱歷。少年人吃苦便是增進閱歷也他

的文學。雖沒有甚麼了不得的本領。然曹元簡在日。不曾一刻許他荒疎。讀了些兒書的人。頭

腦畢竟清晰些。店中一切賬項。都歸他經管。曹仁輔之武藝雖不如齊巴。就文字上言。當重慶的當店。



內部的組織。照例分四大部份。歸四個重要的人管理。忽然談到重慶當店之組織又筆天矯不測第一是管賬項的。須

讀書識字的人。所以曹仁輔經營。第二是管銀錢的。齊四見巴和誠實穩重。便要他經營。第三

是衣包的。須得內行人經營。齊四便聘請了一個老成人管理。第四是管金珠首飾的。一時得

不着相當的人。齊四祇得自己管了。量才任職足見齊四辦事極有經緯那時在重慶開設典當店的。都得聘請會

武藝的人。或有名的鏢師。常川住在店裏保護。不然就難免有強盜搶劫的事。四川會黨甚多故強盜搶劫之風甚

盛此實情也這種當店裏的鏢師。在各省也常有。不過別省祇有鄉鎮的當店。因為與官府相離太

遠。又人煙稀少。所以開設當店的。不能不聘請鏢師保護。至於省會府縣。便用不着這種保護

的人了。惟有四川那時的情形。與別省不同。大約是因四川會黨太多的緣故。特地標明好在會黨太多一語上文

問已表仁昌當店開張的時候。免不了要與重慶各大商號。及典當同業的周旋聯合。商業習慣齊四

亦不齊四因曹仁輔是成都著名的世家大族。此寫曹仁輔又與廟中受辱時不清初八俠中有曹仁父。另係一人。非此曹仁

輔。一切應酬。都由曹仁輔出面。同矣甚矣人之不可以無財無勢也各大商號和典當同業的。爭着

向曹仁輔推薦鏢師。曹仁輔因有齊四。巴和兩人在店裏。那裏還用得着甚麼鏢師。自然一概

謝絕了。有特無恐遂引出下文一段事來開張沒多日。有一個高大漢子。提一把很大的點錫茶壺來。當祇要當

一。串。銅。錢。掌。櫃。的。如。數。給。了。錢。和。當。票。大。漢。去。了。凡。是。金。屬。的。物。事。概。歸。齊。四。經。管。一。點。清。過。不。了。幾。日。大。漢。便。拿。了。當。票。和。錢。前。來。贖。取。掌。櫃。的。對。過。了。號。碼。照。例。從。經。管。人。手。裏。取。出。原。物。交。還。掌。櫃。的。將。錫。酒。壺。交。還。大。漢。大。漢。接。到。手。一。看。即。沈。下。臉。向。掌。櫃。的。道。你。這。當。店。裏。好。對。換。人。家。當。的。東。西。嗎。語甚突。兀。掌。櫃。連。忙。答。道。沒。有。的。事。不。論。甚。麼。希。奇。寶。貝。當。在。敝。店。沒。有。對。換。的。道。理。你。前。日。來。當。的。就。是。這。把。酒。壺。怎。麼。說。是。對。換。了。呢。大。漢。怒。道。放。屁。一怒即罵其爲有看。見。我。當。的。就。是。這。個。酒。壺。嗎。你。們。對。換。了。人。家。的。東。西。人。家。認。出。來。了。你。們。還。想。抵。賴。怪。道。外。面。都。說。仁。昌。是。強。盜。當。店。無端加上一強盜當店之名聲橫得妙趕。緊。將。那。原。當。的。酒。壺。還。我。萬。事。甘。休。想。抵。賴。是。不。成。功。的。掌。櫃。的。一。聽。強。盜。當。店。的。話。也。不。由。得。冒。起。火。來。彼之作此語正並。且。自。信。沒。有。對。換。的。事。如。何。能。忍。受。人。家。的。辱。罵。呢。自恃理直不意來人固不講理者也當。下。便。也。回。口。罵。道。你。也。不。睜。睜。眼。想。到。這。裏。來。尋。事。找。油。水。嗎。甚。麼。大。不。了。的。東。西。一。把。錫。酒。壺。誰。把。他。放。在。眼。角。裏。二。人。正。在。一。個。立。櫃。台。外。面。一。個。立。在。櫃。台。裏。面。口。角。如神曹。仁。輔。坐。在。賬。桌。上。都。聽。得。明。白。心。想。鬧。起。來。妨。礙。自。己。的。生。意。隨。走。到。櫃。台。跟。前。止。住。掌。櫃。的。說。話。故商人便不得不擺出商人樣子自。向。大。漢。說。道。你。老。哥。在。這。裏。當。的。是。甚。麼。酒。壺。大。漢。翻。着。白。眼。望。了。曹。仁。輔。一。下。晃。了。晃。腦。袋。答。道。傲慢之我。當。的。

是點錫酒壺曹仁輔大笑道却也來這不是點錫酒壺是甚麼酒壺咧大漢也不答白舉起酒壺對準曹仁輔劈臉打來寫大漢蠻橫之至曹仁輔慌忙躲閃酒壺却不曾打出手原來是做出空勢子嚇曹仁輔的絕妙曹仁輔自也止不住惱怒順手從櫃台上提了一個紫檀木算盤劈頭扎了下去酒壺未打出算盤却先寫下大漢一閃身體肘彎在礮柱上碰了一下祇碰得那合抱不交的礮柱歪在一旁絕駭脫離礮墩足有七八寸遠近絕駭屋簷上的瓦片嘩喳喳一陣響紛紛掉下來絕駭嚇得一千朝奉抱頭躲讓不迭一個個都怕房屋倒塌下來壓死了自己就是曹仁輔極力裝作鎮靜一時也驚得呆了確是可怕大漢行所無事的從地下拾起算盤來高聲向曹仁輔說道噯原來你當店裏的算盤是用了打客人的寶號還有甚麼打客人的東西沒有儘管一發使出來我正要多領教幾樣此時大漢更有所藉口矣掌櫃的見大漢這們兇惡慌忙跑進裏面想報知齊四巴和湊巧這時齊四有事出去了湊巧者不湊巧也祇有巴和在裏面一聽掌櫃的話也吃了一驚不能驚走出來看那大漢身高六尺開外圓腰闊背大眼濃眉雖是武人裝束衣服的裁料却甚闊綽不像是沒有一串銅錢使用要拿錫酒壺來當的人又見了這種尋事生風的情形心裏已明白是有意來顯本領的寫巴和精細乖覺遂上前向大漢拱拱手笑道請老兄不要動怒他們有甚

不到之處。望老兄看小弟薄面。海涵一點。他們都是些沒有知識的人。因此有言語衝撞老兄的地方。小弟就此與老兄陪罪。和語極說罷。又作了個揖。大漢仍翻起白眼。暗了巴和一下。鼻孔裏哼了一聲道。傲慢之沒有知識的人。倒會拿算盤打人呢。想必寶號是專請了這些沒知識的人。坐在櫃台裏面。安排打客人的。有詞振巴和忙陪笑道。誰敢打老兄。我們做買賣的人。祇有求福的。沒有求禍的。豈有客人賜顧我。倒敢向客人無禮的。語甚婉轉大漢揚着算盤冷笑道。不敢無禮。這算盤會自己跑到我手裏來。這礮柱會自己跑離了礮墩。大漢說此話時可見其得意之至巴和看大漢的神氣。料知專憑一張嘴。向他說好話。是不中用的。乖覺心裏一面着急。齊四怎的還不回來。一面用眼打量。那離了墩的礮柱。暗揣自己的力量。能將礮柱移回原處。量力而行。寫巴和十分精細即接近礮柱。運動全身氣力。蹲下馬去。兩膀朝下。抱住礮柱。彷彿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架勢。比得抱穩了。往上祇一提。喳喇一聲響。不偏不倚的。已將礮柱移到墩心。巴和亦吁勻了一口氣才立起身來。望着大漢笑道。見笑見笑。敝店因本錢不足。造出這樣不堅牢的房屋。一些兒經不起挨碰。說得大漢見了。才轉了些兒笑臉。說道。你既代替這些沒知識的東西。向我陪罪。好在我閃躲的快。不曾挨他們打着。果然看你的面子。就這們饒恕了他們。得風便轉不過寶

號換錯了。我的酒壺總應該將原物給還我。仍執前巴和道來做店當東西的。不論大小貴賤。

比時就編定了。號碼按着號碼贖取。從來是不會有差錯的。一把錫酒壺所值的錢也有限。若

真是號碼錯了。不應該不將原物退還老兄。無奈實在不曾換錯。請老兄仔細認清。巴和一味平

其詞使大漢無從發火大漢點了點頭道。一把錫酒壺所值果有限。你既硬說沒有換錯。我也爭你不過。大

之語較起先和平多矣祇是我當的是點錫壺和銅一般的堅硬。這壺好像是鉛的。我贖回去也無用。不如

不要了。免得看了嘔氣。又生波瀾旋說旋用兩手將酒壺一搓。酒壺隨手搓成了一個錫餅。絕一手

舉起來往地下一擲。陷入地內。有寸來深。如炮子打進磚裏一般。絕巴和看了心中十分納

罕。真罕思量這廝的內外功夫。都這般厲害。我那裏是他的對手。巴和有自知之明。此便非曹仁輔所及若齊四哥在

家倒不難給點兒驚人的本領。他看使他佩服偏巧。四哥這時出去了。我祇用軟言留他在這

裏等四哥回來。巴和頗有算計即向那大漢說道。很對不起老兄。換錯了老兄的酒壺。理應賠償。情願認賠

甚不過做東人此時有事出外去了。小弟不敢作主。想留老兄在敝店寬坐一會。做東大概不

久就快回來了。不知老兄肯賞臉多坐一會麼。謙極大漢搖頭道。我那有工夫在這裏坐地。

把錫酒壺能值多少。祇要你肯認是換錯了。便沒有話說。人防虎虎亦防人大漢之不我走了。有緣

肯久留正是大漢乖覺處也

再見。言中有物巴和忙上前挽留道。老兄縱不肯賞臉多坐。願聞尊姓大名。並貴鄉何處。敝東回來。

也好專誠拜訪。巴和一大漢笑道。姓名住處是有的。但此時用不着和你說。你和我無緣。無緣二字

奇巴和聽了這話。心裏甚是生氣。祇是估量自己的本領。遠不如大漢。不敢翻臉。祇得忍氣送

大漢出門。知難而退不敢造次回頭利曹仁輔商量道。我知齊四哥在重慶一次也不曾出過面。

外面沒人知道。我二人在仁昌當店裏。此大漢之舉動。好像是有意顯本領。然而外人既不知仁昌當。有齊四哥。這大漢却為甚麼要來顯本領呢。這事很有些蹊蹺。蹊蹺的確

仁輔道。我們此時是白猜度了的。等四哥回來。將這情形對他說。看他怎樣。此時曹仁輔之倚賴齊四哥。孺子之倚賴父母

也。故事事必待齊四解決。不敢擅專。巴和也點頭應是。看看天色已暗。齊四還不會回來。曹仁輔巴和都着急起來。

了。不是着急齊四之不來。乃是恐怕大漢之再來也。因為齊四從來不白天出門。便是有時出門。也得與巴和或曹仁輔

說。知這日齊四出門的時候。祇對巴和說去。看姑母。憑空添出一個姑母來。巴和並不知道齊四有姑母。自

然不知道他姑母住在甚地方。當下也不會問齊四。此去有多久。才得回來。此二人之所以格外着急也。於今

暫不言曹巴二人在店裏很焦急的等候齊四回來。忽將仁昌當中之事攔起。不談文筆變化。不測是

真無如。且先將齊四的來頭履歷。表白一番。忽然在此處表白起齊四之歷史來。插得突兀。看官們才不至看了納悶。看官

之何也。

納悶多矣寧止此耶一笑

因爲前幾回書中金陵齊四突然出面並不曾把齊四的來歷交待一言半語。看官

們必然要疑心是作者隨手拈來的人物。我敢代表看官們答曰作者言言有本閱者決不起疑其實不然金陵齊四在這部

遊俠傳中很是個重要角色。前幾回書因是曹仁輔的正傳所以不能交待齊四的履歷。眉目

閑話少說相傳齊四的父親齊有光兄妹二人都是甘鳳池的徒弟。妹名齊秋霞本領更在齊

有光之上。習技擊者往往女勝於男不足爲奇不過齊秋霞的性質十分溫柔和順輕易不肯在外人跟前顯自己

的本領。他的造詣除了他師傅甘鳳池外沒人能知道。便是他老兄齊有光也祇知道妹子的

工夫比自己高強。至於高強到甚麼地步却說不出。所以然來。負絕技而能自秘此則難矣齊秋霞二十歲的

時候嫁給四川魯澤生。魯澤生是個拔貢生。爲人溫文爾雅。學問淵博。偏偏嫁給一個文人亦是奇事因中年喪

偶。抑鬱無聊帶了些盤纏想遊歷各省名勝。遊到南京下榻在齊家隔鄰一個客棧裏。不知如

何聞得齊秋霞的名。托人到齊家說合。萍水遇合便締婚好魯澤生雖是文人亦頗不羈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誰也不想不

到齊秋霞肯嫁一個純粹的文人。確是出入意外魯澤生在南京聘訂了齊秋霞做繼室。因在客中不

便成禮。祇得約定了日期。由齊有光送妹子到四川結婚。預伏齊四入川之根當結婚的這日魯家的賓客

中有人曾聽說齊有光兄妹都是甘鳳池的徒弟。各有驚人本領的。在鬧新房的時分就逼着

要新娘。顯本領。若新娘不依便。大家鬧。整夜不出新房門。此種賓客尚是文明者齊秋霞被逼。鬧得無法。就低聲教伴媽拿兩個雞蛋。並泡一盤茶來。用奇絕伴媽依言將茶和蛋取來。齊秋霞接了雞蛋。納在兩隻脚尖底下一聳身立了起來。雙手端了盤茶向眾賓客各敬一杯。趙飛燕舞秋霞可謂蛋上舞眾賓客見了無不驚得吐舌搖頭。那得齊秋霞生平就祇這次當着多人顯過。這番本領此外絕不曾有人看過。他的能耐。祇此一次齊秋霞出嫁的這年。齊四才得四五歲。從堂兄弟排行第四。因此一般人都叫他齊四。齊四自小生成的銅筋鐵骨。義烈心腸。最喜結交江湖上奇異人物。在他父親手裏練武工。練到一十六歲。那時正是洪秀全在南京稱孤道寡。忽然太平天國齊有光在李秀成幕下。很幹了些驚人的事業。李秀成甚是器重他。並歡喜齊四聰明。教齊四拜在廣惠和尚門下做徒弟。表出齊四之師廣惠和尚是李秀成幕下第一個精劍術的人。李秀成奉之若神明。不論軍行至甚麼地方。廣惠總不離李秀成左右。可知當時軍中異人之多不過李秀成想差遣廣惠去那裏幹甚麼事業。廣惠是不肯應命的。不肯自失身分確是劍俠樣子廣惠幾次勸李秀成放棄功名之念。一同入山修道。並包管李秀成的造就。在自己之上。李秀成不能相從。可惜廣惠便鬱鬱不樂。常對李秀成左右的人說。他因愛慕李秀成。身有仙骨。才相從。至此可惜功名之念太重。不



肯回頭。有此數語才能表出廣惠跟解李秀成之故。後來齊四拜在他門下。他很歡喜。說此兒的資質。雖遠不及忠王。然老僧物色數年。得此差堪自慰。不知齊四從廣惠和尙怎生學藝。且待第四十回再寫。

總評

曹仁輔被毆之時。齊四與巴和突然來援。此回早在閱者意計之中矣。我意齊四之去而復來。亦有意使曹仁輔飽受艱苦。挫其少年剛勁之氣。俾克有所成就耳。仁輔何幸。乃遇齊四哉。

大漢尋釁一節。是完全出力寫巴和也。作者欲寫巴和。便不得不先將齊四遣開。蓋四若在店。則店中有事。四必出場。不勞巴和矣。作者用心之苦如此。

因欲遣開齊四。便想到齊四之姑母。又因此而寫出齊四之家世履歷。文筆異常活潑。巴和與大漢對答之語。一方軟。一方硬。一方謙恭。一方傲慢。一方委婉。一方蠻橫。兩兩對照。格外好看。

後段寫齊四之家世履歷。是補筆也。亦有在暗中補出者。如齊秋霞嫁川人魯澤生。故齊四常遊四川。此則不必表明。善讀者已能體會得之矣。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十回 取六合戰走老將軍 賞中秋救出貞操女

話說齊四既拜廣惠和尚爲師。便日夜在廣惠左右。齊四從他父親學的本領。已有七八成火候。從廣惠不到三年。能耐已超過齊有光幾倍了。佳兒誇灶廣惠之賞識不虛齊四跟隨李秀成。攻打六合的時候。清軍中有個姓車的統領。年紀已有了五十多歲。極臬勇善戰。忽然出一車統領其實乃借以襯托齊四耳下文凡是出力寫車統領處仍是出那時臨陣。雖已有了鎗炮。然軍中主要器械。仍是刀鎗劍戟。藤牌戈矛之類。到了肉薄的時分。也是和戲台上一樣。兵和兵打。將和將打。作對廝殺煞是好看車統領在清軍中。與太平軍大小數十戰。真是馬前無三合之將。極力寫出一員老將祇因他爲人。慤直不會逢迎。巴結不得上司的歡心。越是不會巴結每次打仗。雖是他出力最多。論功行賞。却十九沒有他的份。賞罰如此國家安得不亂讀之慨然好在他的功名心。甚是淡薄。祇要上陣。使他殺得痛快。旌賞絕不在意。別有一種心腸自與世俗不同他知道李秀成是太平軍中第一個善戰的人。部下奇才異能之人很多。當時秀成名聞全國即以得人故也他本來是在六合城

的聽說李秀成領兵來攻六合文武官員和滿城百姓都心驚胆戰。借文武官員百姓之胆壯惟有這

位車統領歡喜得摩拳擦掌興高采烈的等待廝殺。豪氣凌雲極力寫出一員老將

然不是有職責的軍官因沒有衝鋒打仗。筆曲一斬將率旗的必要這回相隨攻打六合也原沒

有打算出陣的。一再筆祇因第一次對陣車統領一連殺傷李軍好幾名戰將李軍的將士見了

車統領就胆寒幾乎没人敢出戰了。寫得十李秀成正思量用計除了車統領六合城方能攻

打得下一再折不知車統領如何知道李軍中有個齊四。忽然指名要與齊四單騎比賽寫車統領

甚高齊四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那把車統領放在心上一口承諾了聽憑車統領怎生比賽。聽

比齊口大車統領約了兩邊都不帶一名兵士單人獨馬在六合城外選擇一片大荒場交手。獨單人

愈見英齊四因不會在馬上用過武廣惠教他步戰齊四遂裝束停當如期到那一片大荒場。獨單人

上去祇見車統領已橫刀勒馬立在場中等候。車統領已在等候遠遠望去威風凜凜儼如天神

一般。極力寫出一員老將車統領見齊四步行而來即在馬上高聲問道甘鳳池的徒孫就是你麼。問得

四答道是便怎麼你既聞小爺的威名天兵到來應得早早投誠免死却如何敢大胆屢傷天

將你若果真是識時務的俊傑從速下馬解甲歸順天朝小爺可保你不失現有的地位。此數

上陣套語齊四當車統領笑道我因聽說你是甘鳳池的徒孫想必本領不錯所以特地約你到這裏來見個高下然則車統領之約齊四乃是國家大事那有這乳臭小兒談論的分兒今日相見我不將你作叛逆看待就是念你是鳳四爺的徒孫鳳池雖歿其不相干的言語不用多說祇快把鳳四爺的本領使給我看看本領說得亦妙齊四一聽車統領欺他年小的話不由得大怒車統領不服老齊四却不服小一面拔刀在手一面大聲說道明人不做暗事你馬上我步下動起手來你須討不着便宜下馬來一同步戰罷說得爽快車統領點頭下馬暗想這小子倒很公道二人就在荒場上一來一往各人施出平生本領鏖戰起來論齊四的武藝並不比車統領高強先抑一筆顧全祇是齊四年輕身軀靈便車統領平生獨到的本領是溜步一步能溜一丈四尺遠近齊四的獨到本領也是溜步一步能溜一丈五尺遠近棋高一着齊四既戰車統領不下即跳出圈子要和車統領比溜步齊四車統領不知道齊四的溜步比自己遠一尺欣然答應了各人有各人心理於是齊四用溜步向前跑車統領用溜步隨後追追到跟前一刀朝齊四脚後跟砍去恰恰相差一尺險極追趕了十來步車統領累得一身大汗齊四祇是嘻嘻的笑一坐息一嘻車統領停步不追了齊四轉身說道這下子輪到我追你了笑相對趣極我念你的年紀老不用刀口砍你祇用刀背

在你脚跟上做個記號。你以為如何。甚辦法車統領自料溜齊四不過不肯受這羞辱。車統領亦甚

是作者保齊四便勸車統領投降。車統領也不肯祇承諾不再與太平軍交戰。不肯投降車統領

回營即辭官入山訪道去了。如此收拾車統領最為適當六合失了車統領便絕不費事的攻下了。李秀成論

功行賞以齊四第一。齊四的聲名就因這事震動遐邇了。無端寫車統領守六合一事即欲襯出齊四故也他的聲名雖然

高大却仍是朝夕不輟的。寫齊四跟着廣惠苦練功夫。這日正是八月十五午夜月色清明

如水軍中刁斗之聲四周相應。夾寫營廣惠照例每夜獨坐蒲團用功無論甚麼人不許夜間

進他的房驚擾他的功課。齊四的房緊靠着廣惠。齊四這夜功夫做完了因貪看中秋月色不

想早睡。齊四雖是武夫却有雅人深致信步走出房來到庭院中仰天看月。此時皓魄明空微風襲面。目所見者四圍

刁斗聲中隱隱夾着絲竹管弦的聲音。由微風送入耳鼓。耳所聞者頓時覺得心曠神怡。幾疑身在

瓊樓玉宇。寫景絕妙令人神往興之所至急返身進房取了李秀成因戰走車統領賞他的一柄寶劍。回

到庭院中在月下舞躍一番。絕妙一幅月下舞罷就月光看劍如秋水侵入肌膚起粟月色劍光

得那絲竹管弦的聲音。截然中止了。忽然從管弦聲中生出文字來接着便依稀彷彿的聽得有哭泣之聲。哭聲

心中暗自疑惑道。這四圍都是兵營。駐紮半夜那來的哭聲。並且這哭聲分明是個女子。難道

軍中有無法無天的人敢偷瞞着強奸民家的女子嗎及此然這聲音不到我耳裏來便罷既聽得明白不去打聽個下落如何能安睡得了呢此之謂俠義心胸齊四心裏這們想着身軀已一躍上了屋脊在庭院中的時候因四面有房屋遮掩了聽不明方向聲浪之傳確易為他物所阻格一到屋脊就聽得那哭聲發自洪秀全的王宮裏面事奇少年人好奇心重齊四又是生成的義胆忠肝當即提了寶劍躡躡躍脊的向那發哭聲的地方奔去瞬息到了宮中再聽哭聲却沒有了事奇俯着身軀側着耳朵聽宮裏全無聲息暗想我分明聽得哭聲從這裏面發出為甚麼一會兒就毫無聲響了呢確是奇怪欲待回營安歇故意折一筆心裏祇是放不下宮中的房屋寬廣逐層細聽到了最後一座極高的房屋知道底下就是洪秀全住的寫齊四十分胆大在這房屋上面看見左首一個很大的花園園中彷彿有人聲脚步聲借着清明的月光仔細向園中看去閱至此處方知上文一再寫見一株大桂花樹下有幾個人立在一塊兒說話先聞人聲及脚步聲此時乃月光全是為此處應用故也祇桂樹不遠的一株樹上見有四個穿短衣的人交頭接耳的好像商議甚麼再看樹陰底下橫放着一張竹床床脚朝天床裏躺着一個人有被單蓋着十九是個死屍寫得鬼鬼崇崇陰森可怖齊四見那四人離竹床有丈多遠竹床又在陰處便大着胆梭下樹來繞到竹床跟前揭開被單一看兩

隻瘦小的脚露了出來一隻穿着繡花弓鞋不滿三寸非有極皎潔之月光此時決計看

時候覺得兩脚都動彈了一下正待將這頭的被單揭開看看包胆大

瞧那四人時各人拿了一把鐵鋤在桂花樹下掘土齊四心想這事很是蹊蹊

何是埋人的地方宮裏的女人死了如何就是這般掩埋設想及此則四人所

哭泣的聲音此時就見這事哭泣的敢莫便是這個女子不知何人將他謀死了不敢聲張打

算悄悄埋在這樹下寫齊四逐層推想心思十分敏捷齊四心裏在如此着想不提防死屍忽然動起來倒嚇了

一跳方纔足動此時身動總是連忙湊近身軀才將被單一揭已被掘土的人看見了大喝一聲甚

麼人絕齊四一時嚇慌了手脚想走又放不下這事不問走又待用武藝對付這四人又怕被

四人認出不是又急中生智隨手拖了那條蓋死屍的被單往自己頭上一罩口裏學着鬼叫

一跳二三丈高下忽然裝鬼妙極趣極真虧他有此急智祇嚇得四人丟了鐵鋤就往裏跑八條腿都嚇軟了跑幾

步就跌爬幾步又跑各人口中都吓呀吓的旋跑旋喊寫四人駭極之齊四眼看着四人跑的無

影無蹤了才拋去被單回身看竹床中的女屍因在樹陰之下看不明白年齡的老少面貌的

美惡並已否身死究竟是黑夜之間若看得祇得將竹床拖到月光之下處處帶看那女子抑面躺着

十分清楚便不合情理矣

頭髮蓬鬆。蓋面身體甚是苗條。上身的衣衫撕破了幾處。月光之下便齊四到了這時也顧不得男女的嫌疑了。伸手解開女子胸前的衣服。在胸窩摸了一摸。尙有一絲呼吸。方思量要如何灌救。到處思量救人便是英雄情性猛聽得剛才四人跑去的那方面有好多人的脚聲急急的奔來。絕知是那四人糾齊了許多人前來探看。祇是一時沒有好方法對付。獨自在竹床旁邊望着昏死過去的女子。急得搔耳爬腮。不得計較。此時確甚窘迫正在這無可如何的當兒。那女子又動彈起來。這回的動却不比前兩回了。竟將身軀翻了轉來。喉嚨裏也哼出聲來了。可知女子將醒不必灌救矣齊四見了忙就近女子的耳邊說道。我是特地前來搭救你的人。你若能說話。就請快說。我帶你出去。好麼。埋你的人又快來了。是這們問了兩遍不見女子開口。齊四聽奔來的脚聲益發近了。心想我且將這女子帶出宮。再說。遂把被單打開。鋪在地下。將女子提放被單裏面。抄起被單四角。和裝在布袋裏面一般提起來。往背上一馱。馱得妙極就見有無數的籠燈火把。蜂擁一般的穿花越柳而來。急煞齊四怎敢露面溜到花園盡頭處。雙脚一頓已上了高牆。躡過幾重房屋。揀僻靜的地方放下女子。來因在躡躡脊的時候。覺得女子已經醒了似的。寫齊四分精細自己原不知道女子是誰家住甚麼地方。此時更深夜半。將馱着女子跑到甚麼所在去呢。因此不能不



放下來問個仔細絕不相識而能出力相救女子果已清醒轉來且能在地下坐着了齊四在旁說

道我是無意中見你被難一時不忍救你到了此地我並不知道你姓甚麼家住那裏因何到

了王宮裏面因何要將你活埋快說出來我好送你家去女子聽了抬頭向左右看了一看

之鳥皇駭未開口已掩面哭泣起來卡語先哭齊四着急道你知道這是甚麼所在此刻是甚麼

時候如何能容你在這裏哭呢你祇快說你家在那裏旁的話都不用說了可見齊四之意急欲將

事其他則非所願聞也女子才措着眼淚說道我就因為沒有家了聽了恩公問我家住那裏的話所以不

由得傷心痛哭起來齊四急欲送之回家而女子齊四一聽說是沒有家的立時覺得為難不知要

怎生處置才好很失悔自己太孟浪真是難怔住了一會才問道你怎樣會沒有家的呢難道

連親戚也沒有一處嗎家既無有不得聽你說話不是南京的口音是那省的人咧女子道我

姓許是湖北黃州人我父母兄弟姊妹連我共十二口人除我而外都死在北王部下將官李

德成之手亂世時人命之李德成當時不殺我也不許我自盡逼着要我做他的小我誓死不肯

相從自盡也不知尋了多少次女子貞烈可風不李德成却又派人監守得嚴密幸虧李德成的

老婆仁慈見我可憐將我帶在身邊不許李德成無禮凶橫之武夫偏有一北王死後李德成謀

仁慈之婦亦是奇偶

得天王宮中侍衛移家王宮左首房屋內。哭聲之出於宮中者以此自從搬進那房屋之後，李德成每乘他老婆不在跟前的時候，百般的輕侮我。乘老婆不在時方敢戲我屢次不肯相從，漸漸的恨我入骨了。其怕老婆可知他夫妻爲我口角了好幾次，李德成見朝覲去了，李德成以爲得了機緣，在家飲酒作樂，把酒喝得爛醉，又逼我相從，我不依他，他就叫左右的人，剝了我的衣服，痛打我不給他們，剝便哭叫起來。此即齊四所聞之哭聲也李德成恐怕哭聲傳進王宮去。哭聲未傳入宮，却傳入齊四之耳，此則李德成所不料也教人拿灰袋壓住我的嘴臉，灰袋一到我臉上，我就昏死過去了。此所以哭聲忽然不聞也往後怎麼樣一些兒不知道。以後之事讀者一過矣直到此時才醒轉來，雖承恩公救了我的大難，祇是我一家人都被李賊害了性命，於今却教我去那裏安身。此一問，實因齊四之所急，故詰問者也說到這裏，又低頭掩面，嗚嗚的哭起來了。齊四道：「這時哭着有麼用處？你也沒有親眷在南京嗎？」又消問其親眷女子道：「我是湖北黃州人，那有親眷在南京呢？」爽快齊四到了這時，毫無主意，當在急難的時候，說不得避嫌疑，雖是年輕女子，也祇得馱在背上逃走。這時既沒有安頓的地點，而女子又已清醒，明白不好再用被單包裹。不能固並且年輕男女在夜深無人之處，兩相對齊，四是個義烈漢子，怎肯久居這嫌疑之地呢？不可無奈是他自己多事，無端把人馱

着。逃。出。來。論。情。理。論。事。勢。都。不。能。就。這。們。丟。了。不。管。更無此理拾頭看看天色。東方已將發白了。祇得向那女子說道。我從小闖蕩江湖。素來是以四海爲家的人。今夜雖於無意中救你脫難。却沒有好地方安插你。離此不遠。有座清淨庵。到此方逼出清淨庵三字庵裏的住持老尼無住和我認識。惟有暫時送你到那裏去。再作計較。女子就地下向齊四叩頭泣道。我削髮修行的志向。存了好幾年了。恰合女子所願可謂巧極既有這們好的所在。求恩公從速帶我去便了。女子身體並不曾受傷。一清醒便如常人。能起立行走。不過一脚沒了弓鞋。步履十分不便。照顧上文筆致甚細好在歇息之處。離尼庵很近。一會兒就到了。原來無住老尼。很有些道行。廣惠和尚時常來庵裏。與無住論道。齊四因此認識。補出齊四認識老尼之故但不知無住肯將自己的清淨的庵院。做逋逃藪。收容這女子與否。請觀四十一回再談。

### 總評

此一回叙齊四事。忽然岔出車統領守六合一段情節。驟觀之。似旁生枝節。無甚關係。仔細思之。方知完全爲齊四作襯托也。將車統領抬得愈高。則齊四之本領愈顯。出力寫車統領。正是出力寫齊四耳。旁敲側擊。愈見文章之妙。

嘗觀他種小說。欲出力寫一人。亦有另寫一人以爲襯托者。惟往往將襯托之人。寫得非  
常惡劣。非常狼狽。余以爲如此襯托。則反足令被襯托者。因之減色。此書寫車統領。雖敗  
於齊四之手。然身份氣概。仍不稍失。作者之勝人。卽在此等細處。不可不察也。  
將寫齊四在月下救一女子。便先將月色之皎潔細細描出。此等伏筆。泯然無迹。文章亦  
更見精緻。

### 鴉片俠

怡綠

汪珠者。以殊色。稱譽於吳中。雖有阿環之肥。然不損其婀娜之致。善文。私淑朱  
駕離沈禹鐘輩。年將花信。猶居處無郎。蓋意欲得潘貌宋才而事之。彼肉食者。  
曾不足邀其一盼。然而春花秋月。未免懷遲暮之感矣。會讀某報。見有署名情  
虎者。爲文古茂有奇氣。且揣其題名。當爲一翩翩美少。不期心許。且至廢寢食。  
輾轉探之。始知情虎姓沈。方主某報筆政。遽投瑤簡。微露契慕意。情虎驚爲奇  
遇。因報之一函。自是二人青鳥往還。而紅豆怒茁矣。一日。情虎致函。要求會面。

汪珠許焉。依地址訪之。則近在鄰舍。值一僕婦。問曰。得勿訪沈先生乎。因導之入一密室。汪珠從煙霧氤氳中視之。則情虎方一榻橫陳。吸鴉片正酣。面黃齒黑。髮叢叢如茅草。蓋芙蓉城太上皇帝也。不覺駭異曰。先生果爲情虎乎。情虎徐徐吐其烟。笑曰。汝試執塗人而詢之。當有識我者。是安可假冒哉。汪珠且恨且怒。戟指而罵曰。汝一鴉片鬼耳。亦欲想喫天鵝肉耶。果再作非分想者。予必懲汝。勿謂老娘無情也。言畢。掉首逕去。人皆引爲辱。情虎含笑而已。一日夜。情虎方狂吸鴉片。忽聞門外有爭噪聲。詢諸役人。知有大腹買欲娶汪珠。不許。乃約集流氓二十餘人。叩其門。誘汪珠出。欲強劫之。汪珠且哭且拒。方在危急間也。情虎一躍起。執煙鎗出。喝曰。誰敢欺汪珠者。予必創之。衆大憤。舍汪珠來撲。情虎揮煙鎗。作公孫大娘舞。衆或踣或磕。率爲創傷。皆抱頭竄去。汪珠始得出。險逕回家去。雖感其德。願勿欲與周旋。且恐其恃德要挾。避之若浼。朋友皆爲情虎不平。情虎惟含笑而已。而其俠名。遂轟塵於遐邇。羣稱之鴉片俠焉。

#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香山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嚴獨鶴 趙荅狂
發行者	程小青 施濟羣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開北西虬江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太原 長沙 天津 武昌 烟台 廣州 漢口 南昌 世界書局

▲定	零售	每册	實售三角	郵費
	半年	十二册	實售三元二角	
	全年	廿四册	實售六元	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專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謹啓